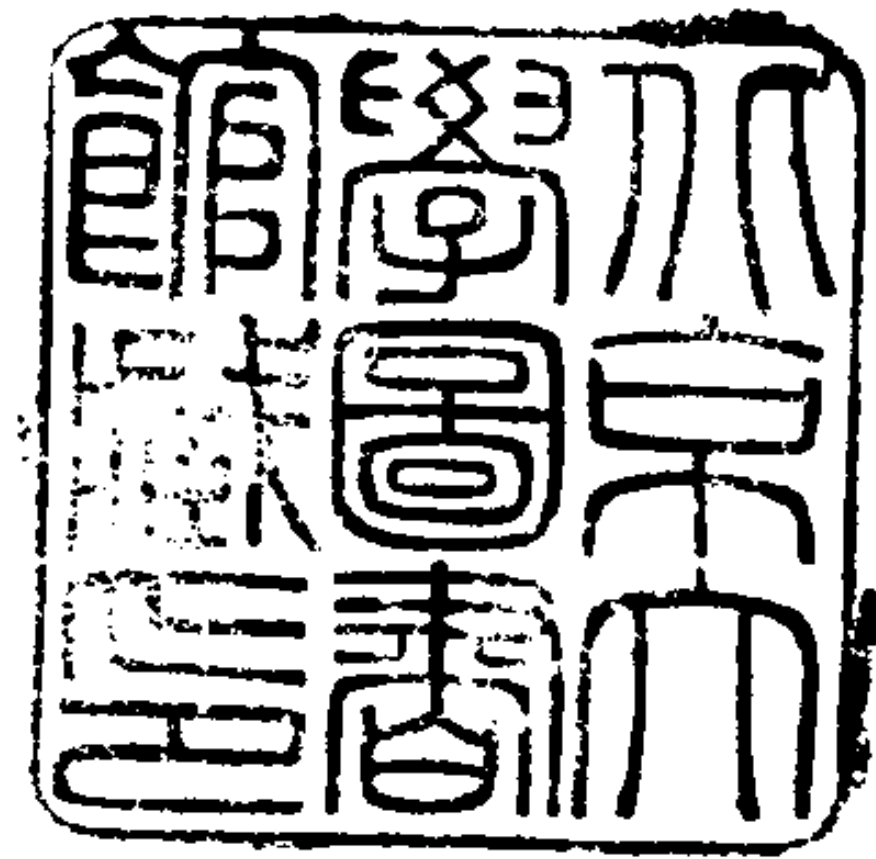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四)

卷四〇九至
卷四一七

(清)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Wesley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九目錄

儒行十五

郭善鄰

張壯猷

龍尙御

劉香 王立楷

任時懋

黃商衡

鄭性

顧臣赤

王士毅

彭正乾

童能靈 傅鵬起

唐紹成 譙中翼

沈彤

郭永麟

陳梓

張朝晉

馬翮飛

汪紱 余元遴

補錄

汪紱

恒車三石屋美有木池
名曰恒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五

郭善鄰

商邱郭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
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
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
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
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
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

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
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名科孝
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
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局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
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
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
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
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
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膺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
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甯謐百

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諫
純厚質慈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
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
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
軻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
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
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儀表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
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魏科膺仕升沈顯晦各隨
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見於
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

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庶富邊境甯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烝髦士而籍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
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
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
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
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
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
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
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
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
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

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眾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醵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

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真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澠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潁之山川添勝迹於後

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隔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强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

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

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慄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忤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

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槩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興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同治二年庚辰類例不考

右學家唐鑑輯
按郭先生乾
隆元年舉人

張壯猷

先生姓張氏諱壯猷字威南嘗自名所居曰六溪邨學者亦稱六溪先生其先洪洞人自有明中葉遠祖某始占籍陽夏大父某以碩德稱鄉里父某客遊四方買田於鹿邑城西之六里井因家焉母某氏其繼某氏先生生質純厚始受學刻苦自勵逾冠補諸生以文術知名聞柘城竇太史靜庵先生講學於朱陽書院卽負笈往受其業篤信力行爲朱陽高弟其治家有法喪祭一準禮經撫愛同產弟某磨揉遷革終其身無毫髮間宗女有流離失所者贖而養之旣長以禮遣嫁族中節婦二人貧困且死爲樹碑以表其墓歲饑內外親族窮乏不能自存者皆就食於先生之家至典田

以給朝夕他行率皆類此綸城孫次毅先生篤行士也先生走二
百里造其廬晚歲又欲謁湯川南先生於浚川以疾作不果他凡
邑中義舉如修復張中丞祠刻其遺文及建邑令紀公祠皆捐金
爲眾倡而身綜其成其好賢樂善重義輕財雖垂老不替也康熙
中 朝廷以軍興推廣捐納事例先生由明經援例註選訓導待
次未幾例停竟不果選先生之學以治經爲本以多識前言往行
爲輔期於深造自得見諸行事之實平居制行端謹與人周厚而
尤以專己自是爲深戒文章議論大抵宗主朱陽溯朱程而上以
達於孔氏先君子嘗問業太史之門與先生義契甚深乾隆戊午
鄰以父命謁先生於家行其庭肅肅如也子弟雍雍如也僮僕訥

訥如也惟謹質明未啟戶聞先生已坐聽事督小奴掃除庭內瀕
行有所啟告先生聆其言凝然若有所思已而再三稱謝若自忘
其爲丈人行也嗚呼是可以觀先生之養矣先生生於某年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六歲娶常氏前卒葬於六溪邨莊北之
新阡側室鄭氏子男三曰治曰洞曰沛一女皆鄭氏出孫男一曰
某治出所著有孝經定說家訓邇言藏於家治等卜以某年月日
奉先生之柩啟常夫人墓而合窆焉銘曰
隱山蒼蒼其下也先生之藏道宗朱陽旣明且章我作銘詞以詔
無疆

右墓誌銘郭善鄰撰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八

龍尙御

黃山西南土橋湖之畔有真學士曰潭溪先生乾隆三年十一月
朔一日啟手足於中堂書案之座時令子雪立夫婦暨一孫皆蚤
卒無期功強近親僅遺妾某氏偕諸女女孫治斂殯越明年官始
命其同高祖姪名道大者爲之後卜以某月日葬先生祖塋某公
之右謂予嘗過從問業屬爲誌銘謹按先生姓龍氏諱尙御字大
章別號潭溪世居安鄉縣松渚村自幼刻苦力行篤志聖賢學孝
其父伯明諭之於道父歿水漿不入口三日殯葬悉依家禮廬墓
泣血三年不投徒不入閨房母王老而痺日侍奉衾褥浣衣裙藉
橫圍器負之起居親拂拭食飲用口哺愉色婉容數載如一日母

歿哀禮如喪父撫孤甥王某與之田屋捐金爲父所善蕭某納婦
不索償族比戶大疫日往候問經理疫亦不及歲大饑奉蠲復
詔必酌減佃租俾均霑 天子恩性和婉居平無疾言遠步教學
者讀程朱書務實踐接人無親疏惟善言慰誨橫逆至不報也年
幾髦慕親學道不稍懈嘗題其門曰罔極親恩何日報長途儒業
幾時完蓋所謂孝子用力用勞與不匱者殆庶幾焉先生蚤負文
譽入棘闈輒不售雍正中以歲貢逢 覃恩準作恩貢就教諭職
已而邑人以其名行應孝廉方正舉辭不就所著有禮編潭溪文
彙藏於家 銘闕

右墓志銘潘相撰

劉香 王立楷

劉香字九蘭號補庵湘潭人乾隆初國子監生著有禹貢圖考音韻心傳水竹山房詩草補庵筆記又王立楷字庭式號勿齋湘陰諸生性方正治躬甚苦嘗作克復格每月言動必謹記之著有勿齋隨筆存古堂集

香幼失怙事母篤孝母沒廬墓三年從羅嵐邨作祈李雲壑觀正學顏其堂曰履實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先務以存心養性爲讀書明道之根訓子弟以小學近思錄故及門皆崇實行

羅處士天閭詩曰海隅友補庵中年求大道堅苦自成性憤樂不知老舉世少知音咸謂桐枯槁誰知松柏姿歲寒轉妍好大書履

寶字終身以爲寶雅語教後生甯拙幸母巧我本猶子行自幼供
灑掃苟不上岱宗焉知眾山小按此詩載沅湘集中可爲補庵小
傳然又有一詩云補庵有難兄南方學人師昔與我先君中表生
同時同學更同志十歲稱鴻詞喜得兩神童郡侯曾賦詩顏短孟
不遇天道誠可疑兩家遺經在歎息共讀之按詩稱先君者名作
元縣志列孝友門謂十歲有神童之目年未壯罹父艱過哀而卒
詩所謂顏短也而補庵之兄不傳郡侯何人所賦何詩皆無可考
補庵有孫中澤字悅堂自號鐵山居士善行草書能詩有藁未梓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任時懋

孝廉諱時懋字又新號可軒任姓曾祖自松江徙蘇之長洲代爲長洲人考諱黃中隱居卜易鄉黨稱善人子二可軒居長少歲攻苦誦習年十六爲邑諸生文譽日起然恂恂自下每事不敢先人已卯秋闈幾獲雋矣爲易書者脫落數行不售眾爲惋惜可軒處之恬然每當友生會合議論颯起甚或譴譟叫呶而坐有寂然無言者視之可軒也會課經義雖盛暑正衣冠終日如對古聖賢人中歲投生徒於姜莊徐氏姜莊去吳城數里外三面環水人蹤罕至可軒樂其地賓主如水乳合不多入城緣此經學益深康熙庚子舉於鄉辛丑試春官不遇遂絕意仕進不復之日下云性仁孝

篤於倫理體豐腴前後遭父母喪哀毀骨立見者幾不復識撫幼弟以養以教舉生不衰事兩姑母如母舅氏貧病又喪母棺衾葬種代任之沒復經紀其喪生平學殖不忘所自必曰吾師某云云待朋友小心誠敬有負之者不蒂芥於胸仁於妻子門內如賓朋然以是遠近交重其行考好施予人以緩急告必應致家無餘貲可軒居喪時檢敗履得券數十紙蹙然曰先人心存利濟我無力繼志甚慙尙忍爾此寤迫故人邪投諸火座主景州魏公巡鹺視漕德制兩江致書延入幕託病不赴曰重知己之感不敢以潤己計累廉節也其他弱介類如此先是吳中業文者俱隨風氣始崇尚輕佻綜則滋熬橫決後漸臃腫堆垛彌望皆是而可軒宗經正

軌不撓不惑由明理者素也賦資樸訥及臨講席判剖黑白洋洋
灑灑不少畱疑似而辭氣一歸閭閻輯四書自課錄據當湖陸先
生長洲汪先生兩大全本而芟繁蕪復以折一中共三十七卷已
行世餘古文辭有可軒賸彙若干卷初居父母喪後形容清癯終
身如病夫公車歸益困垂二十年己未冬卒年六十有一被教澤
者哭之慟配鄧孺人繼沈孺人有淑德子志尹中乾隆丙辰鄉試
工文辭躡躡蹈繩墨人謂可軒有子可軒未三十時有府學生顧
章者年少負高才美風姿有貴家女欲委身事之章以非偶遠遁
不歸免可軒重其行禮如嚴師章沒爲位以哭連及之見取友之
不苟云

沈子曰東漢黃憲言論風旨不多見年十四時荀淑遇之與語移
日曰子吾之師表也至以顏子目之子與可軒同補諸生可軒少
子六歲然每相對挹其言論風旨惘然若失覺粗疏悻直之在一
己也墮乎其處順淵乎其似道古今人有略相同者嗚呼君子哉

右傳沈德潛撰

黃商衡

黃處士師憲字景淑後改名商衡卽孝子所遺四歲孤也少奉母教課讀甚嚴稍長益自奮縣文昌像於壁夜分少倦肅衣冠拜拜已復讀腹則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而錘墮擊盤聲鏗然輒驚覺遂起坐達旦沈思理奧爲文日深造然久困童子試長沙陳恪勤公知蘇州試第一院試輒落年四十餘始補諸生不復有進取意唯日陳先儒語錄探討服行尤好戴山劉子人極圖說推行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下及橫渠考亭緒言合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又次學人蓋其志也居常念先世潛德弗耀每自刻責母年五十餘應旌典而官司文牒往復費不訾處士竭所儲以

國朝書目卷之十一
應垂成輒中格雍正元年有 詔徧訪窮簷苦節處士喜曰時不
可失也時沈公德潛爲諸生倡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 聞得
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 旌謀合建孝節坊擇日將奉
主入忠孝祠遽得疾彊起詣主前拜送爲坊制以授諸子尋卒年
六十五處士爲人有介節其徒未數知剡谿延之教子因竝挈子
庸以往值科試籌鐙閱卷庸忽見一人排闥入附耳語處士搖首
拒之其人色沮去處士旣歿久之其子庸始克建孝節坊卽其地
爲祠堂如處士所誠云

右傳彭紹升撰

黃商衡字景淑原名師憲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

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勸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於學夜履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墮繫盤鏗然作聲卽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戴山人極圖說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 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 旌時沈公德

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 聞得邀 旌典至乾隆
六年其父復以孝子 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入忠孝祠遽得
疾強起拜送尋卒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鄭性

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傳以來緒言消歇證人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山之有光於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於陸者吾未之見也慈水鄭先生南谿其庶幾乎先生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亂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誤而重刊之先是尊府君高州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邀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又言於提學休甯汪公謀其墓田初南雷之卒也託志文於高

州而未就至是先生以屬之于四方學者或訪求南雷之學不之黃氏而之鶴浦卽黃氏諸孫訪求簿錄亦反以先生爲大宗蓋其報本之勤而篤也顧或疑先生之學不盡合於南雷以爲南雷當日雖與二氏多還往而於其學則攻之甚嚴今先生之喜禪幾於決波倒瀾無復隄限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萬徵君季野駁之凡數千言而先生於用微求仁宗旨許爲別具隻眼南雷汰存錄之作言明史者皆宗之而先生言其門戶之見尙未盡化予則以爲先生宿根實與蔥嶺相近故雖儒言儒行而圓頂箬笠居然竺先生氣象亦嘗與之反覆其異同而墨守卒不可化此乃明人近谿復所海岸一輩用微之學予亦嘗舉其疵類以相商

推先生不以予爲非而謂近世士不悅學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沒是固平情之論也至疑南雷門戶之見未化則最足中明季諸公之病者要之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於黃氏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之世嫡也先生以友朋爲性命然詩酒過從以至書筒往復無一不歸於學萬編修九沙七秩同人共祝之先生揚解而前日吾祝公耄而益勤不知老之將至上以紹鹿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克宗先生之學統而已矣他非所及也其祝陳南皋亦以怡庭先生之薪火勉之嘗勸李東門講學東門謾議之曰今世之講學者特欺世以盜名耳吾不屑爲也東門卒先生哭之慟曰聽君之放浪山水而終無所得

是予之罪也夫。萬磁州西郭被徵先生謂曰：按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能從中途而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予在京師，先生歲必傳語曰：長安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訪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招、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每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夫豈蔥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家居祭祀皆依古禮，不參以世俗之俎豆，視牲告濯無不躬親，未嘗見其稍倦。巫覡不得入其門，家人有爲非鬼之享者，舉而覆之於廁。西成所入惠及三黨，竭歡盡忠，不以爲厭。蓋數十家待以舉火，有佃人負租詢之，知爲慈湖先生。

之後也盡捐之守令有願見者謝不往以明經貢太學應受籍於選部亦不赴先生固用世才其綜理庶務幹力精悍乃其於勢位則泊如也自署曰五嶽遊人其於五嶽已歷其四獨衡山未至曰畱此有餘不足之精神以還芒屨可也今春語余曰明年爲予八十終當南行以畢此志未幾而先生逝矣先生諱性字義門別號南谿浙之慈谿縣鶴浦人也以故按察副使溱爲祖世所稱秦川先生者也以故知高州府梁爲父世所稱寒村先生者也生於康熙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癸亥七月十日其年七十有九娶仇氏子二大節中節俱國子生先生爲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期至是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之韓李二文公

以闢佛也而先生遵之然則誠非蕙嶺之所能收拾矣所著有南
谿偶存葬於高州墓旁今而後南雷黃氏之緒言恐亦衰矣其銘

曰

孔耶釋耶雙探珠鴻溝混合爲一區學成五嶽恣所如要其醇行
老不渝歸根復命在吾儒我銘其幽非貢諛

右穿中柱文全祖望撰

顧臣赤

顧處士諱臣赤字乾中崑山人顧於吳中爲著姓系出孫吳時丞相雍後至元時有原魯先生諱愚者隱居不仕究心濂洛之學讀書四十餘年常憑一几曲肱處入木寸許時人比之管幼安明太祖徵召不就卒祀鄉賢爲處士九世祖高祖存信自太倉始遷崑山曾祖大銘祖冲皆潛德考松字以青性至孝積學砥行其學一宗程朱工詩古文詞善書法庠序稱爲祭酒郡邑執經請業者履恆滿戶外閔世俗聲利之習錮於人心其教人首重躬行以小學近思錄爲主凡講論經史必證之於今又引之於身隨事提撕隨人指點使人如見其事弟子言行有差失則舉書傳中曾經講

說者以相責讓謂曰前所論某書某言今何悖之耶雖在蒙稚無不於所讀之書有所感發造就多特達士學者稱貫齋先生子三人咸教以禮法處士其仲也幼聰穎三四歲時父口授以古文輒成誦長益肆力於經史然體素羸多疾中歲遭罹大故又以伯兄臣尉方壯力學聲譽隆隆諸生中與考妣旬日間相繼歿處士痛深創鉅哀毀幾不欲生遂絕意進取室中之嫠者恤之孤者撫之歿不能葬者窀穸之貧無所依者收育之季弟臣寮久遊於外一切家計處士獨力措拄不稍旁貸家故貧未弱冠卽以課蒙童爲業遠近競相延聘處士一秉家法設誠訓課謂蒙以養正受人子弟之託而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是我誤之也又謂初學難語高深

當養其良知良能以愛親敬長爲先尤以收放心爲本能以孝弟
植根收斂放心而上達者在是矣其朝夕爲學徒言者皆順親敬
長之事一言一動不令苟且便安書必成誦精熟不許一字錯誤
字畫必楷正不容一筆潦草以故得執經處士者卽總角童子亦
恂恂醇謹循蹈規矩言動與凡兒異計自年十八爲師距卒之日
垂五十年精神專一無絲毫稍懈人情於天姿穎異者樂於裁成
其魯鈍者未免愒置處士則於質之鈍者教誨益力曰不如是何
貴有師耶其勤勤懇懇終身如一日也而心力亦瘁於是矣嗟乎
今之擁皋比稱名師者大都董率子弟記誦詞章爲舉子業掇一
科第去卽忻忻以爲有成矣其於持躬迪德之方修齊治平之要

輒以爲迂遠不切以故終日誦法聖賢而行輒背焉狂瀾日下良
可懼也使世之爲師者盡能如處士之 心用意於其初學之日
卽聞正言見正事耳濡目染日就月將以漸進於聖賢之域蒙養
端人才出矣世道人心不大有幸乎處士性寬儉恬退自處樂道
人善能容人過遇事忠慎言訥訥如不出口而紛紜聚訟之會獨
持正論確乎不可拔平生繩規尺步細行必矜則其淵源家學積
累數世矣故不獨爲處士難也乾隆八年九月卒年六十有七娶
王氏亦儒家女子二長坊爲弟臣寮後從其弟請也次均邑庠生
訓徒皆能守其家法不少懈吾聞明德之後必有達人顧氏以養
正之道訓人行之以誠而相傳不替其封殖者勤矣食其報者其

在茲乎

贊曰人材之生有所以鼓舞之先有所以培養之鼓舞在既成之後選舉是也培養在未成之先教育是也程子不云乎童蒙之教先入之言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家塾無佳子弟朝廷焉得有賢士大夫耶吾友葛君正笏每述其師貫齋先生蒙養之教甚備貫齋往矣余不及見處士奉其庭訓教人之法悉如貫齋先生今又逝矣余昔年增訂正史約處士曾任校警後余司臬吳中未一識其面高風可想見矣真不愧人師哉因爲之傳使世之欲培養子弟之人材者知所尙云

右傳陳宏謀撰

四庫全書

四

王士毅

大昕弱冠後卽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翹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母修子姓禮大理嘗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譽於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傅後每夕先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而下訖於明

季凡百有二十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曰百世師錄某謹藏
篋中月讀一過手澤尙如新也大昕既重大理之賢因是知其淵
源有自大理以進士 召試入官典司樞要出參滇蜀軍事飛書
草檄出入矢石閒者十載及凱旋敘功進登九列以文臣 賜戴
孔雀翎恭遇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 覃恩誥贈其考資政大
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 駕有事 泰東陵還 朝乃上
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窀穸事 天子嘉許卽於二月奉太夫人
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葬資政公於昆山縣之雪葭灣以元配陸
夫人祔從先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爲文表於神道昔歐
陽子龍岡之表自爲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爲而求之

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資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蓋在泖水之陽祖之輔考璵皆以大理貴累 贈至資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儉者伯兄出爲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遺之仲兄沒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泣然流涕其治家有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旣長貧不克贖者還其券而遺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罵遣人謝之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爲謹身寡過之方其目十有二

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初 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加一級三 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口年歿春秋口十有口初 贈孺人再 贈安人三 贈夫人側室錢氏初 封太孺人再 封太安人三 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卽大理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圓渑之水黝而深清沖然善下潤物無形允矣君子如水不竭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爲師與天爲徒環堵蕭然樂亦在吾德修於身克昌厥後 綸誥密章裒及祖考并梓旣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前八駟富貴匪榮文行是尙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右神道碑銘錢大昕撰

右神道碑銘錢大昕撰

三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180-050

彭正乾

同鄉彭少司寇將葬其考惕齋先生於新阡先期以狀聞請草志
石德潛念少歲以經義見知於侍講南昫公迄今交凡四世矣於
惕齋先生稱同學久私心仰重垂五十年一旦典刑云亡方切悲
感又重以司寇請敢不紀其生平以信來者先生諱正乾字存誠
惕齋其號也世籍江右明初徙吳七傳至蓼蔚公諱汝諧萬厯丙
辰進士後科名相繼一庵公諱瓏順治己亥進士宰廣南之長甯
封國子司業是爲先生祖一庵生南昫公諱定求康熙丙辰會狀
官翰林院侍講有子六人先生其次也先生有至性七齡失恃執
禮如成人又四年大父歿時侍講公請假未歸先生以童稚居苦

次治喪中禮年十七侍講公家居校輯先儒諸書生日侍側繙閱無倦容潛心理學蓋自此始當是時侍講公方負天下重望而族弟瞻庭公相繼以第三人登上第吳中數儒行文學科名之盛羣推彭氏而先生無貴介子弟容恂恂自下惟研究性命之旨於科舉之途泊如也然其文日工嘗從侍講公課業文星閣下諸名流咸集先生每一文出見者咸退讓乃以上舍生試省門屢不遇戊子闈牘入彀矣仍見遺同學扼擊而先生怡然自是彌淡於進取矣時儀封張清恪公撫吳雅重先生時延見語以正學先生彙儒書宋五子外如王文成傳習錄高忠憲遺書之類窮治之入則請益於嚴父出則就正於名卿每於硯持書屋養靜自怡中有所

得日無邊樂趣終身用之不窮也既侍講公卒先生年四十一矣
哀毀幾滅性既葬泣慕不止嗣奉神主祀於鄉賢又建專祠於學
宮旁刻南昫文集遂決計不出專以課子業述先德爲急務云先
生之課子也謂首立本行次末學術本行端學術醇則獨善兼濟
隨窮達而施之吾雖讀父書未能承父緒是在兒曹責矣兩君超
庭承訓退而黽勉後以會試 殿試第一人入詞館侍 內廷屢
典文武試督學政游陟卿班先生隨時隨地誠諭之其在史館入
直手書諭以稽古爲經世之業小心爲近 君之本其在視學兩
泐面諭以惟公能不媿寸心惟明能不枉羣材惟誠能感孚士類
其在司寇則貽書諭以人命至重矜恤爲先不敢望于公高門之

慶當常存雋尹平反之心司寇一一敬佩之是司寇之文章華國
以恪勤清慎上結 兩朝知遇者悉本先生庭訓也嗚呼至是而
先生之裕後以承先者可謂克盡其責而先生亦遂成古人矣人
見長洲彭氏祖孫科第之榮冠於當代而先生及身未遇疑爲前
後所掩不知先生之從容恬淡積德累行不欲急於表暴者正以
衍前人之澤以厚集其勢而倍發其光則先生一身係作述於前
後閒者蓋尤難而尤鉅也先是吳中鄉飲酒之禮應之者或不稱
其實人都視爲具文丁巳歲郡縣敦請先生爲大賓傾城往觀人
心悅服以先生之敦倫睦族與人爲善崇儉返樸潔清廉惠誠無
忝於鄉飲酒之禮也是可謂淑人君子也已獨念德潛初籍學官

卽受侍講公獎爾因得與先生定交會課文星閣相觀而善旣又
與司寇流連觴詠互相劇切復稱文字交迺先生旣已久謝科舉
而德潛猶潦倒場屋迨司寇對大廷後十有三年始成進士今猶
畱滯春明因司寇之請得爲先生誌墓其於歲月之遷流爲何如
也可感也夫先生生於康熙十有八年己未二月初八日卒於乾
隆十年乙丑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七 敕封承德郎左
春坊左中允例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配周氏學士絳齋公女
賢明有法度 敕封安人例封夫人子二長卽少司寇名啟豐雍
正丁未及第由翰林院修撰歷今職次名啟鎬太學生女四人孫
六人紹謙紹觀並中丁卯科鄉試紹咸紹升紹晉紹頤孫女三曾

孫男女各一葬地在長洲縣虎邱山戎字圩新塘橋之原下芝爲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銘曰

江右望族有耀於吳蘊釀深厚代生名儒貽厥繩武高翔雲衢公
居其閒理趣自娛其蹤若晦其積有餘躬行心得砥廉礪隅三賓
首尊邦國楷模畏壘尸祝人亡不渝名山歸藏宰樹扶疏撰銘紀
實以贊史書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童能靈 傅鵬起

連城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傳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
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
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
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
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
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
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
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析惟恐不明體認惟恐不實亦可
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

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囫圇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攏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

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見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彼念便須著見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功夫一字不宥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辨難荅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

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已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是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辭文清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

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具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

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人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植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六六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

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
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
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
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
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
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
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
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
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強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
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

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略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右學案唐鑑輯

童能靈字寒泉汀洲諸生嘗與雷鉉論易鉉主李光地能靈言易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有周易賡義二卷冠豸山堂集二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傅鵬起

嗚呼今日士行之媿尙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口督以科舉之業惟恐旦暮不速成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然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爲榮辱憂喜惟恐旦暮不速成及倖而弋取之矣一旦莅官臨政內競乎職司之涼熱外揣乎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沈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而於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頽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槩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集詬忘恥媿嬰苟安其故何也彼以爲祿利之路在是不如是則不能以進資無以爲資富無以爲榮也古者餘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父師少師朝夕坐門塾以致鄉人子弟之出入而教之學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頌白不提挈此三代所以化民成俗之
端也王道既熄施於漢世則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凡有
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法者皆扁表其門
以興善行故兩京吏治簡易風俗樸淳近古而陳仲弓王彥方之
倫伏處里黨穿窬革心訟爭止息蓋有道之士窮而猶有裨於世
不誣也今所習非其方所取非其用其君子不講學以明道其小
人不循分以勸功而欲責以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本末譬猶御
者適燕趙而南其較醫者以稀苓治羸其不背道而馳也豈不難
哉余觀雷琴庭先生所記上杭傅君鵬起事有感焉君少習舉業
既而日莊誦濂洛關閩書務反己自責曰胸羅萬卷不知一言爲

可用程子所謂不識一字也事父母貧而能樂疾晝夜扶持不假
妻子居喪不內寢不御酒肉伯兄季弟早卒撫諸孤如己出仲負
債多君數鬻己產償之家以窘無幾微見顏色妻子亦無怨言君
處山中無師友以布衣自立敦門內行同邑鄉進士鄉尙仁與弟
尙易志在正學君實啟之晚年嘗步行數百里訪同郡僑者童能
靈等是非心忘乎祿利之路而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是亟者能
之耶君不以文學自名跡不出鄉國而志行倜然如此然則末流
之失求士於都會不若野鄙求學於瑰文不若質行求道於搢紳
不若韋布傳日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不信
哉雖然君所行僅里黨耳海內郡縣鱗次僮盡得如君等千百輩

杉杉參錯其間教誘人士守令可不勞而治惜乎其無有擇焉者
也

右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後陳壽祺撰

唐紹成 譙中興

唐紹成字九韶湖南武岡諸生少英敏有器識已從師問經義剖析疑滯尤專力於易通性理皇極諸書年四十作傳授心法錄乾隆丙寅督學吳嗣富爲之序以辭瑄讀書錄王守仁傳習錄比之晚年目盲有所著則口占令子弟書之又著心法錄解自號補過子學者稱補過先生時有譙中翼華容廩生工古文讀書不事章句自少卽究心洛闕之奧與安鄉劉荆山往來講論宋學郴州曾靜事發株連逮至京事白 上將用之會染疾 賜葺藥給驛遣歸卒年九十六

右傳李元度撰

田原市史資料集

三三

沈彤

沈彤江蘇吳江人自少力學以窮經爲事實串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彤淹通三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沿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究周制撰周官祿田考以辨正歐說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其說自鄭注賈疏以後可云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箋疏足訂舊義之謬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訂正經學之文若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據典覈又撰春秋左氏傳小疏

國朝書目類考卷四十二
三
尚書小疏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有五

右 國史館本傳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年來俱已
實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爲之後勁果堂爲人醇篤盡洗中吳名士
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貫穿古人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爲文章
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閭淡自修世無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
知於世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望谿李侍郎穆堂皆
稱之于亦由二公以識君君生平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幾
幾有含毫腐穎之風予以爲非場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
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著書其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

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中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傾倒就予互相證明 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爲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麈一席泊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迨耕石爭畱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推予迫於歲暮思諸公詩酒畱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並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

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
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
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
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得年六十有四葬於
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分邑也君於
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脩志者之式嗚呼交游
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淚爲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
幾死嶺外歲晏歸來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爲情乃重之以些

詞曰

君於官禮湛思精詣待我論定始以問世昔我有言幸防輸攻墨
守儻發恐難抗鋒感君之意媿我爽約序君之書以懺前諾

右墓版文全祖望撰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
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
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
事覈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
博學鴻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
大清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
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修有周

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澆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尙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摺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尙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

得年六十有四稽向在京師有夫己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荅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矣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己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

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
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
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
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
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
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
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
兄弟此可以發成祭之類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
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審
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沈冠雲名彤吳江人其學長於言禮而儀禮喪服傳治之尤詳居
恆講求經世之務雖未及施用而論議卓然其所著保甲論最善
與安溪李光型義鄉保甲說並能析其利病義鄉保甲說日記曰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一鄉之事不治何論一縣保甲者
分之極其細而不紊合之盡其大而不遺故必知地方之險易村
居之疎密而後聯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墩臺驛遞之遠
近橋梁舟楫之所屬而後期會修建可行奉公利濟之政知水土
剛柔之性山澤原隰之宜而後區種別財可行因地利民之政知
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產之盈絀而後勞民勸相可行農末相

資之政知閭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業之貧富而後誘勸畜積可
行斂散賙卹之政知姻婭族姓之相聯比閭同里之相屬而後讀
法講諭可行孝友睦嫻之政知田園家室之有賴四民藝術之有
託而後分別勤惰可行課督鼓舞之政知剛柔智愚之異質奢儉
貞淫之殊習而後旌淑別慝可行勸賞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
而政具舉矣人徒見吏胥約保之奔馳門牌冊籍之更疊出役應
差之勞什伍連坐之患而曾不聞衛養教利之政以此民志不安
交相逃避吏胥約保緣以爲奸宜其指爲擾民耳要在爲州縣者
周覽封域明辨水土詢問風俗體察人情簡節而疏目得其大意
之所在以次漸興而絕無強民之迹斯可以行之久而相安也冠

雲保甲論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命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卽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鄒里鄰也保長甲長卽鄉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鄒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

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
趨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媿者賞
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
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
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
之治之一端也爲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
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
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
民之樸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而爲之賢者
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散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

無僞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汨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凶惡歷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凶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摺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

國朝考績律考... 考... 考...
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
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
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甯人輩又莫
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關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
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歌誦之矣乾隆元年
冠雲以諸生應博學鴻詞舉至京師最爲方侍郎靈皋所推重薦
修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不就阿文成公嘗師事之所著有羣經
小疏果堂集

右問見錄吳德旋撰

惠松崖云果堂邃於經學晚年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之法

向多疑滯因爲列法疏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千年聚訟一朝而決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果堂親沒三年中不茹葷不內寢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180-086

180

180-086

郭永麟

甬上向多醇心舊德之士以予所聞於前輩星火之交則有若汪先生泡園其後有林先生西明邵先生雲客蓋東京黃叔度之流也而予皆以晚出不得見近始有郭先生芥子庶幾汪林之雋願先生教授里中五六十年世但以爲制舉之師而不知其爲人師也蓋游其門者之負所教也甚矣先生下世其二子乞銘於予亦安敢辭先生諱永麟字芥子先世故滁人以勛籍世襲於鄞遂爲甯波衛人至崇禎中先生之大父振培始以孝廉起家乙酉丙戌閒嘗以監察御史仕閩死於兵自是遂爲鄞人先生精湛理學貫穿儒先之言而絕口未嘗講學上下古今詩古文家皆能別白其

源流門戶而不輕下筆與人角藝粥粥若無能者故戶外之屢恆滿而不知其中深藏不可窮其窾奧每登講席未嘗不發其端而夏課之徒不特無中道之從亦並少三隅之反則帖括之陷人深也顧尤有不可及者同里史雪汀卞猶之士也先生與之厚會其婚而以非罪之縲縶頌繫於官先生代爲之受禁於吏者浹旬事解乃去然雪汀骯髒易與友朋乖迕卒以弓影之疑告絕於先生自是道中相見不復揖先生之弟子憤甚先生怡然不以介意故先生與雪汀居僅隔一湖水而三十年不通聞問或有及其事者先生輒以他語亂之乃雪汀卒亦自悔及先生卒扶杖過臨其喪撫棺長慟而去嗚呼交道之難自古而然凶終隙末蓋未易以善

處也先生不大聲色以太和消其拂戾卒使倔強俱融此衷大白
曠林之戈不戰而屈然後知道德之足以勝意氣也先生於予爲
前輩顧有忘年之契嘗謂人曰謝山今之行祕監也一代文獻之
傳其在是乎賀季真祠落成予漫題數語於柱先生過予一一訪
其所出記之置於袖中而去蓋其嗜學如此素無宦情故以公車
待詔南宮者一度不復再赴雅信堪輿之學窮冬行雪霰中長夏
襍穢烈日下以探流泉夕陽之說予嘗援張宣公呂成公諸緒論
以明其不然因言朱子所爲亦有不以訓後世者先生笑而不
荅也享年八十有三生於康熙辛亥三月二十日卒於乾隆癸酉
九月二十三日娶章氏王氏葬於桓谿佈蘭山之南麓子二長曰

景行舉人次景兆諸生其銘曰

是爲有道先生之幽宮手栽宰木亦已蔥蔥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陳梓

濮川陳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
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
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
踴躍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
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
開美矣夫申酉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
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
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
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

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燄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且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閭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槩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

行狀佩蕙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
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
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
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摺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
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簀已十年弱冠謁螯庵又失詳問登記
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
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冲本
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實應之
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譌而
勒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記

國朝詩林卷之四十一

右學宋唐鑑輯

四

張朝晉

學使新城陳侍郎承先世正學之傳所至以表章淳儒爲首務初蒞吾浙卽訪求海昌祝人齋孝廉遺書旣得其詩文授之梓人齋有哭張北湖文學使讀而慕之欲考其言行爲之立傳泰吉乃從管生庭芬所得北湖之子京顏所次年譜參以州志儒林傳謹撰事狀以獻

北湖名朝晉字莘阜晚自號北湖學者稱北湖先生先世本陸姓系出宣公明初有字均輔者自嘉善縣贅於橫山張氏承其姓祖德孺遷海昌之硤石鎮遂占籍焉六歲謁祖姑徐賜以新衣卻不服父默庵喜曰此子立志不凡十二歲補弟子員十三歲居父喪

讀儀禮經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參考異同造次必依於禮三十
八歲居母朱碩人喪勺飲不入口從母諭之曰若不勝喪獨不爲
先人大事計乎乃強起食粥以治喪迨營葬事歐血數升仆於地
良久藥之而甦服除遂不就試曰向者冀老母得祿養爾今博科
名何爲者於戲此北湖終事父母樂志肥遯之大略也海昌有老
儒范鯤蜀山者早歲棄科名潛究洛閩之學得桐鄉張楊園遺藁
讀之曰紫陽後一人矣因編次其集行世北湖少從蜀山遊卽手
鈔楊園全集讀之謂言行見聞錄乃古聖賢畜德之功子朱子序
小學而以嘉言善行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
學者觀此編其於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持循用力之方矣乃刊

板藏於永思樓永思樓者北湖奉先世神主之所四時之祭必前
期齋宿忌日則素服致哀凡祭器及儒先手跡經史諸書皆藏焉
暮年不戒於火急登樓從烈燄中抱神主以出言行見聞錄板及
自著省克錄聞喪雜錄六有齋劄記讀書記疑讀史記疑手彙多
燬惟所輯楊園未刻彙存北湖既服膺楊園之書由楊園而推之
當湖知其同源而合流晚年猶手寫衛濱日鈔以教學者曰知之
非艱躬行爲急君等事事以清獻公爲法方有據依也自題臥榻
右柱曰臨牀伏枕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左柱曰夜半眠中
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友人褚惠公見之曰此山陰憤獨
之功也不愧衾影莘臯有焉又言治病之法當理其心動靜以敬

心火自定治怒之法克己爲先否則凝冰焦火未易消釋其荅友人書云朱子爲學之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不以敬無以識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主一無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終日儼然討論典訓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就而爲學之功成矣立家塾以課族子弟朔望必令倍誦小學近思錄合格者勞以紙筆當日孝經小學自幼至長當日夕循誦今人往往忽視小學缺此一項功夫先儒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此言豈欺我哉清獻公教人讀書必以小學

爲根本其遵行之毋怠於戲此北湖參匯桐鄉當湖以會歸於考
亭之大略也楊園嘗做德清唐瀨如葬親社約遠近多遵行之北
湖於三十年中三舉葬會貧士得葬者九十餘家有佃客將貸金
飯僧火其親北湖切責之開陳懇惻佃客感泣因示儉葬法與金
以成事寺僧聞北湖言亦悟火葬之非乃教以窆生骨法用漆肆
中舊漆桶藏骸骨以漆封蓋實築灰沙後頗有踵行之者掘望墓
祭田以祀始祖及二世墓地之失考者立仁孝園以收族之貧不
得葬者其措置規條大率本之楊園楊園後人五棺未葬乃約同
人印行蜀山所刊全集得數十金屬姚希顏董其役製棺以贈楊
園側室陸氏楊園嗣孫文相貧不能娶贖金以助冢媳姚節婦卒

率錢祔葬楊園墓側於戲北湖之於楊園未嘗親受業其門也既志其學而師法之又周恤之如此此非特可以式薄俗也亦足見正學感人之深而以儒林宗派而論北湖之於楊園不異其適嗣矣且夫楊園當明季異學充塞之時確守朱子之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之實與淩淪安沈石長我家商隱先生切劘究習於荒邨僻壤中毅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然未嘗號召生徒通聲氣於四方也苟聞而興起者無蜀山與北湖之深知篤好以廣其傳則雖任道力行如人齋者何自而得私淑耶蓋人齋之生後於北湖已三十年其去楊園稍遠矣卒能蒐輯遺書闡發義蘊者北湖啟之也北湖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壽八十三

右事狀錢泰吉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七

日本書紀卷之六

六

馬翮飛

馬一齋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業專志勤弗懈於中途弗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翮翮署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爲人既屢絀於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厯中進

士歷官至太僕卿諱孟植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廿餘年間人多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右家傳陳用光撰

汪紱 余元邁

汪紱初名烜安徽婺源人家貧困備於江西景德鎮爲畫盃之役博極儒經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周易尙書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樂經律呂通解理學逢源儒先晤語傳於世

右 國史館本傳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

會有求書之 詔卽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祀紫陽書院風示
學官弟子俾之向學既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
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絳樂
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歿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遴
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余發書卒讀其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
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
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誦以八月二十日迎主書
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莅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
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
鬼其不餒願敝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

刻石表諸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歛閱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殺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尙書諡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家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卽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歿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

設官置寮所在百工食焉先生晝盃傭其閒然稱母喪不御酒肉
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
館石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
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霞關之閩中持一襖被鶉衣蓬蘽而行
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中乞食
以往過松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
詩書間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
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
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甯卽日奔喪一慟幾殆
迎櫬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

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
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
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法術數無
所不究暢卓然傳於後所著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
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
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
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
先儒晤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
海經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
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略探原九卷成笈談兵六

王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先生卒願書而嘆
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邁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來獻嗚呼
先生非元邁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
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滿
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
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
意游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摹印間自刻一印
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市豆屑炊之作食
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邪邁疫作嚙語侍
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臧獲惟恐

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
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年三十二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
呼江曰某娘謹荅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
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賊曰豈有男子
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
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
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
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
喪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膺剗肱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嘆
曰天道如此邪其服竟自經以殉元達乃與同門詹大山先生從

孫文藻壻余熊照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
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閒升高俯屋
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
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母乃其生其死如蘇
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然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
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誨兮經之光刻
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右墓表銘朱筠撰

汪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綬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

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盃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匱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其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

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並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日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向裏若向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

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
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格于
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苜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
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
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
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
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
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租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
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
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

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向外面捉一物來
放在心下霸占他人田地也大槩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
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
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旣惑而不能不
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畱此一箇疑
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
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
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向神怪窮究
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
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遺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旨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孤負了聖

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細
釋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
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
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
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
用尙覺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
是有事於解經則眾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
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
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
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

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
惰不向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
自出不必向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
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
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
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
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
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
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
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麻象

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

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
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
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
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
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
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
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
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日程子春秋傳多
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
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

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嶮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嶮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歟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
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
之閒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
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
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
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
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
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
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
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

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日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即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象也材也程子密言之又也惟其時位耳曰良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良止之道也曰

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
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在無事時則儼若
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
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
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
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澈清水波不動
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
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一事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
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閒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
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黽勉可也辦不來出

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之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曾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甯氣象手足自覺安閒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又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

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向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向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止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

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止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甯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實理實不妄謂之誠

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炮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炮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

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無可求來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真未有半點夾雜然

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潛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蠹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日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功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儻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實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

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德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成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

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
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
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
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
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
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
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
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
克己之事孔子之荅門人或曰其言也訥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

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功夫百事見易實下功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功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功夫自不能已然偶一聞斷依舊己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屢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眞亦日著

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功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聾者聽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歿其門人余元邁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乃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右學案唐鑑輯

余元遴

余視學安徽時嘗表婺源汪先生之墓且檄下徽州府具書先生木主配食紫陽書院而先生所著書實其弟子同縣余生元遴之所抱獻轉上四庫館中於時汪先生之潛德大彰然非余生則幾腐爛湮沒而不傳嗚呼余生之行篤矣越五六年余生竟死乾隆辛丑余生之子克和具列其父制行之詳遠來乞銘余嘆曰生殆應銘法者邪按狀余生諱元遴字秀書一字藥齋自宋進士希隱先生始居婺源之沱川爲縣人曾大父道生大父華並爲其縣學生父衍累世以篤行著生自六歲入塾已立志喜讀書家貧兼行樵汲年二十喪母詹哀毀中禮後父歿亦然二十六爲縣學生初

見汪先生於從叔家再拜稱弟子學以朱子爲的而博覽載籍以
大其聞見克己檢身蔚然爲儒者鄉之人士從者日進歲己卯汪
先生卒其子鳴之繼病篤且死悉以先生草藁授生生於時決然
走迎先生之妻奉養於家其歿也奉其柩與先生合葬向墓而哭
曰先生暨子死矣元遴尙未死天平元遴必使先生之書不死以
傳也暇日召弟子寫先生遺書歲節束脩所餘傭他人日夜手寫
累積久之十餘年而諸書寫本竟成會余科試畢進府士於院堂
面命之生則褰衣奉其師書上掩額髮弟子助之奉者數人踵循
置書使者案上曰謹以獻余故聞先生名至是始獲讀其書稱實
且矍然爲生之至誠所感動爲讀一過悉錄上之作而嘆曰昔者

漢桓譚戚揚雄太元終不顯曰吾恐後人取覆醬瓿宋歐陽修小時得舊本韓文於故麓篤好之已而竟使人人知有韓先生集嗚呼生庶幾極譚之苦心而戛戛乎難於修之有力者哉雖孔鮒之抱保遺經志莫之奪也生平居言動以規矩其授弟子歲終會所入輒以分給親族之不足者不畱一錢已而空乏泊如也弟子貧者不受所贄金有同縣胡生元僕貧來學卻其贄益貧則衣且食且教之久之貧轉甚則出金以給其家毋分其志後胡生竟成學其教弟子必以行先坐不得倚立不得跛以謹制其容度閒與客坐語生足小跛童子侍側笑曰先生亦跛耶生肅然謂弟子曰童子箴我是若曹退思恐未必如我戒而面不戒我異乎童子邪客

與弟子聽者咸肅然其遇物也以和以故鄉人皆樂其易也弟子能承其學者同姓余宗英余鑑其所著有庸言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生生於雍正甲辰冬十一月十五日卒於乾隆戊戌春三月廿六日年五十有五婺源縣學生初娶休甯汪氏繼娶同縣汪氏又繼娶歙汪氏子三人克和同縣汪生克應克聯歙汪生歙汪閒有薄過生令歸其母家比生卒汪歸撫子而畢其志噫生之介而汪之能不隕其介也如此銘曰

五服得師而親師乎重於倫離厥師而不及者幾人漢東顧及倫宋南羅李門水源之淵火薪之然生生學於師而死以師書傳吾之銘石不刊

右墓誌銘朱筠撰

皇朝詩林卷之五十五 行十五 卯

日
月
年
月
日
時
分
秒

年

180-142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九補錄

儒行十五

汪紱

婺源汪雙池先生名紱一名烜字燦人雙池其自號也父士極貧而善游雙池少從母江氏受四子書及諸經數年皆成誦年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其穎悟如此母卒後往省父於金陵遣之歸無以自給之景德鎮爲陶家傭以居喪不御酒肉羣傭交笑侮之尋入閩之浦城有陳總兵者延爲子師執禮甚恭浦城學者爭受業焉已而奔父喪旅葬鳳臺門外復之浦城益肆力問

學著書以斯文爲己任治經博綜疏義而折衷於朱子其學無所
不窺自星麻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篆刻書畫諸藝
事皆能通曉年五十後始就試補縣學生以高介違俗且久客於
外時人鮮或知之者獨邑子余秀書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無何
雙池病歿子縣學生思謙以毀卒秀書往收雙池遺書藏弄之乾
隆壬辰 詔徵天下羣書明年大興朱竹君先生督安徽學政秀
書抱其師書十餘帙以獻竹君先生嘉賞之命學官繕寫上之
四庫館檄有司立木主附祀紫陽書院而爲文以表其墓焉余秀
書名元遴年二十餘補諸生試輒冠其曹偶文名籍甚旣受業雙
池之門益潛心於經義及宋五子書身體力行自倫常用以及

辭受取與隨分自盡介然不苟雙池歿後婺源學者方倚爲人師
竟未及中壽而卒所著有庸言詩經蒙說畫脂集諸書秀書弟子
知名者同邑余伯雄伯雄幼穎異日誦千餘言學於秀書而博勝
之雙池遺書時有脫誤賴伯雄刊補爲多所著有易學參要書經
春秋提要禮經撮要讀書隨錄孚吉堂文集詩集伯雄名宗英乾
隆丙午科舉人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180-14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日錄

儒行十六

祝涇

陳道

江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日錄

同治三年庚午年不第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六

祝淦

海甯祝人齋先生名淦初名游龍字貽孫生未周晬而孤年四歲
母吳孺人教之識字首舉人字詔之曰人與天地並列謂之三才
汝當知所以盡爲人之道先生聞而默識之既長自號人齋以志
不忘母訓云先哲楊園張考夫邃於朱子之學先生未及與之相
接讀其遺書而私淑焉先生慎於擇交交既定終身弗諉大理守
汪謝谷廷先生於署事每諮而後行先生言無不盡無何太守卒

無歸資先生多方經紀致其喪歸亡友周孝廉鏡梅子庸玉貧無
依先生養而教之俾得成立先生嘗往來燕齊豫章閩粵閒所至
必交其名賢長者陳相國蓮宇雷副憲舉庭傅少尹謹齋陳布衣
頰恭李山人鏡君皆與先生爲同志之友而所尤善者陳進士凝
齋也凝齋以禮記說無善本屬先生刪節注疏兼博考諸家擇其
長說爲書七十卷終未及訂正而卒所纂有淑艾錄若干卷掇錄
朱子精粹語爲下學編若干卷其他詩文尺牘多散逸僅存者文
二卷詩二卷而已先生以乾隆丙辰 恩科舉於鄉卒於己卯某
月日卒年五十有八

吳德旋曰聞之先生同州周君勳懋稱先生踐履篤實爲海昌儒

林之冠而州志顧列之文苑誤矣予謂詩文固當以人重耳今陳
碩士侍郎梓先生遺集行世庶令後之學者知爲人之重於詩文
也哉

右傳吳德旋撰

先生名淦初名游龍字貽孫姓祝氏世爲海甯名族生未周晬而
孤年四歲母課之識字首舉人字詔之曰人須是頂天立地先生
不敢忘因號人齋以自志焉少長勵志勤學六經四子而外深嗜
理學諸書讀楊園先生集謂其昌言貞教與朱子先後一揆足以
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用是蒐輯遺書手爲訂定
既復秉朱子近思錄義例采輯精要以爲一編名曰淑艾志私願

焉先生之於楊園也可謂盡心焉耳矣甯化雷公翠庭視學兩浙極力表章楊園皆先生導揚之也楊園嘗謂三代而下羣言淆亂折衷於朱子而可矣先生篤信斯言故生平於朱子之學講習最深爲能有以識其始終條理之必然而不可易者而見夫續近思錄者繁簡失當朱子之道或從而晦爰彙其全書掇取精當切要之言亦遵近思錄例以下學名其編由是而纂編節要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先生之學由楊園以溯洛閩粹然一出於正若靜悟良知之說則深惡而痛疾之然不好爲爭辨以涉門戶之私惟孜孜於倫常日用戚族鄉黨之間以盡其分先生自祖至身世皆單傳事再從諸父昆弟無不曲盡恩義凡族姓婚喪葬祭事有

絀於力而不克自舉者必竭力資之至稱貸未嘗告瘁子姪可教者飲食教誨如恐不及卽不可化亦必爲多方開導終無棄絕之意而其天性仁厚遇人率如是不獨於一本爲然也交朋友生死不渝大理郡守汪公謝谷深契先生之官不攜親屬延先生共往先生無一不左右之無何汪公病卒先生經紀其喪扶柩旋里山川悠遠跋涉維勞既至爲文辭其靈猶不勝傷感者孝廉周君鐵梅友取端人存日縞紵結契不僅一先生而身後罕有卹其子嗣者獨先生教養其季子庸玉攜俱遊處俾得成立是誠可起死者而生者不愧也先生平生義舉類此不一此則章章共覩者耳先生用力於敬須臾不離家居對妻妾與遊處王公大人閒無異容

嘗授經濟藩及衍聖公第莫不以嚴見憚或勸少貶先生曰師道固如是也當時若陳相國蓮字雷副憲翠庭傅少尹謹齋陳布衣頰恭皆忘年略分與先生爲道義交觀摩講習終身無閒新城陳進士凝齋嘗屬先生刪潤禮記注疏几三易橐而弗及成人咸惜之詩文尺牘散逸之餘僅存數十首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壬午卒於乾隆己卯年五十有八中丙辰舉人子一名禾先生卒時才五歲尋歿

鄉後學錢馥曰天地人稱三才是人與天地固並立而爲三也自人不克盡其道斯不免跼天躋地耳先生任道力行卓然自立如是可謂俯仰無愧矣然非母氏之教不及此許大辛曰古今人自

聖賢以下苟有成立得之母教者恆多觀於先生益信

右小傳錢馥撰

祝先生諱涇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
譎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
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
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
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
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
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
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

薄裕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
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旣沒二三同志
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
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
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閒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
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
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觀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
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
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
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

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術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
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
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
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厭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
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
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
後爲得也其所有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
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
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
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

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荅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邇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右學案唐鑑輯

陳道

公諱道字紹洙號凝齋先代自宋進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縣治世傳儒業至公之父以家落卜宅於新城之西鄉鍾溪居焉乃去儒爲商賈以治生遂以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己巳生公於鍾溪之涓公生而端重自童時不爲兒嬉甫入塾晝從師習業夜則從父受小學近思錄父命之曰吾家世受此書此爲學爲人之本也公卽莊敬誦之不倦旣成童父經商於外公則佐母理家事及冠父以郡縣試費日力乃爲援例以監生應鄉試乾隆元年丙辰今上御極 特開恩科公應江西鄉試旣呈薦以額滿落解二年奉父命加捐貢生入國子監肄業是時合河孫文定公主監事一

見公卽許爲大器而廣昌黃崧甫先生永年官刑部主事工古今
文力儒先之學公更從而師事之先是公爲文好深湛之思以江
右前輩爲法及從崧甫遊聞儒先爲學之要益尋繹家傳日致力
於日用動靜之際暇則矻矻窮經務得其大意探討史傳以身處
之公故饒治事才至是遇事益精於學畫而文亦浩乎其沛然矣
崧甫之友若甯化雷中丞鉉宣城劉觀察方藹雲南傅中丞爲訖
同鄉前輩司寇劉公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公交公皆以
師友之禮事之而公所自取友則浙江祝人齋先生淦新建夏檀
園先生之瀚聚則相與講習正學崧甫於儒先之學不專主一說
意在兼集眾長以適用爲貴而獨好羅文恭公書雷中丞祝人齋

則力守程朱規矩人齋尤嚴斷斷不少假借公日遊於賢師友閒
意亦在兼集眾長以致於用其服膺崧甫之教終不爲他說奪而
公之才尤有過人者其發揮於事者尤著雖雷祝諸公亦歎其能
自力於學也三年戊午應順天鄉試不遇四年冬省親南還因崧
甫先生言而交邑涂南池先生登及其族弟訥庵先生瑞南池先
生崧甫之執友而訥庵故嘗受業於崧甫者也公歸益與二先生
往復論學而篤守師說益摯日以金谿陸氏居家正本制用二書
教於家五年仍入監肄業六年辛酉再應順天鄉試又不遇七年
奉父召南還是年秋江西大旱繼之以大風蟲傷秋稼民鮮穫公
父時客會城憂鄉里之困也買穀數千石將運歸以平糶及公還

則大喜亟命歸里以振鄉鄰八年春公歸里新城縣萬山中鍾溪
尤僻在一隅素樸質頗多溫飽戶民不知饑饉之苦忽遇大荒少
備豫向之溫飽者皆無以自存矣而稍有贏餘者又方居奇閉糴
於是窮民益無所得食而一二桀黠不逞之徒藉端煽惑以搶奪
爲事鄉里洶洶然幾至聚眾公既歸和調貧富諭以大義而馴柔
其桀黠不逞者諭於眾舉行平糶法或以不均不溥或贏或虧爲
慮公悉心規畫請於邑令頒給十家牌宛轉曉譬俾需糴者人自
領牌實填丁口持牌赴糴計日以授計口以給必均必溥無贏無
虧雖婦孺不致擁擠如是行之眾大謹自春徂夏新穀既升於是
鄉里之貧者皆曰微陳公吾屬填溝壑矣其富者皆曰微陳公吾

屬臥不安席矣自始事及訖功數月之間公日夜憂勞鬢髮爲之
蒼白是時公年三十有七耳公自是請於父家積穀數千石每於
青黃不接之際接濟鄉里一遇荒歉則發而平糶於是鄉里之間
皆知平糶之法之爲善而舉事有成規可循矣九年甲子公舉江
西鄉試乙丑會試下第南歸從崧甫先生讞獄江南多所贊畫既
歸念江西前輩遺書多散佚欲網羅搜討都爲一集爲江西文統
屬南池先生綜其事既而南池先生病不果十三年戊辰再會試
遂成進士引 見歸班候選知縣公因援例加三級請 封父母
大父母而歸養暇則集親戚鄰里講肄冠婚家祭之禮孝友睦姻
任恤之行於是鄉里之間皆知成人重冠婚重親迎而高曾祖考

之際不可顯於淫祀宗族鄉黨有相繫屬之義矣十五年崧甫先生以常州知府罷官待勘卒於蘇公聞之痛哭爲經紀其喪歸其櫬十六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郡守金華葉公新夙知公欲舉公以應公固辭十七年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匍匐奔喪歸治喪葬一遵古禮必誠必信不用浮屠鼓樂弔客至不飲燕於是鄉里之間皆知喪葬用浮屠固非卽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旣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爲范氏義田文正公當日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千畝之人足以均其食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畝爲父祭田自歲供

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爲規條鮮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贈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乏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間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祝人齋先生來弔喪公既與之諮諏喪禮因歎議禮家言人人殊欲蒼萃先儒簡要精義爲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近五十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居因資以膏火費止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爲左公穀三傳傳經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牴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卽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可采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

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做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
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又刪其駁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
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學公歎然曰此未成之書也十九年郡守
湘湄姚公修盱江書院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俾次子守詒
輦白金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體賢太守振興人
才之意敢因以爲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以母老終養
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外以報效 國
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崧甫先生遺集授之梓因爲崧甫
先生行狀旣成彙與雷中丞南池初庵二先生往復商推凡數易
彙而後定蓋其慎也二十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久加捐外

任選授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公既書官戒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署勸勉之既至則扁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以祝人齋先生既卒作文哭之爲經紀其喪卹其孤俾可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奔喪痛哭父母之沒皆不及視含殮日夜泣血毀瘠甚既終葬事遂得疾二十五年春浙中饑其長子奉食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關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於聖室臨終兀然端坐顧諸子曰無擾吾當保此清明之氣已而遂瞑享年五十有四公爲人嚴毅清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勵人生所以成德業也反是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好遊

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夏葛冬裘歲
有常御雖敝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也藹然居鄉黨之中人無
貴賤賢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
歛歔歎息若疾痛之在其身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
後已遇人疾病死喪水火之厄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
尤至然不爲姑息之愛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
諄諄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學者云人之爲義兩足豎立旁無依
倚如此方謂之人人而橫開一肩能任大事則可謂大人矣大之
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而能爲大人則不愧
天地之心矣知此則爲人爲學思過半矣生平讀儒先善體諸身

不形諸論說自集榕甫遺書後又以近思錄例集四子書日自考
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陸王鄒文莊公羅文恭公之書之切於身
者爲一編朝夕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爲
言嘗日讀古人書行之不暇何暇以文爲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尙
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
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見其始終不渝之槩已仕驥
成童以制舉業事公公爲示以正學而戒以勿近名勿爲口耳論
說年今五十矣距公之沒已久而頑然無所成就追維公教泚然
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
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著見於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

以訓俗稱以爲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成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宮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職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篇以示之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右行狀魯仕驥撰

自北宋范文正公已來士大夫多做爲義莊 本朝崇尚風義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 聞者歲不下十百家以康祺所聞其一家父子兄弟廣續推衍立法之善及其後遺澤之長莫如江右

新城陳氏陳據高貨已百年自贈光祿大夫凝齋先生道始立義田二千石其諸子金衢嚴道守誠陳州府知府守詒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內閣中書守譽先後增益學田祭田小宗義田至七千石嘉慶二十九年詳具文簿牒於縣府行省以達於部得旨旌獎時光祿之孫倉場侍郎觀禮部侍郎用光曾孫工部侍郎希曾均在朝列具摺入謝 睿皇帝召見而垂詢焉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用光從子翰林蘭祥及其他封胡羯末官曹郎監司取甲乙科者期功房從中多至數十人可謂極盛余素不談報施之說而易言福善書載降祥其理則皎然可信如陳氏者非其明徵乎先義行公嘗倡設義莊於慈谿東鄉田舍陳以贍遺

族孤寡殘廢有恆給婚嫁喪葬有特依訓穉有塾聚族有祠祀先
有田掩骼有山規畫周詳壹出公手詳見康祺所撰先型錄惜不肖奔走南
北宦學無成析薪負荷遠愧宗衮記此爲泣然者久之

右紀聞陳康祺撰

江永

江永安徽婺源人爲諸生數十年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嘗一至京師桐城方苞荆谿吳紱質以禮經疑義皆大折服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明推步鐘律聲韻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梅文鼎略舉授時而亦疑之永爲之說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

三
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
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
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也其論黃
鐘之宮據管子呂氏春秋以正淮南子漢書志曰黃鐘之宮黃鐘
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鐘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
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
爲律本遺意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
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葢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
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
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

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豕
此言實漢以來所未尋究者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於吳才老
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
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
屬眞諄半屬元寒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
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隴
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盡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
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
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

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者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於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支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戈歌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永於經傳制度名物稽考精審多類此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二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

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休甯戴震之學得於永爲多永卒後震攜其書入都故四庫全書收永所著書至十餘部尙書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摭永說入觀象授時類而推步法解則載其全書焉

右 國史館本傳

余友休甯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嘗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

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名永字慎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
之江潯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
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
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注疏凡古今制度及鐘律聲韻輿地
無不探賾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
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
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
至權度恆氣注麻辨歲實消長辨麻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
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
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

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
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
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
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釋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
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
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會孫二人廷
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
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
禮爲次廣摭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犁然可覩其著七政諸書也
謂歲實爲厯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

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麻見歧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麻律志之謬撰古韻標準三書謂古韻之論初於吳棫而精於顧氏炎武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韻之準謂 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探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並附推步鈴一卷於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據玉藻言

在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注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婚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 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

韻學 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 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祕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眾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澧之輩咸以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餘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跽伏不見知於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祕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沒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賢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

推發斂圓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聞人用啟來學弗耀
弗施山頹木隕筦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
者睇此崇岡

右墓誌銘王昶撰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
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
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榷戶授徒東脩所入盡以購書遂
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遊
京師同郡程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
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婚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

容置荅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絳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
禮中疑義往復辨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甯戴震少不譽於鄉
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
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
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
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
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
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麻辨歲實消長辨麻學補論
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
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日日平行於黃道是爲

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期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於古者黃鐘宮爲

律本之瑟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真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真諄半屬元寒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

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
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
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
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
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貽蕭至
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
無者有皆拘於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
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
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
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

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

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

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
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
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
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
其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
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
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
禮記言雨雪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
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

恭公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學三種進呈貯館
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
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右傳錢大昕撰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卽求取
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
解雖屢經續輯尙多闕遺乃廣按前載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
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爲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
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厯
其書則有厯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厯

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
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
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
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
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
物必參互而得其證據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
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
欲言信乎其爲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
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
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 朝廷方開三

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尤質所疑先生爲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遺逸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闢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粹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焉此士之迢遼憔悴爲舉世之所不爲者聞先生之卒

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

右傳劉大櫟撰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家於江灣好深沈之思其學孤起草澤中由究窮十三經注疏而入尤覃心三禮於制度名物之寓於訓故涉於九數六書者皆旁參造極得其制作所本始以是讀書善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也宣城梅氏歸之高衝近冬至則漸消過冬至則漸長亦岐莫能定永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為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者而因有本輪均輪高衝本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均輪以之差以生贏縮則謂近本輪心為最近高衝又極近為最卑者

之視行視行歲歲微有移徙卽定氣時刻之多寡亦歲歲不同今當以恆者爲率而高衝爲緡末羸初之端則但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其說簡易直捷如此從來黃鐘之宮聚訟短長則以四寸五分爲斷謂黃鐘半律卽黃鐘之宮故後世樂以黃鐘清聲爲調首而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爲律本遺意其黃鐘生林鐘則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益一分上生葢黃鐘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太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六

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證之國語伶州鳩論武王四樂以夷則無射爲上宮黃鐘太簇爲下宮可知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立均之法固如此此論正與管呂諸書論聲律相生者一一符合非韓邦奇王廷相李文利瞿九思諸人執一滯百也自吳才老作韻補而崑山顧氏炎武又上下古今考其同異訂其是非作音學五書天下翕然尊之永則謂其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其古音表部分亦多未當蓋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於是分平上去三聲皆爲十三部入聲分爲八部以正顧氏之疏而虞屬魚模者分之以屬侯幽先屬元寒者分之以屬真諄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爲一部者又分之以屬侯

幽覃至鹽屬添嚴者分之以屬侵又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
二侵已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此皆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者
而顧氏皆略之蓋顧氏鑿疏巨手在奠高山大川別古今州部封
域而支港分合壤地瓜離則永又能溝劃其毗連交錯亦羽翼顧
書有功古韻者易彖言往來上下者謂之卦變率以二體內外虛
象言之永則謂上下經俱以反對爲次序卦變卽當於反卦取之
凡曰來曰下曰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
進曰升者皆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謂兵農之分率言分自
井田既廢時然管子治齊參其國以爲三軍三軍皆出自士鄉十
五而伍其鄙以別居農農不聞隸之師旅蓋兵農早分矣晉惟一

軍其後屢增軍制又屢損軍制其既增而又損者蓋除其軍籍使
之歸農若軍盡寓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哉隨武子曰
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列國之農不從軍可槩見者
齊魯作三軍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其半以其
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父兄歸公所謂父兄子弟皆壯老
練在軍籍卒乘者非通國出稅之農民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
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農民出田稅者自仍然歸之君
否則亦盡歸三子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哉陽虎壬辰戒都車
令癸巳至此又魯軍常近國都之明證其野處之農久非兵也深
衣之制孔氏玉藻疏謂布六幅交解爲十二示則謂偏邪似非法

服且玉藻明言衽當旁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皆正裁不交裂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一幅邪裁綴於後衽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蓋其論古識斷皆有通證大率視此初永少逐隊里塾童子中勉治世俗之學顧非其所好一日見明邱氏濬大學衍義補遺條舉周禮章段處輒心竒之以爲異書卽求得藏書家用禮正文手鈔口誦大有領悟自是遂壹意治經見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謂三代禮儀大綱總統在是舉其綱而稽類比附則萬目犁然因成禮經綱目一書足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相賡續完補者際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館臣檄下郡縣錄送是

書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其後同郡程編修恂一延永至京師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聞永所學而以所疑士冠禮士婚禮中數事爲問永從容條荅侍郎乃心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少深於儀禮及獲交永亦從質周禮中疑義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然卒未有出口薦雄章徹所學者又數年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各舉經術鴻儒有欲爲永進所著書來起永者永自願垂垂就老歲晏甯堪展布又昔時京師所與交遊散去皆無在者意思愈益感愴乃固辭謝不可強起居鄉里以孝悌仁讓相躬先遇豐歲約其鄉人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不知有饑蓋積穀不在官而在民使民自相補救法莫良者而倡之則

自負書生始乾隆壬午三月卒年八十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
六卷禮記訓義釋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
呂聞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
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
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厯辨歲實消長
辨厯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其同志
戴震恐久就墜失次其治經事略並整齊遺書二十餘種藏於其
家庭燦因據事略傳之

論曰自江永以注疏之學傳經一時戴東原震亦以說文爾雅之
學起休甯若宮商應和於是漢經師碩儒授受微言遂大顯於世

而好者頗希永既死震入都客秦尙書蕙田所篋衍中攜永一二著述尙書方集五禮通考見而奇之乃摭其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且深惜其不得見禮經綱目者其後大興朱學士筠視學安徽銳意以興起注疏說文之學厲士乃躬拜莫婺源故士江永主祠入鄉賢而所著鄉黨圖考古韻標準近亦稍稍刊布矣然傳者一二不傳者尙壓架閣束墨漫紙刊其終飽蠹魚齧蝕徒畱書目在人閒乎抑後世復有子雲而薶蘊積久之業自不可揜其實而發其光乎

右傳余廷燦撰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傳時與里中童

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以子朱子晚年考定三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輯續成編猶多闕漏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彙而後定值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在館纂修諸詞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處里黨以孝悌仁讓躬先凡古今制度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一一詳究得其本始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

恆氣注厓見歧未定也則正之曰歲實爲厓中大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最高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古厓未測定朔自唐以來旣用定朔定望推交食則不復用平朔注厓隋劉焯始測定氣厥後諸家踵用其術然唐釋一行之言曰凡推中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

氣注厯依恆氣唐以來必用恆氣注厯者皆一行此言誤之也梅氏乃曰古者注厯用恆氣爲置閏地也夫用定期不用定氣則無中氣之月未必果無中氣也置閏於無中氣之月用定氣而益密耳史紀冬至有從測景者則書曰某日景長景長者定冬至非平冬至也在禮典如朝會圓聲皆以是日則自古冬至用定氣矣一歲節氣獨冬至用定氣其餘並用恆氣有是理與況恆氣宜從平冬至起算茲乃起算於定冬至而以氣策累加之則其所謂恆氣者非恆氣也於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厯志之謬其說曰黃鐘之宮黃鐘半律也卽後世

所謂黃鐘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
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爲律本遺意亦
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
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葢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
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
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
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
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已降二千年莫知闡究者如此爲
書以論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

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入部東至江一部也脂至微齊之咍一部也魚模一部也真至欣也魂痕也一部也元也寒至山也僊也一部也歌戈一部也陽唐一部也清青一部也蒸登一部也侯幽一部也侵也添至凡也各一部也支屬脂之又分以屬歌戈尤屬侯幽又分以屬脂之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者則顧氏未之知也麻屬歌戈又分以屬魚模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之審也庚與耕屬清青又分以屬陽唐覃至鹽屬添嚴又

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詞家謂之閉口音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悉以三百篇爲權度舉而正之上去二聲從平聲通轉舉正於平聲同入聲屋燭一部也質至迄也沒也一部也月也曷至轄也一部也藥鐸一部也職德一部也緝也帖與狎至乏也各一部也沃與覺屬屋燭又分以屬藥鐸屑與辭屬月曷又分以屬質術陌至錫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藥鐸而麥又分以屬職德合至葉也洽也屬帖狎又分以屬緝願論入聲尤多未審先生蓋欲彌縫其書主三百篇以爲百世用韻之準易象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

生日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

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

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其正幅前襟而後裾是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所之爲言正以別乎裳幅之不交裂者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鈎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鈎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鈎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槩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釋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

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
冬至權度恆氣注厯辨歲實消長辨厯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
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
至三禮館總裁桐城方公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
所疑士冠禮士婚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荅乃大折服而荆
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儀禮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
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閒也後數年
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
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
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

所與遊皆無在者益感愴乃辭謝而與同郡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也卒不能強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尙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麻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尙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戴震與太倉王光祿鳴盛言先生之學後光祿與戴震書啟通問必稱敬候先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之鄉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鄉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先生生於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

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帙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右事略狀戴震撰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鐘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彙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日日平行於

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
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
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
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
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
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期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
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鐘律曰黃鐘之宮黃鐘半律也卽
後世所謂黃鐘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
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爲律本遺
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

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葢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采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

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殿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敘當分爲二猶之眞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

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質於

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
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
也辛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
卷禮記訓義釋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
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
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
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麻辨歲實消長辨麻學補論中西合法擬
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
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

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卽以所疑士冠禮士婚禮數事爲問從容荅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

純皇帝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 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

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授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婺源江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源生朱子之鄉聞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

缺久矣今其存者惟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
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荆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
錄或雜以秦漢世之言純駁不一其冠婚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
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
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
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
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
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
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

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鏗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貫串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毀廟之類已不可多觀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記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

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
 自眾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
 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
 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
 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為凡例以定之蓋哀
 集經傳欲其覈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
 當以朱子為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為式竊不自揆為之增
 損槩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曰賓禮十篇曰凶禮
 十七篇卷曰吉禮十五篇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
 十六卷卷曰通禮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

六篇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
五卷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
密焉屢易彙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
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
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
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謫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
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
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
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
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閒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

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舊萃者宋淳祐閒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采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旣行原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哀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采入註朱子說未備乃采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閒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析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旣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

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
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勸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
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
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裒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
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
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卒年八十有二

右學家唐鑑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目錄

儒行十七

杜芾

陳鉉

鄧元昌 朱昌圖

姜國霖

王允中

陰承方

崔元森

任德成

孫占鼇

任瑗

陳惠

楊履泰

余世本

段起玲
何浩然

劉志騫

沈執中

戴祖啟

補錄

段起玲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目錄

11-1-195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七

杜芾

先生諱芾字仲芟汝州人自署書屋曰省室因號爲省室幼而穎異長益聰慧讀輒一過不忘甫成童遊庠弱冠食餼歲科試每居首乾隆癸未以明經爲歲進士應授教職辭不就隱居投徒讀書自娛春風龍山兩書院歷聘掌教學徒幾以千數四方知名之士循循雅飭者皆先生弟子也歲壬子予設教於父城西之古杏花村初冬叔子作德詣予言先生墓碑未立以文見屬予愧學淺而

義不可辭迴憶親炙時所見於先生所聞於先生及所傳於先生者謹約陳之居常布衣蔬食處之晏如絕營競心接人則藹乎其容無傲慢色宅近市往來館中必過市市人竊識之絕未見其旁矚而睨視也教人以經學爲先史傳次之藝文又次之剖析精粹寒暑不倦爲文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諸子百家醫卜星象無不縱橫博覽而知其要然終不以是自矜嘗謂士人讀書必當有不朽處非僅以舉業畢乃事也故其詩有夕夢郭林宗下牀荅我拜言人持氣節士品何由壞之句可以知先生志之所存而行之所著矣他若昆弟讓產捐金贖女盛德之舉未易更僕數也享壽七十有九所著有禮記類編太極新圖新說詩賦古文若干卷嗟乎

生切泰山北斗之仰沒深哲人梁木之傷先生之德不借言以顯
而言又不足以盡先生略述見聞勒諸隴頭俾經杜墳者如過董
墳必下馬云爾

右墓表闕撰人名氏

國書ニ入ルモノナ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鉉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它師真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馱馱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顯榮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芻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眾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

果無與於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均以爲誠然歛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甯化雷公鉉視學江蘇均攜所著四書析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畱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於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閒出一二新意或疑與註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

講學名或言君爲確庵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
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
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
夫諱言道學思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詭然
聖賢之書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飫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於祿利
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誠加於人一等哉子居嘉定西鄉之
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旣沒門弟子王濤
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
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右墓碣錢大昕撰

鄧元昌 朱昌圖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人禽門忍不自返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以劇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本於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嫻任恤之行以求仁确然沛然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懼怕餘平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

門而零始有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養愚李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於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作也能無慨然幸吾道之有人哉初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交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

之同至之也身卽未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
故其友教人也摯無智愚賢否老耄苟近之牖之卽惟恐不力有
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熟視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
累累拾秉穗甚眾先生招之曰來汝無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
與汝歸羣兒歡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以俚
語曉譬之卒穫羣兒噪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
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孳孳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思自甘樸
學而恥垂空文以眩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
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圖以有高風嘗被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
屬有高聞命恐懼不知所以爲辭屏氣定意思先生爲學大旨粗

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乎

右墓表羅有高撰

鄧慕濂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人禽門往竟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徧乃起靜坐粵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於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焉慕濂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

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趨願子勉卒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臯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臯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畱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慕濂招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量穀與女羣兒爭昵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踴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嗥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秋穫羣兒則就學焉以爲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

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則進
飲飢則進食市井間見慕濂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
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

右述彭紹升撰

姜國霖 王允中

姜雲一名國霖山東濰縣人少有至性父游京師疾病雲一往省則已歿無錢市棺以做衣一稱裹父尸身負之乞食而還族黨爲醜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雲一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家焉死而葬焉雲一築室其側年飢率二日一食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遺之粟居常肅衣冠謹言語遇人必忠敬人或非毀之至面諛夷然不爲動昌樂間懷庭問雲一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也其自述生平學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

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懷庭爲姜先生言行記如此云

右述彭紹升撰

姜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濰人髦髦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眾中危坐竟日無頽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誚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閒濰大饑刷菜根爲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天後天圖解多拊名理平

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也教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
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
梁先生鴻翥安邱張先生貞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
生相先後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陰承方

甯化陰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續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靡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乂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

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十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尙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尙矣而蔡黃真魏何王金許許竇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 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郊襄長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眾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

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尙戛戛乎難之其承
謬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
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
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子合而言之也
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
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
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
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
於此事亦無妨遠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
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

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
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
各中其節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
亦就道國之事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
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即戎之事其心戰戰
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
則盥時心一於盥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
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
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
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蹠躋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

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
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
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
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
學譬如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
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
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真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
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
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顏
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

其所以造正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蓋博文卽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卽誠意正心脩身也邇而上之格致卽堯典惟精誠正脩卽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異學顏子之所學真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則凡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爲贅言矣其未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

詆陸王依託陸王則詆朱子及聲聞既馳富貴既得棄其所依託
如土龍芻狗焉嗚呼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
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六生諱秉綬進
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荅林伯
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爲要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
爲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窮理以致其中和焉方其靜也事
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
理莫不畢備則爲有以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
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
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

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可幾也必常戒懼慎
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研乎經史子集疑
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慎思明辨而無纖芥之
消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力之方則子
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訓卒爲君
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右學案唐鑑輯

崔元森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曰閻齋崔君諱元森字燦若余自痕癢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見士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厄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閒假館滄上耳君之名而在廣平未久癸未復北之保州歷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過蓮西則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銘而君之歿且逾葦矣序而銘之表余膺之夙服也君先世大甯衛小興州軍籍明永樂元年遷大甯都司於保定遂分置新安其再遷魏縣則順治閒君之高祖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諱向化也曾祖諱維彥早卒祖諱緝麟

康熙庚午舉人大城縣學教諭祖母趙孺人生三子長諱瀚次諱
濂次諱沂俱縣學生君乃濂之長子出爲瀚後少好學於書博覽
強記入夜猶擁衾坐誦或無鐙則映月然香而誦之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旋食廩餼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試順天皆報罷嗣是絕意
進取後貢成均亦不赴君爲學嚴儒釋之辨北方自蘇門孫徵君
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遵紫陽而尤愛玩富湖陸清
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嘗著書乾隆戊
辰丁本生父憂服闋猶素服不忍卽吉辛巳居本生母徐孺人喪
亦如之先是叔沂無子諱言立嗣庚午沂病篤乃議以從弟之子
秉純爲後族人覲家資故撓其事君訟於官始得直率秉純拜於

匿前而悉以田產契券歸焉性甘淡泊絕嬉戲與人交必忠告然務隱人過獨樂道人善以爲常丁丑後漳水數入魏城城中民居盡毀君亦罔有定極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貧又冒賙人急甚至田宅見侵不較也時析魏縣併入大名元城君先後爲大名邑令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雖不得位而樸學傳於生徒卓行稱於里黨庶幾乎孔子言行己有恥孝弟信果之謂士歟知乎此而君之爲真儒可以無疑矣其他懿美有不必書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載止此若其生卻鬼魅沒聞異香古嘗有之而君所以不朽者初不在是君以乾隆三十六年月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於某鄉某原配同邑李氏國子生九經女子二人述其長也次邁述

以庚辰副貢壬午與邁同舉於鄉揀選知縣女四人壻則同邑諸生陳郡磁州張琬成安國學生暹姬同邑劉孟集也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漳號衝漳其發滂湃決舊溢新爲趙魏害丁年淫霖魏廢其縣河伯不仁菑及積善半歲七徙崩榱斷垣露冷采藕霜重衣禪天以艱阻顯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彥學成蒔花種蔬高吟衡泌義皇上人濠濮閒意體受全歸卜吉朔陞何以示後鑽石埋齋

右墓誌銘汪師韓撰

任德成

君諱德成字象元先世居魯之任城後遷於蜀趙宋時有諱盡言者通判平江其子孫始家於吳又十世至本朝諱大任者居吳江之桐里篤於儒行子夢乾縣學生是爲君考君生時母朱太孺人夢神人授以蓮實曰此善果也已而免身故命以德成而字象元焉君幼而端重旣長補府學生好讀先儒書奉朱子白鹿洞規檢攝言動刮摩氣習內養日充因集自漢迄明先哲格言與洞規相發者合爲一書曰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於施濟里置社倉首捐米百石以倡勸鄉塾以造士濟萬頃江達之太湖有司以聞賜八品章服年饑設粥食餓者鄉人德之夕步

於庭一僮兒方逾垣下見君驚欲竄君徐語之曰毋恐子得無患
餒乎吾以粟遺汝因手量一斛米與之戒之曰危哉慎勿更爲也
其人叩頭謝去已而徧告其黨戒勿盜在氏頗聞於人人遂籍籍
傳之然君故不以語人也嘗雇舟詣府治旣行有求附者舟人卻
之君曰無傷也內之已而附者皆至載且滿君至虛所坐讓之雍
正朝初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以君名上君固謝乃
已應省試旣薦弗售遂棄科舉業乾隆三十七年君年八十九矣
其年十月得疾臨終語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此兩言者吾家世
守之汝以此教人可矣遂吟邵子詩云俯仰天地閒浩然無所愧
遂瞑君旣歿會 詔求遺書其家以君所著上之 宣付四庫館

子三人長思謙諸生貢太學次思和次思敬太學生女子三人袁
桓周元瑛金廷勳其壻也孫五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一人以今四
十六年正月壬午葬於西津之塋銘曰
連之實香以潔葆德元心如結白鹿規勤補綴毅有詒名不滅神
聽之銘斯穴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五十二卷伊下卷

〃

孫占鼇

孫占鼇字玉山湖南零陵歲貢生嘗役於府署懷書而往郡守某奇之因令改業儒不數年文名蔚然旋入庠食餼貢成均晚年潛心理學終日默坐與性道相契世味泊如也著有周易疑參四書質疑郡守謝仲坑學使李汪度皆極歎賞壽九十六卒

右傳李元度撰

按篇中李公乾隆三十九年任學使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non-Latin script.

任瑗

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
入棄舉業學講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旣而歎曰聖人之道歸
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
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
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
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者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
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
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
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燄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

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
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
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頽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
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槩大道滅裂聖言強以
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視昔之
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辨窮
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
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
毫釐故其衛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用
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 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

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
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 君相慨
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覩吾其可一試於是應 詔入都及至而
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
公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
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槩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
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邦緯 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
岡州知州 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 封中憲大
夫曾祖妣陳氏 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 封恭人妣李氏 封
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七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升建陽縣

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祇附監生模東模附學生早卒棧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婿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願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遘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

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
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
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
文彙五卷六有軒存彙二卷寒山唵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
一卷六有軒詩漫鈔二卷嚙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
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旣而楊君稼軒復以
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
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
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

右墓表韓夢周撰

韓理堂先生序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關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清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遇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既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關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辨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末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

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兼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闇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筆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右學案唐鑑輯

諤廷嚮偕蔣吉亭仲暉讀小泉筆記心焉好之適吉亭捧檄江左屬覓東澗遺書吉亭覆稱全書浩博方謀付梓未就先以山陽潘四農解元德輿所撰集序見貽余亟登之吾邑任東澗先生集凡

百四十卷又詩文八卷以浩博至今未刊布其曾孫維基維垣兩
孝廉出以示德與乞爲之序德與思後進序鄉先生之文分也又
先生學宗程朱其制行最醇究經史發義理頗切中今學者隱微
之疾尤不可無以論之迺不辭而爲之序曰夫程朱二子之學今
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爲空疏
迂滯而薄之此其說豈必無所見哉雖然人心風俗遂由此而有
大患焉又不可不知也何也程朱二子之爲人學聖人而思得其
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殆無一不取而則倣之宋史及
二子集具在可覆而稽也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
賅合乎聖人之罅隙又笑其於經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吾

誠不得謂今人無所見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學有所不備而其德行言語政事拳拳大者固孔孟以後必不可無之人而天地人之常道實有賴之以扶樹者也且卽其文學中之一端言之其取禮記之大學中庸與諸子之孟子配論語而謂之四子書出全力以表章續述之古聖人之學乃因此有程途準的之可指使下士見之皆如青天白日之不可欺蔽此其有功於萬世之學者至宏且遠是尤不可忽而易之以墜賢者識大之緒而七八十年來之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爲不足道是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德與不敏竊嘗與今之學者言吾徒解經不必專附程朱而程朱所以學聖人者實足爲學

者法且其苦心衛道之勞勩尤不可不深悉何則程朱之學至艱
危之學也蓋他氏之學猶可以相依比聯絡爲犄角之勢而一爲
程朱之學則爲老佛之虛無寂滅者敵之爲蘇張申商之捭闔名
法者敵之爲管晏蕭曹之事求可功求成者敵之爲陸子靜張子
韶之陽儒陰釋者敵之爲馬鄭賈孔之博研訓詁者敵之爲馬班
徐廣之文史汎濫詞章淫靡者敵之爲公孫宏張禹胡廣之曲學
鄉原者又敵之以一人受八方之強敵衝突擊刺將不係其身而
終必斃斃焉成其孤志以從孔孟於千載以上而今之聞人猶從
爾齟齬之此可謂不知天地聖人之心而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人
心風俗之大患安得而不在此卽以吾道論今猶有嗜程朱之學

如東澗先生者乎父師子弟猶有以東澗先生之行與學相敦勸者乎德輿讀先生集所以掩卷三歎而不能默也先生名瑗字恕庵其學爲高安相國朱文端公所引重得舉乾隆丙辰鴻詞科相國薨先生遂報罷遺佚以老年八十餘卒山東韓先生夢周爲之墓表吾老友阮君鍾瑗爲之傳又聞同邑副相汪文端公嘗爲其集序德輿未之見也德輿今序先生集徒極論程朱者以程朱之學之輕重不明先生之集愈可廢焉矣此亦古人論事拊本引綱之遺意也哉吉亭事節母楊以孝著仲弟多疾與同寢席以屢躓棘圍就職貳尹非所好也自皖來者輒頌仁厚廉明知其爲學不尙口耳於茲驗矣

右儒粹段諤廷撰

陳惠

陳惠字仁五長沙府攸縣人文學潛軒年伯家嗣己酉同年選貢
敘齋伯氏也生四歲母劉見背九歲屬文詞下筆灑灑千餘言自
成機杼不襲古人某家畦町自秦漢魏晉六朝暨唐宋以下諸傳
彙悉手鈔撮其源流大指嘗謂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意有所會
非粗略遇之獨處紫金書屋終日危坐雖盛暑嚴寒足不踰戶限
事繼母袁克盡孝小疾藥餌必親調少攜敘齋入家塾一日講中
庸天命章自卯達日午娓娓不倦敘齋亦恍然悟其教人以小學
爲先每慨然曰士生斯世不能俎豆馨香樹士林坊表徒執筆噓
咿學舉子業以弋取榮名誇耀閭里有道恥之邑先輩劉經雪日

爲國士湘中李仲枝高士呼爲小友與衡山曠六柱太史同甲子
太史適寓潭州旅舍慕其名投刺謁避之旣而曰余非羞作雌甲
辰無因至前有按劍相盼者嗣是六柱宦京師遇攸士必詢仁五
歎曰海上成連可望不可卽獨行君子也族姪明經錫東邑知名
士嘗語人曰吾雖從族祖澹軒先生游然文章行誼得力於仁五
叔爲多其鄰邑學者炙其片言緒論皆騰跼去乾隆甲午褚筠心
學使試湖南古學以麥秋七排詩置第一旋抱病歸年三十卒疾
革時猶惓惓以修德砥行爲訓生平著述甚富不自收拾脫彙多
爲好事者持去所存僅紫金書屋詩文集四卷余讀漢書儒林傳
曰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

隱而不見心嚮往之孝景時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至平帝時有甲科乙科丙科爲郎中舍人補文學掌故有差今仁五遺行芳躅有古大儒風而天之困阨若此士固有幸有不幸焉歲庚戌京邸余與敘齋往來密青燈夜坐敘齋談及伯氏輒潸然余備諫垣後魚雁沈杳今春遇攸人得悉仁五子錫章弱冠補弟子員旋卒孫星階善屬文年二十一亦卒悵悵者久之因綜其梗槩而爲之傳

右傳趙慎畛撰

按陳先生弟敘齋名啟晴

180-282

楊履基

國家立學校崇儒術選京朝官提督學政三年一更代將受代例擇通省人士文行兼優者三四人或二三人升之成均以示勸也夫鄉試三載一舉大省解額或多至百餘人然徒錄其文未及其行惟學使薦舉優行擇之精故得之尤難幸而得之又或名與實不相應以予所見名實克副者其惟吾友楊君鐵齋乎蓋自平湖陸清獻公講學東南恪守攷亭不爲它說所搖動論者推爲本朝儒宗第一君私淑清獻尊而信之又嘗從陸聚緘編修遊與上下其議論故博涉羣書得其要領編修之歿君爲文祭之謂朱子後大儒無如南吳北許兩公魯齋墨守寒泉遺論草廬作諸經纂

言則別有心得有魯齋以干城朱子然後異說不得逞有草廬以推廣朱子之學然後儒家不局於專門訓詁之陋蓋以清獻方魯齋而以草廬擬編修也而君生平學行宗仰所在斷可識矣君生而穎敏五歲投以漢魏六朝詩卽能背誦時族兄進士錫恆豪於飲一日宗人小飲指謂君曰弟試誦詩一首吾當飲一杯君卽應聲誦數十篇無一字誤進士連引酌遂至沈醉舉坐驚異及長補金山縣生員文日益有名十應鄉舉同考薦卷者四終不遇學使晉甯李公因培舉君優行明年 聖駕南巡 召試詩賦入二等 有內府文綺之 賜聲名隱然動江左而不得一官命也君之舉優行也與吾邑曹中允仁虎同薦李公有春華秋實之目中允旋

登進士列侍從君獨踰蹬場屋以升貢太學當得儒學訓導未及官而遽沒然公論具在固不以顯晦分優絀也君事親孝居喪自大小斂至祥禫壹遵家禮儀節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苦由中始占畢哉張子言居喪它書不可觀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於禮外聖賢之學甯以居喪而遂忘之其議論通達如此教授生徒各隨才器誘掖之所成就者尤眾性耽著述丹黃不去手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於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禮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雜著合若干卷君初名開基字履德其後更名履基而仍其字

鐵齋其自號也曾祖國訓 贈奉政大夫祖黼一名貫甫江西臨
江府同知父升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先世居平湖後徙婁縣之
張堰雍正初析婁之南境爲金山縣今爲金山人夫人陸氏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某之孫平湖縣學生某之女早卒君壯失偶終身
不更娶子運昌縣學生女嫁婁縣學生馮孝錫孫男一人女一人
君春秋六十有三以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九日終於家以其年
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鑿之深而成淵也綆之修而及泉也玉粲之璫兮上燭天也終韞
於積璞自完也讀父之書有子賢也謂客莫嘲後有子雲也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四庫提要松陽講義二卷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乃其爲靈壽知縣時於簿書之暇取所輯問學錄日記二書摘其中切要之語錄爲一編以示學者靈壽古松陽地故以松陽鈔存爲名本七十八條儀封張伯行嘗爲刊版刪其與問學錄重複者僅存二十八條殊失隴其之意此本刊於乾隆辛未乃金山楊開基所重編分道體爲學處事教學辨學術觀聖賢六門仍以原第幾條注於本條之下以存其舊而別以己見附識於後前有開基序稱問學錄爲中年之書此本爲晚年手定之書極論伯行之刪本爲非又有隴其孫申憲跋亦謂伯行刻隴其遺書四種惟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爲足本此書及問學錄均刪節失真云

世尊身用樂符示也

右儒粹段諤廷撰

余世本 段起玲 劉志騫 何浩然

余世本字立齋湖南攸縣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承父訓爲朱儒之學於洛閩遺書研窮融釋同時鉅公推重之生平篤於倫理手繪父母真容出告反面事之如生終身不易題所居曰守事山房歷主玉潭三江玉溪書院講席成就甚多著述亦富學者稱五雲先生時有段起玲字松廬新化歲貢以理學名一時剛毅狷介躬耕授徒以養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嘗著由衷言內外篇自道所得蓋心齋二曲剛主諸人之流也性嚴峻不能容物嘗於眾中面折人過無少隱爲怨家所忌挾所著內外篇以誹謗上告當事按其書實無諱謬乃坐誣告者罪同縣吳思樹序其松廬文集

擬之漢書所稱獨行君子識者以爲然劉志騫安鄉人性穎異學以伊洛爲宗生平不事進取著述甚富何浩然字希孟桂陽州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貢聚徒講授一以身教嘗曰孔子論克己復禮惟在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論之至淺易行之至難故終身無厲言遠色人見之自肅如也州人樂受其教主講鹿峯書院生徒無傾頗過行云

右傳李元度撰

沈執中

彭紹升曰予自成童以往從吾鄉諸先輩游其閒高才博學者有之矣乃如古之人反身尋樂求自得於心者何落落也蓋久而后遇沈先生云沈先生及見先侍講公又與尙書公爲同學友觴詠酬酢垂數十年然予之知先生與先生之知予不僅通家游好而已其於性命之際有密契焉此予之所以不能無述者也先生諱執中字立方先世自茗谿遷蘇州居葑門外之官浦有諱林者明成化中進士官至都御史巡撫山東祀鄉賢我朝康熙中有諱叔明者始移居府城子謙善醫生三子先生其長也少而聰穎旣冠補長洲學附生已而試高等補增廣生屢赴鄉試不售年五十

餘不復應科舉自以多病循覽內經至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灑然
有省以爲養生之道莫切於此矣遂時時鍵戶調氣息心久之病
去氣日冲心量日廣自謂真樂見前纏縛自脫因題其室曰心太
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虛無分屬焉其一曰國太平境無虎
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揚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藝硯田逃稅戶抱
遺經唾塵腐山水緣月三五胡蝶夢日卓午四海大胥樂土三萬
場畢吏部子孫魯篤斯祐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煙無埃
家太平蔬滿圃身太平隨左右心太平泯聲臭一瓢飲安且富五
柳風入寬袖腥膻地牛馬走錦繡林嚴霜帚醉山水不在酒淡蕩
友對清晝疏松奏長眉壽石可漱居何陋其三曰國太平化神代

家太平高曾在身太平退藏背心太平絕瑕類一炷香無晨晦半
輪月空罍礙幾點煙渺秦岱想非非夢環佩耳到順通天載源出
峽放宇內雲可裁鏡相對紛藻繪休滓蕺其四曰國太平巍蕩天
家太平甯謚邊身太平無事僊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元俯
混芒忘魚筌浮雲去何處牽清虛來自在眠繪身手不在川忘言
詩不著聲入篇浮漚幻月輪圓看轉旋識幾先其它賞花飲酒觸物
成韻往往有伊川擊壤之意蓋先生所自得者多矣已而從子借
王門傳習錄閱之大樂手鈔成卷寶爲心印以爲目得此而明手
得此而仁海上丹方不是過也所居古屋數間泛埽則已或請陳
設玩具先生曰一門之中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吾之陳

設不既多乎同里陳子瞻性褊急有一子督責過緊遂遠別居睽
隔者十年一日子瞻詣先生讀恬淡虛無詩恍然自失先生爲推
言萬物一體之意子瞻感激涕流引咎自責若無所容者由是父
子閒宿嫌頓釋矣先生性愷悌族姻故舊最所敦篤閒遇榮獨必
多方措置俾無凍餒歲大疫製辟溫丹施病者多所全活子杲之
善承父志樂赴人之急與予舛近取堂周鄉閭窮無告者亦先
生之教也先生又嘗著花花詩三十六首予題其後曰淵明愛菊
濂谿愛蓮蓮菊有時孰與窮年未若先生花開情田不冬不春亦
魚亦鳶顏生在巷尼父在川招我相從看花欲顛先生以爲知言
卒年八十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越十一年孤孫家熊始

以所書先生行實見示其於先生學道始末未之詳也因追憶所聞爲之述如此

右述彭紹升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戴祖啟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國子監學正上元戴先生卒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今之經師也往歲壬午與族人東原同事於鄉一時有二戴之日余與東原交最久東原歿後始得交先生而意氣相投猶東原也先生之子衍善衍範又嘗從予遊乞予志墓其何敢辭先生諱祖啟字敬咸別字東田後更以未堂自號先世居徽之休甯明萬厯中有諱顯傑者始自江西徙江甯曾祖進忠贈文林郎祖天章上元縣生員 贈朝議大夫父濟增廣生先生少穎悟世父學士雪村公教以書史記誦之餘卽能講解弱冠以後遂潛心經義有志儒者體用之學於四子書用功尤深凡精義

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一以先民爲師吳門楊文叔高郵夏醴谷兩先生先後主鍾山書院皆歎以爲異才然浮沈諸生中者十有五年舉鄉薦累試禮部輒不遇而學益高望益重甲午歲陝西巡撫畢公慕其名延爲關中書院院長凡考課甄別升降之規皆取決於先生日有程月有課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眞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獎之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爲一也居數月弟子著錄日衆安西迪化諸州來學者趾相接畢公乃奏於朝言戴某學術純正訓迪有方六年後如有成效乞格外推恩酌用得旨報可戊戌試禮部成進士例授中書科舍人仍還關中

明年先生在院六載矣畢公援前奏復薦諸朝引見之日特
試四書文一篇有旨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既拜命需次歸
里未到選期奄忽不起嗚呼書院始於宋初本鄉學也世宗皇
帝始頒詔立書院於行省治所合一省之秀者延名師教之擬於
古諸侯之國學先生主講席有年道尊而教行牧伯咸薦天子
親試將以爲太學之師視胡翼之之遇殆過之矣海內方以爲真
先生復出而竟止於此悲夫悲夫平生篤志經籍議論一以宋儒
爲宗所著尙書協異尙書涉傳春秋四測老子新解各若干卷文
集又若干卷性不妄取而常濟人之乏嘗舉大父語以勸子弟云
利於人亦利於己者亟爲之利於人不利於己者勉爲之利於己

不利於人者勿爲也娶黃孺人辛酉舉人元鑑之女子四人衍善
上元學附生衍範國子生衍緒衍士女子三人壻日丁酉副貢生
王芾日己亥科舉人方遵軾日陝西試用州同阮坦孫男二人孫
女二人銘曰

俗學之敝急於功利口誦程朱而行與悖卓哉先生文與行兼規
矩允蹈泥淖弗濂研思六經旁及子史不苟異同要衷於是牧伯
禮請爲諸生師夫子之稱徧於關西教成人覲 天顏有喜俾官
成均分教育子濟濟槐市企踵云來胡不旄期梁木遽摧先生逝
矣典型猶在學成一鄉名動四海九江信都歿而道尊遺書無恙
昌爾子孫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戴府君未堂考終里第時余畱滯周南其壻阮坦來告爰制朋友之服設位而哭諸寢越兩月子衍善等赴至并以狀來求隧上之文余與未堂少同師長同學同舉於鄉平生讀書制行是非好惡無不同者於誼曷可以辭謹按狀云君姓戴氏先世著望休甯隆阜村後遷江西明萬厯中諱顯傑者復由建昌居江甯曾大父諱進忠大父諱天章以伯父瀚貴並誥封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考諱濟上元學生以君初授中書科舍人例贈徵仕郎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乾隆壬午舉於鄉自癸未至癸巳四試於禮部皆不遇會開四庫全書之館大學士

于文襄公總裁屬君姪東原相召君不自往見乘舟棧歸是年秋
鎮洋畢公開府陝西致幣聘君掌教關中書院君品端學粹造士
有方中丞以聞於朝并請俟六年議敘戊戌會試成進士捐中
書科舍人復至關中己亥中丞申前請送部引見奉旨交軍
機處試四書文一篇次日諭以國子監學正用君拜命以選
期尙遠於庚子七月南還又三歲卒君幼承家學爲諸生卽沈潛
經義驗諸身心惟恐有不合者出餘力爲制舉文字閱深峻潔方
侍郎望溪嘗曰自有時文數百年來嗣響荆川震川者不過數人
戴生其一也因是大江南北多士宗之問業之屢恆滿癸未下第
時房師李君天植合廬江聘主潛川講席三年所造愈深迺廢然

歎曰爲學而不本經術經術而不關世教工無益也自是乃專用
力於經以期有補於世尤以易春秋聖人手定父構國先生已著
易圖遂獨治春秋文成數萬大要統以五事一曰常文以定體二
曰變文以別嫌三曰互文以通義四曰便文以修辭五曰闕文以
慎疑書成命曰春秋測義凡十二卷入關後復從事尙書意以吳
草廬後學者咸力攻古文其實考之古注及經傳子史正義中三
十三篇與伏生所授不過古今文字小異而究不失大同先爲協
異八卷經文既定然後兼綜眾說斷以己意取馬遷語命曰尙書
涉傳凡十六卷二書皆謹嚴有義法其道根於彝倫秩敘其義資
乎天下國家猶憶袁簡齋先生嘗以呂溫語稱其春秋云元首雖

白濁河已清余亦以葉適語稱其尙書爲太平經國之書坐而言者可起而行不比世之稽緯候晷蟲豸者鉤沈索隱必俟論定於後世子雲也此外有道德經解一卷史記協異十六卷資治通鑑要麻補亡師華山房文集共若干卷藏於家君德性純備外通而內介嘗云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好古至孟子平時論辨則在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大防因是所處不能自潤惟賴胸臆之入以供朝夕其教人也以敦崇孝弟爲先務研窮經籍次之泮厲文辭又次之居秦中一載風氣日上自嘉峪關外安西迪化諸州萬里聞風而請業者舉趾相接中丞入 告旋有 詔敕各省視爲令甲一如安定教授湖州而朝廷取其法以爲天下式者蓋嘗綜君生平

而論其制行也排抵由阿獨守廉靜有似漢之甄宇桓譚其爲學也明章大中發露公器有似唐之李翱陸質其爲教也法嚴而信道久而尊有似宋之孫復胡瑗至於孝弟之性通於神明貞白之操誓諸衾影見衍善等所爲家狀者蓋相與締交三十年之久迺益深知而篤信之嗚呼其亦可謂今之成人也矣君諱祖啟字敬咸家鍾山之陰愛沈謝所游泳因號東田之潛川後幡然以懷安爲惕改未堂生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是歲春秋五十有九配黃孺人有賢行子男子四人行善上元學生衍範國子監生皆醇謹能世其家學衍緒衍士幼子女子三人長適丁酉副貢生王芾次適己亥舉人方遵軾次適陝西試用州同阮坦孫男二人

有恆有基爰序次如右而系以銘曰

書之爲教疏通知遠比事屬辭春秋用續在昔董相尊聞行知挾
此譚經斯無愧詞其書滿家以教以教大帶元端開陳聖道風山
水澤未竟所存身雖不泰而道則尊唏吁哲人曷爲其已技淚書
辭庶期具體叢叢鍾阜植此桓碑九原邈矣余其曷歸

右墓碣嚴長明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補錄

儒行十七

段起玲

段起玲字百朋號松廬新化人乾隆中歲貢有松廬文集

耆舊傳松廬剛介狷狹其學以堅苦樸實爲主躬耕授徒養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著由衷言內外篇自道所得亦心齋二曲剛主諸先生之流也嘗眾中面許人過爲怨家所忌陰結其徒挾所著內外篇以誹謗上告時書禁甚嚴幾蹈文網當事有知先生者按其書實無狂悖語乃坐其徒誣告罪而先生亦褫貢生同縣吳思樹序松廬文集云先生漢書所謂獨行君子也陳錫周贈句

云清修有髮頭陀寺直節無官御史臺皆可作小傳讀先生佚事
甚多里中姑孺能言之隨舉一則皆能廉頑立懦近時修志乘者
乃曲諱其事豈足以知先生哉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二目錄

儒行十八

夏錫疇

李元祿 子遠經

遠緯

洪騰蛟

汪兆虹

程尙友

王敬禧

唐明德 子志治

潘諮

葉敦

勞潼

方載軒

秦鳴雷

李國鼎

吳定

唐學古

李家雋
潘興祚

潘德輿

朱文煇

許魯

正德三年庚辰二月二十二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八

夏錫疇

陶隱氏者不知其姓名自號曰陶隱氏與人往還書荅俱以陶隱氏爲其名故人亦以陶隱氏呼之或曰以晚好神農氏之經嘗讀嶺上白雲之詩而慕之願學焉故曰陶隱氏或曰家薄不足以自養乃習爲商賈之行陶隱氏者以陶朱公之業自隱其身不欲以其志與學見乎世也生平寡交遊與俗不苟合喜讀易結廬吟誦其中題曰獨寐齋與長嘯子友善獨時相往來無閒性凱易雖嫉

一切熟輒之盡世壞俗然與世無競人有忤之者亦不以屑意行己無矯飾務諧人情樂與人爲善田叟畦傭見之無不飫其意以平恕接物以謹獨持身嘗自銘其座右曰不敢得罪於天地鬼神不敢得罪於父兄宗族不敢得罪於鄉黨朋友以此自周而脫世患南湖居士曰吾昔與陶隱氏連業故知其爲人也稔少有志於聖賢之學蘄約言而躬行治經通大義不爲章句之習嘗自言曰今之講學者吾知之矣摩倣其口吻比附其文字以較量於錙銖毫釐依稀輕重之間若是者俗學也吾弗爲也悟空習靜妙歸本體埽除見聞屏絕思慮以程朱爲支離若是者異學也吾弗爲也又曰耽嗜泉石厭鄙世故甘心枯槁而無聞者畸民也吾弗爲也

趨時若鶩逐利如蠅巧宦通神前有阱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戮民也吾竊矜而悲之其或志切功名挾策干主布衣上書以此
博名而顯天下吾力弗及焉而又不爲也問其自處笑而不荅讀
書求之於心以達之於世事有所得輒鈔而錄之久之積爲卷帙
祕而藏焉未嘗出以示人曰吾有待焉故也豈竟無其人哉睹習
俗澆薄人材靡靡入於衰壞故教人以立身爲本立身以有恥爲
本有恥自不干人始不干人自咬菜根始又患學者溺於詞章往
往以飢寒自累常稱許魯齋之言曰學者治生最不可忽彼旁求
妄進無恥嗜利者亦寤於生理之所致耳治生以務農爲上商賈
雖爲逐末然處之不失義理亦有可爲者決不可以教學作官圖

爲生計也蓋士生三代之後學不足而惟二者之求苟以贖利而已其中醜態曲折有不堪以告人者多矣豈若商賈之可以裕其生而無患哉故平居未嘗以授徒爲業有來就者則隨其材質掖進之曰庶有漸而化者家世白屋無仕宦之階讀書不足以自給而兼耕耕又不足以自給乃張藥室以棲焉而俯仰其貴賤以效販易之術曰擇人而任時儻亦無惡於天道歟故榜其居壁曰爲作生涯聊沈市跡若無租吏卽是山居嗟乎夫果有樂於斯乎夫不亦君子之有取乎爾也後必當有知之者

無名子曰吾聞諸野民陶隱氏嘗有利濟天下之心方其時朝
廷盛德隆厚刑網疎闊遠過前代各省郡守以下亦皆習爲寬大

而書史隸役罔知顧忌誣上行私陵虐平民故輕俠無賴之徒多與吏爲難而醇良或無以自存立陶隱氏嘗攻舉子業卽貢於有司一不中於禮部遂決然以返無復仕進之志躬被叫囂之毒韜聲匿跡懔懔不常出一語租吏到門輒如其索償之或剝膚剗髓償之不少惜曰吾上不能爲宰相以利天下下不能爲守令以利一郡邑顧藉苟護其一身能不與民並病亦何足云況不能乎吁嗟乎此豈陶隱氏一身之故哉吾故表而傳以志慨焉

門人任若海曰先生姓夏氏諱錫疇字用九別號西墅逸民世居河內縣之西保村生而好學至老不倦其爲文上宗秦漢而斷制不苟一洗六朝駢麗之習然恥以文章名世篤志勵行畫之所爲

夜必書之嘗謂得志於時則崇正學變士習爲急務也乾隆癸卯
舉於鄉以親老不果仕乃建宗祠立宗約置義田敦本訓俗講學
於西墅中而自稱陶隱氏無名子若不欲以姓字聞於人者於經
史子集靡不精討而切究之尤嗜易誦覽一室額以邵窩故學者
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私說強學錄日省格所輯有自
警編四書爲學指南強恕堂家範課子隨筆強識錄邵窩筆錄邵
窩偶存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所評定有律厯星紀
地理圖誌大學衍義左傳史漢五代史通鑑諸書嘗曰吾沒時無
庸求當世諛墓之辭以爲榮吾有陶隱氏傳可刊以誌吾墓海等
敬從之而疑其並名與字俱隱焉謹撮其里居姓氏行誼之大略

附於傳後以示後之營道同術者

右傳夏錫疇自撰任若海書後

河內夏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畫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大學一頭這箇到徹

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與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墮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名狀亦是做過功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終格物卽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

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卽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己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被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

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間放語凡四書之所錄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拖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功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

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
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到
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
這靜底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
功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
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
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
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
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註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門

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誤一世子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賸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處言克己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見

安置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務其得於己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懲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己而欺人也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又學者只因誠意

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每誦其語未嘗不悚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證之藥又曰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閒一切求之我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僞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眞君子僞不必外面假託襲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爲有己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心在書上卽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功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般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

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誦覽一室額以邵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日省格諸書

右學案唐鑑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326

李元祿 子遠經 遠緯

李元祿字涵萬湖南興甯恩貢授直隸州州判幼孤事祖父母孀母曲盡孝養與兄光祿友愛尤篤平生兼治漢宋學尤得力朱子嘗言朱子論道如日中天正側觀之皆得圓影晚年輯朱子年譜綱目十四卷湘潭羅典稱其力崇正學爲序以行世縣人嘗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倡爲聖誕會元祿爲文斥其不典援据經史凡數千言識者韙之嘗銘其室曰敬修學者稱敬修先生長子遠經歲貢生孝友端方里黨推重次子遠緯字象明承父學以主敬爲宗暗室獨居未嘗跛踣與人接衣冠必正言必有倫見義勇爲不可撓奪事兄愛敬待從子若己子晚著四銘以遺後曰擇

執心法存養實地關防利欲變化氣質卒年八十二敬修先生孔子生日祭議

孔子生卒謹誌而詳考之昭其敬也考之弗詳則妄誌之參差而
時斷之則誣弗妄弗誣越典禮以祭則褻況以誣妄之見行越禮
之祭如今之舉聖誕祭者不以爲褻而以爲能敬聖人也元尤不
知其何說謹按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即周靈王之二十年
也公羊傳附載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據經是年書九月庚戌朔
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有一月有庚戌庚辰庚
午而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故何休注曰時歲在乙卯上
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是公羊所書之月誤矣而何休以己酉
爲己卯又誤在歲書者誤注書者亦誤噫後之人欲從而詳攷之
何從而攷之惟穀梁傳是年附載庚子孔子生雖不書月是其疏
處然折以經書冬十月庚辰朔則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且與公
羊所載庚子同似無可疑乃金氏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
月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則不惟公羊月誤而公與穀年並誤矣
難之者曰此金氏不知麻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乘隔五六月
無連月頻食之理石氏則曰連月而食諸儒以麻無此法或傳寫
之誤然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亦頻食是
金氏以理斷之聖人之生不當在連月日食之年以明公穀之說
不可憑而爭之者以數或攻金氏或救金氏究之援引麻法一不

一盾天象幽遠家無確據噫後之人欲從而詳攷之何從而攷之
 無已請舍傳而求諸史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魯襄公二十二年
 而孔子生不書月日朱子論語集註序引史記孔子以魯襄公
 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是史記不書月日朱子據公
 羊傳繫月日於史記二十二年之下年不主公穀主史記而月日
 又主公羊以補史記所未備以朱子之博洽精心後儒所奉為準
 繩說經朱子尙何疑之有然說理可以心會故求無不得考事必
 須依據則難於臆斷朱子論語序亦如解柏舟鴟鴞彼此各備一
 說耳若必執爲定論則以春秋長麻推之二十二年十一月無庚
 子庚子在十月二十七日朱子何以不主穀梁十月庚子而必主
 公羊十一月庚子況史記以爲二十二年與公羊十一月庚子相
 去一期朱子何以引而繫之史記乎司馬貞曰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
 故誤也以公羊牽合史記似矣而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
 此說將何以解馮氏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卽爲十一月
 宋氏濂又謂世之星史麻生以六物占人休祥固有生於己酉而
 以庚戌歲推之者孰謂吾儒乃有是耶勿以汚齒牙可也濂之說
 固主於破史記而以公穀傳經之家當有講師相授且去孔子時
 甚近言必有據自是一偏之見然竝兩年爲一年一月分爲兩月
 支離巧曲欲阿附公羊又不得不爲史遷解紛司馬貞馮去疾二

國朝諸賦真說乃編
 卷四十三 儒行十八
 十

家之說豈盡當乎且不獨此也左傳魯哀公十六年王戌即周敬王之四十四年續書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氏預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杜氏主史記所言七十三歲與家語亦合第左氏紀其卒不紀其生公穀紀其生不紀其卒故或以爲七十三歲主史記也或以爲七十四歲主公穀以左氏證之也此皆因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則祖公穀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則祖史遷各據一說而欲緝此伸彼亦惡乎可況左氏書四月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二日四月十八日乃乙丑而卒日亦誤乎且不獨此也即朱子引史記之說定爲二十二年假公穀己酉庚子之說冒爲庚戌庚子定爲十月二十七日以通考之說定爲庚子日甲申時以史記家語定爲七月十三歲元又請以周正夏正質之朱子曰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月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未嘗改月而月之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又曰周正夏正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朱子之說如此是不可以周爲改月而定孔子之生即

夏正之八月二十七日又明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得日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又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
然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大聖人猶闕疑慎言而未嘗遽斷
若是後之人於孔子生卒經無明文傳有差互史多疏略不遵孔
子甲戌己丑之例而各以臆斷之其不謂之誣妄者歟此王氏應
麟李氏濂所以致疑於是謂今不可考矣猶爲未得罪於聖人也
至祀典尤嚴而不可妄也尤嚴而不可誣也尤嚴而不敢以誣妄
褻之也謹按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
祖祭於瞽宗說之者曰周官三百六十無云死以祭者重道之極
也此祭先師之見於經者也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如契爲司徒
而民成卽其一也亦此意也月令仲春上了命樂正習舞釋菜陳
氏澠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馬氏臨孟曰用丁爲
明文故也此祭先師用仲月丁日之見於記者也而釋菜釋奠用
幣亦有異釋奠有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之說之者曰釋奠止言三時夏則因春故也此四時各一也又曰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說之者曰或君
親往或使有司爲之又曰天子視學必及先聖立學用幣常奠不
用幣五也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讎告六也釋菜
有三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一也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
器用幣然後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三也

釋幣惟一與器用幣是也而釋菜釋奠之禮亦有異鄭氏康成曰
菜謂芹藻之屬陳氏祥道曰釋菜猶贄也婦見舅姑贄以棗栗棗
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贄以束脩若禮先師則釋菜又
曰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又曰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
飲為主其禮隆釋菜以食為主其禮殺歐陽氏修亦曰釋奠有樂
無尸釋菜無樂歷考經傳崇祀先聖先師據有明文略無疑誤生
日之祭禮經所無故自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東晉
明帝大甯三年詔四時祀孔子北齊天保元年遣使致祭行三獻
禮至唐太宗貞觀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明世宗嘉靖九年
更定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用木主遷豆十樂用六佾累代相
沿禮文器數由略致詳要皆引經據典罔或誣妄及我朝應運
而興制禮作樂損益百王一應祀典匪載經文莫敢舉也而尊崇
孔子尤深敬慎春秋仲月上丁致祭即春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之之禮也督學歲科試擇士入學及三年鄉貢於成均俱謁聖即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之禮也皇上每親臨國子監講學行禮或
東巡詣孔聖廟釋奠即天子視學釋奠之禮也平定朔漠青海西
域噶爾丹等部落告成大學此即訊馘釋奠之禮也禮所應行靡
不詳備載在 大清會典寰海之內所共遵守至 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於孔子生日及周正夏正之說博引參稽示學者以解經
之法初未嘗遂據之而勘為祀典誠以 聖天子心契制作之原

一以不敢示天下以疑信相參之說一以重聖人之道必遵聖人之禮越禮而祭莫甚焉乃士之昧於禮法者知敬聖人不知所以敬聖人謬以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即周正十月庚子據爲孔子生日私於邸塾舉行祀事識者謂其有類淫屠老子神佛降生修齋供養已屬不典況直行於朝廷所設之聖廟禮法森嚴之地如之何其可也藉曰學者舉聖人之道無以致私敬於聖人心有未安亦宜略倣古制祭於家塾不敢以聞國家之命祀然後可朱子答劉子澄書云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及其刊經書作倉洲精舍遂檢五禮新儀以釋菜禮告成先聖先師斯則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若生日之祭考其生卒諸儒無定說考其祀典經所未載朝廷所不行濫入宮牆以舉祀事是違經越禮褻聖人而亂天子之制也故元竊以爲聖人之尊如此禮經之文如此國家之典法又如此不可祭

右傳李元度撰

同身者及身者不遠

廿

洪騰蛟

葵源居萬山中地僻田僥遠遜他邑然爲宋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霑溉無窮士生其閒類能潛心於理域肆力於經畚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育齋永汪雙池紱兩先生最著而吾友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鱗雨讀書壽山因以自號世爲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爲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病怯遠游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彊以行既下第歸閉門教授甌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於家年六十有六君少時泛濫博覽一物不知引爲己恥旣而悔之研窮經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

不怠故能睦於昆弟信於朋友鄉閭愛敬有王彥方之風爲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投刺皖城丁芷谿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游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暢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楊子行井大春比焉淮陽阮蘊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爲眞讀書人其見重於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橐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鄣麓常談各二卷婺源埤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成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食稽古之報卽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跼伏於深巖巨壑之間以老且死

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沒於今而名彰於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君彌留前一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爲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卽無是言其能默然已乎爲敘次如右

右傳王友亭撰

田舎の風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兆虹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勸戒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閒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

國朝名媛詩歸卷之四
三
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
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
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嫠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
寺趾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緝哉負
有轍崇有階遑勸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才芒天乎理則乖痛無
沫伐石埋翳姚簡綴此辭

右墓誌銘姚簡撰

程尙友

婺源程樸亭尙友者字硯伯其考 贈中憲大夫諱文達余前所
傳程養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
爲賢母君亦自策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
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
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
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
三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躍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
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
遇凶災必振接人和愉而不流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

爲稱年四十九卒卒後 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
科舉人今爲內閣中書舍人綬縉光皆鹽大使錫紱翰林院待詔
夫天下學者驚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流
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爲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
士歟組見姚鼐於江甯述其父生平如此故爲次其家傳

右家傳姚鼐撰

王敬禧

王敬禧字孝承號春墅先世居浙江錢塘客遊於楚占籍爲武陵人乾隆中貢生有詩教堂集

耆舊傳詩教堂集紀文達公序之其甥趙文恪公爲之鈔版以行文恪致身通顯刻苦如寒素蓋得力於舅氏者多也

又耆舊傳文恪少孤敦敏好學有異資七歲太公以屬其舅氏王春墅明經敬禧爲時儒頌言笑不苟文恪從受學終身未嘗易師事之如父母王夫人朝夕策勵言行必端謹故能厚重淵默刻苦如寒素性篤孝少奉王夫人教有怒責必跪受王夫人見背後語及則泫然嘗顏其室曰省魯每日言行夜必記之門人姚瑩嘗言

文恪公立身行己居官大節不媿理學名臣之目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吾友邃樓自束髮受讀卽事其舅氏春墅先生爲專門師風雨晦
明晝夜寒暑無虛刻凡食息寢處語默動履謳吟歌嘯疏解抉剔
往復嬉笑瞋怒甘苦徐疾疊爲情狀及出而宴遊觀玩宣通湮滯
或登場角藝旅寓他所無不惟先生口授祇敬之不怠已而入庠
序已而選貢成均甲寅又踵登鄉薦皆先生所目覩稱快速通籍
翰苑則去先生之歿數載矣每談及輒欷歔不止一日檢篋中少
時所爲文摩挲先生披閱手蹟感激涕零如噎如醉忽發遠思因
割取其文尾綴緝之裝爲是卷曾賢嘗思夫古之學者必有所承

孔子之後源遠末分漢世以傳經爲重如董劉馬鄭其子弟各守師法寶若珪璧堅若金湯更歷數代源流鑿鑿可辨也其後以習詞章者起而經學衰唐世沿習無專門師雖以昌黎爲之說而卒莫興起至有宋中葉濂洛關閩諸子篤實踐履統緒始貫至今讀游楊尹謝黃蔡諸君子所紀其師之緒論令人毛髮悚豎使其道不廢亦何患無師法可守也者其後又以習時藝者起而道學又熄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何謂哉每一念之輒爲三歎夫所謂經學者經師也道學者人師也二者廣狹各殊而其造就人士與佩服誠悅則一也今所學者爲時藝苟其挾經之心求道之緒如先正法程亦自各有矜式自夫舍本趨末剽襲游詞角鬪章句提

鉛操槩塗飾薶澤聰雋之士不過旬月之間便謂睥睨一切是故
不數月而更一師者有之不數年而更一師者有之至於得意以
去則舉前之所爲漫不省記烏虜鑿其趾而冀墉之高剝其根而
冀幹之茂斷港絕潢而曰吾將以斬至於海其然乎其不然乎周
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師道之不立而學者又無所爲師欲學術
之進於古蓋其難矣今筵樓蓋進道若渴者也曾賢居都數年於
筵樓相倚如左右手謀面較他人爲多旅廬蕭然每當雨旋風去
雲開月來埽室布榻兩人者促膝而坐相對歡然其或偶舉一善
則曰吾舅氏之所常勛也偶舉一咎則曰吾舅氏之所常箴而懲
也至於歌詠詩章掇摘佳句則曰吾舅氏之常流連而三復者也

殆無一飯一寢忘之者水流旋源葉落糞本以此揆諸古人服勤
至此之淺蓋庶幾焉今所裝是卷固不足罄先生之蘊與筵樓之
所以事先生者然其縣縣懇懇敦復不厭纖悉不苟教者之誠與
受教者之誠交相貫引則心之精微通焉是則雖詞章時藝之末
而經師人師之大旨與夫流風餘思所存又於是可以觀焉曾賢
故樂爲廣其說而推之抑先生冢嗣青陵自少與筵樓同學曾賢
己酉鄉試同年友也曾賢既不獲事先生而青陵淹忽下世屈指
又及數年今讀是卷竦然生敬已復黯然增感然則曾賢亦惟體
筵樓之意共勉以期進於道求不媿於先生用附於私淑之意云
爾噫

國朝書目考卷一百一十二

右題級緝文尾手卷向曾賢撰

按王先生子
青陵名慎旬

唐明德 子志治

唐明德湖南東安人博覽宋儒性道之書敦篤自厲不妄入城市
子志治府學增生少孤能文學兼通諸史事母以孝聞初明德患
科舉試策摭拾悠謬得明人劉定之十科策略爲之注以示學子
未畢彙志治卒成之多引經世政術而歸宗程朱之論縣令荆道
乾喜其書爲序而刊之所謂劉文安公策略正釋者也今縣人多
有藏者

右傳李元度撰

潘諮

潘布衣名諮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跡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當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饋遺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面不能致則以計過之畱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畜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襪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潛與偕行齎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而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勾市者乎吾其爲像

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苟難晚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惕
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欠闕耳故其
於庸言庸行惴惴若不足嘗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
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閒爲詩古文超曠
絕俗居京師上自公卿下至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
力實不在聲聞閒也著古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
歛程恩澤等爲序而行之

右事略李元度撰

葉敦

歙西之溪南邨有君子焉姓葉名蟾枝後改名敦元習其自號也
曾祖原標祖本宏皆不習詩書而克力於善父諱臨洙浙江籍舉
人生子三仲卽元習也元習少喪父養母夫人盡歡事兄撫弟皆
友愛兄亡哀毀殊甚越旬日母又亡元習三日始食糜糲如禮以
哀毀連續罹疾旣疾而猶強自勤於喪以故疾不得瘳而卒嘉慶
三年五月初十日也元習之學以朱子爲宗凡先儒講說其義有
與朱子異者必排之初定嘗取勉齋狀朱子之文日玩誦之以爲
己法元習甚稱善及與之講論聖人之經則所見又或不敢盡與
朱子合元習拂然曰不從其言而能行其道非敦所聞也性剛直

不事矜飾亦不肖爲令色諛辭以取媚富貴人意以故解所合督學使者趙公佑素以嚴毅莅諸生不可輒撻之嘗視學至徽州坐明倫堂命元習說四子書元習固持朱子之說至與學使爭不少挫當是時天下士習亦少凌夷矣非中心悅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其能不震懼於威武若此哉元習襲語定曰士克超然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不爲區區權勢所動矣其元習自謂乎元習幼與同縣程君昌期應有司試邑人譽之曰兩神童其後程君以一甲第三人官侍講學士而元習僅得薄食廩餼以終若此者皆無足道子獨悲元習之毀未嘗過禮之中制而竟殞其軀竊恐忘天下孝子之心士習之偷不但在得喪禍福間也已元習之卒也年四十

有六配胡氏繼配吳氏子三女二皆幼其弟將以某年月日葬元習於某山之原而請銘於予銘曰
嗟今之人喪其服兮不喪其心君性豈異人兮毀獨深毀獨深兮毀且死然而鄉邑到今兮稱孝子

右墓誌銘吳定撰

葉元習名敦欵人有志節少補諸生言行一以朱子爲法督學使者仁和趙憲副佑待諸生嚴甚小不稱意輒詬罵一日按視徽州坐明倫堂命諸生說四子書元習挺然直上督學厲色以辨難至五六不屈督學怒及試故欲求其文之疵而不得也先是休甯戴庶常震倡復古學朝廷開四庫書館海內績學之士萃於京師

皆翕然以庶常爲宗適庶常纂修館中以勞卒喪歸同郡先達議
以其主配享朱子元習以諸生力持不可且謂庶常說經盡與朱
子反生則背之死不宜配食眾不能奪其議遂廢後元和徐學士
頴視學安徽親送庶常主入朱子廟庭時元習卒已若干年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勞潼

莪野先生諱潼姓勞氏南海人世居佛山曾祖朮歲貢生官瓊州
教授從祀鄉賢祠祖仁歲貢生官乳源教諭事繼母以孝聞父孝
輿一字阮齋舉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出宰鎮遠卒於官先生幼聰
穎母談太孺人常於榻上口授毛詩輒能成誦爲諸生以毛詩應
試兩薦不售或勸其改經先生曰吾不敢忘母教也乾隆乙酉科
以第二人冠其經丙戌應禮部試不第座主盧紹弓先生視學湖
南招之往至冬乃歸談太孺人思念殊切抵家時漏三下跪太孺
人榻前太孺人且泣且撫之曰其夢也耶先生悲不自勝自是不
赴禮闈侍養十有六年而太孺人卒先生旣家居奉母絕意進取

遂毅然以倡明正學利濟鄉黨爲己任其論學也以窮理篤行爲的謂學者能由一此上之可至聖賢下之亦足寡過若遺棄事物以求靜虛必至放逸恣肆流爲無忌受學者歲常數百人立學約八戒約七日苟犯此者勿入吾門又以爲德不本於孝則非德教不本於孝則非教故每歲授徒必先講孝經而後及其餘又以人才之壞由於師道之失師道之失由於養蒙之無基作師鑒及訓蒙論以勉世之爲蒙師者嘗曰今人登科第不必謝其師之功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則當咎其師之過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嘗曰子弟從之則富貴利達哉其立教如此初佛山合十堡立社倉發倉之銀例貯官庫出入胥吏百弊叢生九堡患之

遂棄而歸於佛山且約曰甯朽腐必勿發戊戌大饑先生議捐振且出粟平糶眾持不可先生曰積粟以備荒也若棄而不用何以積爲爭之甚力卒出之而米價頓減丙午丁未歲再饑仍出粟勸捐不足則議於佛山鋪戶取其租二十之一得數千金糶於西省乞上官免稽覈銀米之數而知府張公道源陰遣人覘之見在事諸人儉於自奉而規畫有法則大喜更捐俸五百金助焉所活無算乙卯又饑餓而不害皆先生力也先生復憾先事無預備之策臨時補救所益無幾宜立義倉名隸於官事理於民司事者公舉一年而代無得擅借升斗歲羨所入以糶穀毋貯銀侵漁者罰之所以矯社倉之失也請於上官皆曰善又念佛山水道壅塞作清

浦管見一篇大略謂清浦之利有四曰備旱潦曰利舟楫曰除癘
疫曰資防禦反覆千餘言上其事於督撫皆報可且議鋪租之外
復益以田租亦二十取一如捐振例工費具足會有撓其事者先
生以桑梓之利垂成坐廢扼擊久之自是積憂成疾談太孺人之
卒也先生哀毀骨立柱而後能起家人或失先生所在於殯所覓
之則已慟哭失聲矣太孺人性嗜禾蟲醢及鱮魚于其後偶遇二
物輒流涕又痛阮齋先生歿時不得躬視含殮故以莪野爲號其
自序孝經考異選註曰年來風木久悲迴念平生子職之虧無從
追補故勉輯此書俾後生輩有所觸發早供厥職勿如予之抱憾
終身也讀者皆爲流涕嘉慶辛酉春先生生病甚一日顧家人曰吾

病縱不治幸兒女皆侍側亦復何憾獨痛吾父歿時子女四人無一在前者甚可哀也因伏枕嗚咽尋卒先生立身狷介非公事於當道不投一刺當其持正守義強毅之氣見於詞色及接引人物則和藹可親煦煦然惟恐傷之也自奉甚儉布衣粗食終其身少以六事自期曰傳先集葬先墳建宗祠濟族人定世居報知己後乃語所知曰諸事皆次第就理惟報知己有所未盡或曰君於馮潛齋廬紹弓兩業師皆視猶父潛齋先生晚年供給尤至甯不足以報知己耶先生曰是報恩耳非報知己也師所期於余者在立身行道之大節豈茭茭於有無緩急之際耶所著書已刻者四書擇粹十二卷孝經考異選註二卷救荒備覽四卷四禮翼一卷人

生必讀擇要四卷荷經堂彙四卷未刻者與觀錄朱子學粹追慕
繼志編養正編周易擇粹呂語擇粹先正格言名論拾遺讀史隨
筆古事拾要藏於家子五作棋作楫作相作幹作椿

吳應遠曰遠兄弟皆從先生遊見其純孝性成終身如一日嘗言
後世庠序之教不能如古所恃以善民心者惟在重小學三代井
田之法不可復行所恃以活民命者惟在謀積貯故平生致力在
此兩端嗚呼先生雖未用於時而所裨益於世道人心者亦已大
矣竊謂宜奉木主於鄉賢祠使後來者有所矜式不揣固陋聞取
其嗣君所爲行實編次爲傳甯詳毋缺俾後之徵文獻者有考焉

右傳吳應遠撰

按勞先生
字潤之

我野嘗言讀孔子書得一言曰務民之義讀孟子書得一言曰強
爲善而已矣讀朱子書得一言曰切己體察

右魚山文集張維屏錄

方載軒

載軒方先生既沒之六年將葬其子亨衢走書狀京師屬予誌墓先是嘉慶乙丑亨衢計偕來京予見於旅次端謹樸茂始識異之以爲其來有自旣而以文相質并出諸父月川公坳堂文彙求序予以是得窺其家學并識先生爲學與行之大略今讀來書展狀憬然益想見先生之賢爲不易及矣先生諱某字載軒世居彭澤太平鄉祖諱某邑庠生父諱某候選從九品先生少穎異十歲能文十四歲而孤母宋太孺人督教之先生用是感奮雖少卽自勵高其志願屢試不利乾隆丁酉補邑博士弟子十與賓興薦不獲解潦倒諸生中三十年先生爲學治根柢不事科舉速化讀書必反

復其所以嘗謂六經之理自在吾心吾心不求所以自得徒執前人成說與耳食何異沈潛宋儒諸書尤喜道陸子以爲獨得大本與從兄月川公俱以學古行道爲事暇卽過從講習亨衢兄弟先後相繼就傳趨庭指授文藝之外必諄諄於謹身寡過之術生平無他嗜好得異書輒喜家有高樓貯書數千卷經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雜家言略備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著有淡泊堂文集性敦厚沈靜有養獨坐一室不妄交接人非應試不至城市接人恂恂然無疾言遽色處家儉約以其餘濟人歲稔出藏穀減價平糶丙寅疾革時邑里亢旱命諸子所貸粟勿收息貧不能償者券焚之噫士於今日學與行之際難言矣若先生者使其得遇於時

行其所學以致其用固何如而乃坎壞堙鬱終老牖下噫此亨衢
之狀所爲噉泣也然以吾觀往者獨行履道之士若王彥方黃叔
度之流類皆無所施於世而潛德幽光其所以被當時傳後代者
又何如也若先生者其又奚憾歟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
月日配楊孺人子四長印元邑庠生次會元次亨衢嘉慶戊午舉
人丁丑進士次亨泰邑廩生長孫豫徵印元出印元會元豫徵兄
弟父子相尋卒先生痛之遂得疾次孫芝生樹生某出皆先生沒
後生茲於嘉慶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向謹據來狀誌其略并系
以銘銘曰

見其子知其父臆其行抗諸古江漢之濱兮彭澤之澣以固其藏

何以永其祜

右墓誌銘程同文撰

秦鳴雷

秦鳴雷字震宇江蘇無錫諸生少以孝稱私淑外祖王繩曾得儒
先一脈弱冠避疾枯坐玩易以己意參爻象經年學大進嘗言以
心持心則不可以心持志則可以心營心則不可以心營意則可
以心攝心則不可以心攝情則可吾儒存養宗旨如此其治經不
偏主漢宋諸儒傳注著有易玩讀易質疑書質疑詩測詩存春秋
抱遺禮液周官粹義瑤石山房詩文鈔史雋等書

右傳楊熙之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370

李國鼎

李君諱國鼎字玉璜號渭溪善化名儒明軒先生曾孫也以嘉慶
戊辰某月日卒年三十有五將葬其孤忠儀銜太祖祖父母命來
告謂余知渭溪乞志其墓垂涕請不獲讓乃撮其梗槩書之君性
純明上承累世詩禮之訓且習聞曾祖正心誠意之學故處庭聞
以孝敬稱與人交至性肫篤無飾詞宗人暨里黨咸欽重之嘉慶
辛酉補弟子員已發篋睹明軒先生昔時精研濂洛心性之旨喜
曰道在是矣乃棄時藝益潛心體玩有議其迂以告余者余曰渭
溪有志於道豈惟役役科名哉且子獨不聞明軒先生嘗以鄉貢
士講學嶽麓乎當是時海內名賢若方望溪韓慕廬諸先生輩莫

不馳書道敬聞風諮訪嚮非以先生蓄道德而湛經術安能俾四方英傑傾仰若是乎渭溪志先人之志而學其所學也固宜逾年學益進與人言皆娓娓見道語及卒吾黨哭之慟歎曰使渭溪更十數年不死克紹先業著書以明道亦未必不見稱於當世有道君子也今乃不永其年以卒嗚乎惜哉配康氏子三長忠儀次忠倬次忠仕君卒始生以本年某月日葬本邑某山之原銘曰山之阻兮子之室閉千秋兮去白日涕鳶魚之飛躍兮駕雲車而往質藐世俗之青紫兮侈生花於夢筆形旣殞而靈存兮信春華之與秋實詞刻石以永貞兮利後人其安吉

右墓誌銘陳士杜撰

吳定

吳定歙縣人舉孝廉方正敦品勵學與桐城姚鼐同受古文法於劉大櫟尤相友善定論文嚴於法節每爲文示定定所不可必盡言嘗竄易數四猶以爲未協必得當乃止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集中所論冠婚喪祭諸作節以爲皆有益於風俗人心云

右 國史館本傳

今上御極之元年詔天下州縣所在各舉孝廉方正歙士大夫以吾友吳君澹泉應其邑同舉者金先生樞程先生孫田皆人望也而學行純至無毫髮遺憾尤推吾澹泉澹泉姓吳氏名定字殿麟

澹泉其別號也。祖某有隱德，不仕。父闕，諸生澹泉生，有異質。年數歲，卽以聖賢自許，稍長，居母喪，力行古喪禮。父時遊豫章，以書戒曰：「吾老矣，汝生又羸弱，汝過哀毀，將不爲我計耶？」於是乃一食肉。父晚得未疾，左右扶持，與同臥起者四年。及卒，哀慟悲泣，未嘗見齒終喪。如一日嘗慨喪禮之廢，自父母喪外，凡處期功緦麻，以及師弟之心喪，皆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爲學刻苦無間。寒暑天下，儒者方尊崇漢儒，謂之樸學，置宋儒不道。或且反肆詆毀澹泉。於漢唐注疏無不精討，而於宋之大儒，步趨尤謹。兩淮鹽運使朱孝純，子穎，同門友也。尤重澹泉。澹泉居其幕最久，讀書論文而已。孝純欲餼金以贈，輒謝去。馬中丞慧裕、康方伯基田先後以禮延。

聘又皆以微故拂衣去論者或謂其太過弗恤也生平著述窮極
理要所著周易集注會通全經融萃漢魏唐宋諸儒之說必求合
乎四聖人所以立象垂訓之意而止大學中庸訓釋亦各有心得
古文宗司馬氏旁及先秦諸子其閒言命言性言中言權言禮經
諸制尤有以闡明先聖之微言而補儒先所未及詩不多作然原
本騷雅視盛唐以下蔑如也澹泉狀貌不踰中人而嶽嶽自立近
代儒者制行慕湯文正陸清獻說經取李文貞而詩古文辭則得
力於海峯劉先生友朋閒相知之深形跡無少閒者桐城姚比部
鼐泰興任侍御大椿而於灼尤待如性命其切劘更至澹泉之卒
也比部既爲之傳而其孤復以銘屬余嗚呼余忍銘吾澹泉耶遲

之又久乃和淚以爲之辭且以傷澹泉僅舉於鄉而未大其用又以幸 國家大科之設之果能得人如澹泉其人者也所著周易集注八卷古文十二卷五言詩三卷經藝一卷門人鮑詹事桂星刻於京師大學中庸訓釋未刻藏於家澹泉以縣學廩生舉嘉慶元年孝廉方正授六品職銜又十三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子四人長邦俊附學生次邦佐廩膳生次邦儒次邦任捐職監生孫六人將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葬於邑西茆田里黃荆山之原

銘曰

何聖賢之不可爲驚於外者泊也孰聲聞之皆稱情君獨完其實也言則古而行迥之皜皜乎其明於星日也厚自期而亦以期予

屢有以發予之廢疾也乃君逝而予獨存嘻其何以爲質也望紫陽黃羅之故墟忽不知涕洟之橫溢也石齒齒而松丸丸更千百年其安此室也

右墓誌銘王灼撰

先生諱定字殿麟號澹泉欽巖鎮人曾祖文瀚祖正通父闡俱有隱德先生之生也母程孺人夢遊宮殿見麟覺而產男故名曰定字殿麟幼而廉介稟性過人六歲時同產之姊適人壻來反馬出白金爲相見禮先生羞忿面發赤擲之於地而去長老皆曰此子後日必成廉泉讓水之名甫入塾卽慕聖賢之學喜誦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以自警十六丁母憂居喪不食肉不飲酒未幾疾作

時先生之父客江右年五十僅一子慮其以毀傷性也乃以書諭其食肉不得已從之然終身以爲恨幼時多病母保持懷抱盛夏未嘗揮扇故其居母憂也亦三年不持扇以報之十八服除娶婦而是年父得末疾荏苒牀褥者十有七年左右奉侍曲盡其歡及父卒毅然行古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二十七月中如一日焉先是桐城劉海峯大槲爲黟縣教諭以古文名家先生受業其門海峯歸以侍父疾不得往父歿時命其渡江卒業旣小祥援朱子居葺齋吏部憂遵遺命受業於劉白水胡籍溪之例遂往從之遊未而月念几筵缺養不安於心復回里除服而後往平生篤於師友之誼師事者凡三人其歿也皆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者三

月而事劉先生最久故持心喪亦最久云門人何生秉棣以一夕之疾卒於館惜其賢亦爲之終月不食肉不飲酒不入內乾隆丁酉九月學部試新安例得各學選拔一人貢京師時先生文名日起有聲膠庠以八月遭下殤子喪不與試同學或譏其過情先生曰古者大功三月不從政宋制總麻不得應舉今者渴葬之士未乾而願亟亟進取競得失以求一己之榮吾不忍爲也尙書曹公秀先與先生之父爲金石交屢致書促其入都筮得遯亨小利貞之詞遂不赴有索所著詩文攜入京以邀譽於名公鉅卿者堅不與兩淮鹽運使朱公孝純刻海峯文集延主校讐之役是年八月鄉試朱公屬兩淮徽商齋白金爲先生贐卒不肯受晚歲家居貧

國朝書目卷之四十二
三
實愈甚而好學愈篤嘉慶丙辰 制科保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其
名上固辭不許授六品服人以爲是科名實不愧者先生外數人
而已所居紫石山房終日端坐其中精研六經四書之蘊而於易
用功尤深嘗謂易之初象而已詞明象象明意意者何道也漢儒
玩象而忘意魏晉以降又苦象之煩而索聖人之意於冥冥之中
均爲失之沈潛玩索三十餘年成周易集注八卷學詞章於海峯
之門得其神髓著有紫石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卷門人鮑侍
郎桂星爲付劄劄晚年著四書集疑一書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六
嘉慶丁丑山左賈宗丞允升視學安徽徇多士請以其主配享紫

陽書院

論曰喪禮之亡久矣士大夫斬焉衰經之中而食肉飲酒無異於常人期功以下無論也先生篤於至性明於禮意自父母之喪以至總麻殤服一以禮自防可不謂古之人乎新安故多績學之士若休甯戴庶常震欽金殿撰榜凌教授廷堪皆博聞強記著述等身求其篤本根嚴出處慎取予有宋理學之風如先生者蓋可多得哉

右傳夏斲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學古 李家雋 潘興祚

唐學古字荆園湖南零陵人嘉慶中歲貢生弱冠卽食餼試輒高等晚獨有得於安溪李氏之學學使張姚成姚頤皆心賞之散文有歐曾法郡縣諸碑記多出其手著荆園雜鈔天性肫篤母蔣嬰沈痾焚香祝天願以身代翌日卽瘳人以為孝感道光初選桂陽訓導以母年九十辭不赴少後有李家雋字千之甯遠增生少承父訓居常以誠敬自持刊傳 國朝正學三子書五子近思錄四書反身錄李二曲集與會稽宗稷辰武陵楊大章道州何紹基友善壯遊京師徧交當世賢雋學益精深道光壬辰徭變募鄉兵堵禦地方恃以無恐授六品階未幾卒潘興祚字孝橋平江歲貢其

學窮漢宋之源流精研義理旁通訓詁而壹以朱子爲宗著四書章句集註補舉楊慎毛奇齡閻若璩戴震等所疑議及安溪李光地雖宗朱而於大學古本猶有異同者一一明辨之以見章句集註之確不可易子傳標邑諸生以遺書呈學使岳鎮南院長賀熙齡龍瑛爲序以行世

右傳李元度撰

按潘孝橋先生又著有至聖紀年一卷

潘德輿

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文章清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挽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於先生宜乃相與歷牒郡縣吏達於撫部使者以疏聞於朝天子喟焉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亮彝亮熙敬謹奉先生神位晨入於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生髦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成列神主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擁庠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學成而不遇於時卒享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於先生也先是十餘年

先生之弟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頗求當代能言之士狀先生家世年壽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眾命一同曰夫士蓋棺論定今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於鄉里名聞當展可謂光大矣既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關如後死者之責也一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填之後高祖常度隱居易代之際曾祖建武祖兆賢皆邑諸生考宗盧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聚於盧蓋晚而生先生盧孺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而哭之母食乃食既卒哭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牀下既而割臂肉以進訓導君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

游臻大故而王母金猶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斂以至及哭事求合於先王之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儼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官廬州及陳畱者於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教誨於族戚之孤貧無虛日而已恆蔬布不屬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淮郡自邱氏張氏阮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端公李尙書用大科致通顯文端尤以詁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於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童晚出一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旣而屢困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

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
其說經不祖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身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
空虛元渺爲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
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
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
治者也其爲文章入幽出顯沈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二
而後領一解以貢於京師至則與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
之真亦陰以覘氣運之贏縮衰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
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於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宜黃
黃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枋

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訪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誦聞記以期侷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人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建甯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欽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劇切盡當時之選矣要皆用文辭詩歌相推厭至於先生深心大用尙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望於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清剛大節爲世名臣於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

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駕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養益純和順之氣布於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判斷大事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窾會平其牙角聞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澗河上下游居民萬家用異議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心感孚於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宰相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容言笑以靖中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所設施而空言之垂於世祇於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書尊而信之以

視夫元虛穿鑿靡心力於無用以取世資者其關於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誠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後先生十七年卒亮葬邑廩生亮熙郡廩生女三適鮑掄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寯亮弼

出蘭實蘭同亮葬出蘭璘蘭華蘭章亮熙出先生始以歿之年十一月葬郡城東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於車橋陳家河北岸史孺人合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誠力辭哀輓墓志誄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尙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於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右行狀魯一同撰

朱文炆

先生先世清瀏人也乾隆初曾大父來長沙遂家焉姓朱氏諱文炆字慎甫弱冠時父朗齋久客於外貧無以養賣卜於市又自號伊蔚子先生生於乾隆戊申某月日生之夕母夢月墜入懷中寤而先生誕周七齡猶不語一日與羣兒嬉戲仰視霄漢閒恍若數十衣冠者流結隊走遂驚而語就塾師授經甚穎敏年十六棄舉子業篤志性命之學竊聞先生嘗有言曰讀書所以明道也世未有不通四子五經而能明道者亦未有不明濂洛關閩之道而能通四子五經者四子五經猶鎖也濂洛關閩則開關啟鑰之書也先生於前代及熙朝理學名儒諸書靡所不讀而要必以宋五

子爲依歸其讀之也熟其思之也精其辨之也明其體之也切是
以於聖人之道獨於諸儒爲深造焉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敬爲
宗以精義集義爲程途以明體達用爲究竟嘗謂易翼者內聖之
書也學而不明乎易欲以遽窺斯道之全體不可得也蓋自幼卽
好之歲月研摩由孔子而上溯文周由文周而遠窺羲畫由羲畫
而探源河洛靡不剖析精詳而足以盡發前人之藪又謂春秋者
外王之書也學而不通春秋欲以遽極斯道之大用亦不可得也
惜乎說是書者多鑿耳由是博考精思乃能於諸儒傳註之外獨
窺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旨又謂前有孔孟卽有釋老後有程朱卽
有陸王吾人爲學第一要別清塗徑塗徑不清浸淫乎異氏而不

自覺故凡浮屠老莊以及陽儒陰釋之學靡不有以拔其本而搜其根又謂性道學之本也經濟學之用也學而不博亦有難以言致用者故凡天文厯算律呂方輿以及諸子百家衆技之長亦靡不爲之究極底蘊而區其或得或失或異或同之故是以其爲學也貫徹天人淵深浩博無涯涘在當世鮮有能知之者而先生亦以道自樂初無暇求人之知也先生外和粹而內剛直居恆言必信行必謹視聽必以禮終日振襟危坐雖盛暑未嘗肉袒雖造次顛沛未嘗疾言遽色或偶有過失則返己自責終日不快憂常見於眉睫之間其事親也心愛而氣和色愉而容婉尤能先意承志以喻親於道及其居憂之日思哀思敬蔬食三年其事從父也事

之如己父從父方病革時未嘗同居凡飲食藥物躬自調治奉送
隔數里許日輒往返五六次月餘從父沒兩足爲之潰爛血淋漓
幾不能臨其棺以俟其窆其交友也不苟同不立異故雖有不滿
於先生者終亦自知其非而交好於先生其與人也寬而恕坦而
夷故雖傭奴孺子莫不知有先生而愛敬之其樂天而知命也雖
艱難萬狀從不以告人聞有知其貧而遺之以金者輒卻而不受
嗟夫夫苟非知之真養之粹而行之果其孰能與於斯哉道光癸
未先生奉母往楚北省父遂居於北數年壬辰春奉老父母以歸
居數月丁父艱家計益窘甚無以養母服物書籍典質一空戊戌
五月復奉老母之北依故友胡君實堂以居甫一載己亥秋九月

忽寢疾數日而歿歿年五十有二胡君爲之具棺殮殯卜地武昌之南郊石牌嶺下葬焉越二祀老母亦相繼故並葬之石牌嶺下與先生上下其棺以爲塋此皆胡君一人經理其事可謂不忘平生之言作事有始終者嗚乎真不愧爲先生之友矣先生生平所著述有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中庸箋玩五子通錄即見心錄聖學罪譯諸書從不輕以示人歿日胡君請其遺槩於母僅存易圖正旨一卷五子見心錄二卷從學劄記一卷序說書記若干篇其餘皆亡失無從究詰嗟乎先生之言皆微詞奧旨而竟不獲槩傳於世嗚乎可惜也寅之知雖不足以知先生然旣重先生之學行烏得不爲先生傳之今謹誌其梗槩如此

右傳蕭寅顯撰

朱文炆字慎甫湖南瀏陽人天資穎異篤志性命之學以宋五子爲依歸嘗曰讀書所以明道也未有不通四子五經而能明道者亦未有不明濂洛關閩之道而能通四子五經者其學以誠爲本以敬爲宗以精義集義爲程途以明體達用爲究竟後益殫心易象春秋謂易象內聖之學春秋外王之書學不明易象無以窺道之全體不通春秋無以極道之大用由是博考精思能於諸儒傳注中上探聖人作經本旨又凡天文麻算律呂方輿及諸子百家靡不究其底蘊而區其得失同異性至孝省父武昌與江陵訓導胡大章監利王柏心友善繼奉兩親南還遺以金不受及居父喪

哀毀蔬食三年善化賀長齡聘掌書記以母老辭後家益窘復奉母之鄂依大章以終著述甚富

右傳李元度撰

諤廷昔赴秋闈與瀏陽朱慎甫文林締莫逆交縱論古今間出所學相質證竊佩其品之正學之醇識之卓謂異日紹洙泗之薪傳稱洛閩之嫡派者微慎甫其誰願慎甫久謝舉業樂道甘貧而蒙也逐逐名場每旅鐙相對別路懷思輒如醉如癡不禁愧汗漑漑也嗣聞慎甫奉母省父於楚北諤廷息影巖阿窮經鮮獲踰三十載音耗杳如忽門人省試旋攜慎甫遺著始悉其歸道山書賴友人付梓以傳衰年幸覩喜較面論者益進裨我良多又未嘗不惜

散佚者之不克全見也爰取唐君敬楷序錄示學者俾端祈嚮焉
序曰理天下萬世人心之所同具者也其致知主敬存省克治諸
課程亦天下萬世學者之所共由也人病不之求耳求之於周程
張朱以前難求之於周程張朱以後易暴秦焚經阮儒孟子之緒
幾不續矣天不欲理之不復明於天下也千有餘載而寄其傳於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大賢朱子承之而格致誠正之功永昭著
天下天下有求是理者循朱子平生講論之次序未有不見之明
而致之極者也然至今日異端惑其聰俗學奪其志故訓詞章紛
其旨趨父兄沮之師友嗤之僕從去之膠庠學校屏而棄之初固
不欲求即求而未能達得而仍反其故常理於是乎不可見矣天

下人皆謂理不易見將並敝廬窮巷中閤修真積實見此理者亦且等閒視之謂爲枯槁人爲寒酸子而理遂爲天下裂嗚呼慎甫朱先生之不見知於天下也豈足怪哉先生年十六卽爲求理之學非有師授也皆於宋諸賢遺書得之其窮之也切其辨之也明其守之也堅其存之也密見之於行以此見之於言亦以此凡所著書以及與人問荅隨事紀錄無非此也事親孝交友信爲人課讀必端必正理足故無不敬也余以此理望天下之學者久矣得毋有慎甫其人者或藏於山或隱於石猶有待而出邪是未可知也

近見曾滌生閣學序日淵陽朱君文林所爲書日易圖正旨者一卷日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日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楠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

國朝書目大綱卷之八十一

二需行十八

三

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
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
張朱之書爲世大詬聞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
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益其鄙陋不肖者
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
絕眾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入以爲養養則獨
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
腆身有飢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析名梳文
櫛字之學者足以傾賊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
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繩過無
小克敬以裕閭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
牽於眾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
諸編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
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
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既受讀終
篇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受業蔣仲官附錄

右儒粹段諤廷撰

許魯

先生姓許氏諱鼎字子秀號玉峯晚年更名魯上世明嘉靖間由休甯遷桐城五世祖元英有學行曾祖凌雲祖尊星皆有厚德父諱懋昭篤孝力行潛研經術著六十四卦會圖詩文集學者稱東山先生先生東山先生季子也幼有卓識嘗讀書金縢篇疑注疏多誣謬著周公遭流言說千餘言及長工詩善書能文章時人多傾慕先生亦以自豪東山先生慮其流爲名士授以辭文清讀書錄讀之由是奮然有求道志詩文書法淡然寡好矣年三十不遇遂欲去舉子業東山先生欣然許之是時學者多汨於記誦詞章科舉之學獨先生朝夕兀坐一齋俯讀仰思以考求至道爲務語

默動靜必中矩。幾人咸迂笑之。悅之者東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力學之初，專精致志，茫乎其若迷。久之而後豁然存養，省察極其嚴密，慎獨誠身，表裏無間。嘗愛謝上蔡云：克己宜從難處克，因思未能寡慾，何以入道？當先克去之，因窮嗜學不忤，不求雖當極困，無所動其志。嘗書元儒清苦守節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二語於坐側，置陋室纂鈔一編於漢唐宋明以來碩儒名臣論學論政切要者，必錄之。著正志錄、正學錄，以自抒其心之所得。其大旨有曰：體天道以垂教，其教正二帝三王孔孟程朱皆體天道以垂教者。也。何謂體天道？人倫日用各盡其善而已。又曰：儒道一王道也。王道一天道也。天道不外乎人心。又曰：儒者躬行順日用之常考道。

極治平之業又曰儒者有轉移風俗之具不因風俗而轉移又曰道無隱顯無窮通故君子入虛如有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論學有曰復性之功窮理爲最先慎獨爲至要又曰崇老佛慕空寂異端也矜科第溺文詞俗學也必讀書以明吾心之道義修己以全吾性之倫理又曰學當極其規模之大盡其學養之純又曰易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學者須常存此意於心較量顯晦便非爲己之學又曰知道不可須臾離則分陰不容不惜矣能慎獨乃爲能惜陰其論教有曰初學事事必教之務實以涵養其本原久則聰明自出才智自生若以機巧外飾導之則人欲日肆天理日消有聰明亦必塞有才智亦必小誤人不亦多乎又曰賢

人守其分而已聖人安其分而已返乎性爲君子溺於情爲小人性情合一爲聖人又曰生今之世不患道不明惟患道不行有能苦心極詣窮理致知盡日用當然之則以求全其本然之性專以躬行心得爲主明體達用爲學則庶幾乎豪傑士矣其友方植之先生見之稱爲純粹深通光明俊偉皆由本之躬行反身理會推見至隱學者讀其書玩其氣象不特由之可以入道亦可想見其爲人先生之學以程朱爲宗深惡近世漢學詆誣宋儒至陸王之學則取其長而防其弊嘗言陽明以朱子格物窮理之旨爲非專以致良知爲教亦得魚忘筌耳陽明未謫龍場前物無不格理無不窮至是乃悟天下之理卽在吾心而以向之求理於事物者爲

非不知理之全體統具於吾心而散殊於事物卽物窮理下學之功也悟天下之理卽在吾心上達之候也使向未嘗窮事物之理亦安有此悟乎又嘗謂陽明念臺諸公雖講學與先儒牴牾然皆實有心得其論學不可盡從其實行固可宗也蓋先生學術之正性情之醇如此故其事親誠孝孺慕終身母魏孺人病痿痺數年常在牀褥先生貧無以養授徒於鄉數日乃得一歸省親卽親滌中裙調湯藥永夜不寐侍於牀下夏則爲之扇枕席母命去乃潛立戶外不揮蠅蚋惟恐驚母聞呻吟聲卽趨至母卒以家貧斂薄痛自刻責居喪三年日食薄糜夜不張幕在家則寢於柩側時時長跪自罰遠館遇忌日必於中夜焚香長跪香燼始起終其身如

是事東山先生尤致愛敬自奉極人所不堪者館穀所入惟以養親素患痔疾館舍離家數十里十日必一歸省盛寒溽暑抱病徒行不自知其憊也年近六十色養如孩提子婦偶有不順者必自責以爲無身教生平不枉道徇人以供口體之養東山先生甚安焉人或諷之不聽也居父喪亦如母喪家人以年老敦勸惟進蔬食菜羹而已方植之先生以書慰問答曰某思孝爲百行之原人不能孝則雖審富貴安貧賤非禮勿視聽言動豈得爲賢人夏來夜不張幕聊以自責罰耳先生諭以陽明稍過卽私之語某豈能無私者謂爲不及則有之謂爲過則固無也時以兩親未葬爲憂乃竟遘疾而卒不獲終其所志疾凡二十餘日神清氣爽言動如

常朝夕奠猶躬親焚香稽顙沒前一二日病不能支而已遺命以喪服薄斂奠無用酒肉諸孤皆如其言先生氣質沈靜不妄言笑然亦不立崖岸平居端坐望之如槁木之枝及與之親則極其和藹應事接物安詳恭敬雖當倉卒無疾聲遽色或有侮之者惟反躬自檢不與校也不輕論人短然於邪正誠僞無不致察故人亦不能欺與人言依於義至天人性命之旨則必其可與言者而後與之言處宗族朋友中居常若無甚可否及遇事持正則往復論辨不少挫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於前世治亂興亡之故當時利病靡不考究然其論治必求不信於古不戾於今可以實見諸行而不爲迂執之談尤以窮理修身爲出治之本性不喜言果報嘗曰

望報而爲善是所謂爲人臣子懷利以事其君父矣虛衷取善後生小子一言可取亦錄之讀書有開發爲議論暢達簡明無枝葉爲詩歌皆本性情不事雕飾與人片簡隻字無非至性所流露詞氣肫然讀之如接其人誘掖後進無所不至然當正學久衰之後罕有樂從先生遊者故先生之學無傳焉宗誠童時見先生於里塾欽其氣象時與之親見正學錄一編請歸讀之年二十一始從學焉嘗以所著文呈先生先生云學貴優入不貴速成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又曰君子欲訥於言宜且含蓄閉戶就六經循環理會有得則記之可也又嘗寓書戒宗誠曰名之一字斷不可存諸心有意近名則雖視聽言動不愧不怍皆僞矣況虛名乎君子儒

爲己所存所發惟欲全其心性小人儒爲人所存所發惟欲見知於世毫釐之差天淵之隔可不謹耶又曰兢業之心不可一時少懈文王小心武侯謹慎願子時思繹之先生之甥劉元佐與宗誠交志於學亦請受業於先生先生喜曰無窮之業起於一念之志志立未可量也但志不難立而難久其進銳者其退速故宜主敬窮理循序漸進一日而存百年之志百年而如一日之心孟子云勿忘勿助長此爲學之要也先生於元佐宗誠愛之甚殷望之甚鉅雖當廢疾家人言及喜動顏色如疾去身方冀質疑問難底於有成不幸別未經年典型云祖宗誠家去先生六十里病旣未得聞知及歿元佐以書來奔赴而先生歎矣嗚呼痛哉時道光壬寅

五月八日也距生於乾隆壬寅正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一配陳孺人子二長澤咸次貞咸一孫尙幼先生之葬未有期與元佐約謀葬所元佐以行狀屬宗誠宗誠侍先生久先生言行多所佩記因序次大略以請傳銘於有道能文之士知非先生之志亦使來學有所則效而已

右行狀方宗誠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目錄

經學一

朱朝瑛

徐緘

陳明瑄

嚴福孫

嚴衍 談允厚

張次仲

郁禾

王宏撰

邱鍾仁 鄒旦

陸楣

朱鶴齡 陳啟源

蕭洪治 鄧可策

萬斯大 弟斯同

王爾膏

補錄

顧夢麟

王宏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經學一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三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一

朱朝瑛

渾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窳於易厯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瞭若觀火其時及門者徧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嘯落草至於易厯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

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
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
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
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
來有隔域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
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
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
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
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騶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

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藜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與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

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間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實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巽庵海甯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舉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巽庵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明萬厯乙巳九月卒今康熙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

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蕪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縣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在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注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巽庵老人

入室弟子削筆洗研俗儒心死濔海之學不得其傳封涇之原
此一綫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徐緘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午秋遇於撫州崇仁之東明寺君既徙去爲予止三日臨別約曰爲我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予離崇仁憶之寄以詩而君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敢當且中或過警軒冕中士念與之面諮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己酉秋予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於家正寢嗚呼哀哉君諱緘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舉子文爲雲門五子之一既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內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而君力反之一歸於正君出游所至飾廚傳爭相爲歡四方請教日益輻輳而君以塞傲未能委曲隨世氏昂且韋布

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忼慨以故人多媚之間有困者
宣城施少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爲今人所推少參獨重君雖少參
所爲詩文不下於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
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念少參軒冕士覘之而交
故久也自少參爲都官郎歷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
褻習之而少參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
沖舉餐氣吸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山人
游則盡得其呼噲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從衡嶽來止梅
市君旣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坐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瀕
洞有聲其骨節搖振珊珊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參書告君死次日

卽有人自山陰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燥急歸而癰發於尻
創癢不切其氣絲絲然從尾間來谷神浮游亦旣愈而竅肉呀呷
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爲郡中丞公愛重使二子從學故邀君家梅
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廉弟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
子絕矣君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尙書蔡傳詩集註春
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宋元
通鑑合國語章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
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
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

二十葉閱三年訖功其勤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辨而考
通曲引歷歷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
見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於正往與常熟錢宗伯爲論文書宗
伯曰少爲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爲文嘆曰子他日者爲李王
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
異而略指所以爲之心動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
言與近代剽賊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
宋景濂也於是始覃精研思學唐宋大家爲文以及金元元裕之
虞伯生諸家非敢矜矜以譁世也君覆書曰長者教思敢忘佩誦
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規樵秦漢爲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爲

質的則不然夫學無古今真與贗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嘏僅得形模故難爲耳若夫學大家則古樂之遞變者也三百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愚故可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夫真能爲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真能爲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贗者內不足故求類也若夫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爲惟聖人之文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卽國策史記誦於譚理濂洛關閩不善行墨今景

濂思起而兼之取理於程朱而按詞於遷固惘然自以爲古之作
者莫己若也而不知其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
蔽稍樵前古猶卓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蕭熱爛老生學究
振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
明矣遂欲縣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誠不能無少惑也且夫長
蘅若士之言亦安足据也君詩十卷文六卷已刻名歲星堂集其
未刻者藏於家君與蕭山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
抑之使重己故反激昂軒冕閒與蕃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穆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先生少負盛名祁忠敏公延之訓子所著經史傳注不下數百萬

言

右越風張維屏錄

國朝詩賦選卷之四十四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428

陳明瑄

陳公明瑄字君儒號念茲恭愍先生六世孫爲諸生介性清標壁
立萬仞好與人尙論千古每及忠臣義士則意氣激昂揚眉抵掌
至言及近今不平事則目瞪口噤填胷薄喉半晌不出聲耽嗜書
史朝夕科頭跣足坐臥一小齋剴心鉅腎研窮聖賢義蘊管疏注
五經沿流討源深造自得經歷春秋螢乾蠹老手自鈔膽蠅頭蠶
書篇帙積盈筐篋終未得付剗劂氏霑潤海內順康時時文猶襲
明弊佻僂剽竊翦紙花畫死水無裨性靈公深探洙泗濂洛之源
刊落時英典型先民以易學者耳目凡有經其指引者無不歸於
有成晚年兵火之餘衣帔綻裂兒女噉飢積雪拒門炊煙斷絕以

窮困終所著餘書亦散佚無有傳者

右傳洪若皋撰

嚴福孫

嚴福孫字祺先江蘇無錫人甲申後棄諸生專意古學幼讀老莊
楞嚴意甚善之既乃大疑務求正學苦心讀易積十五年著通義
九卷不徇諸家不爲僻解期明白簡當而後已又善太極大衍諸
象數之學時廢寢食而得其解爲易象圖義五卷

右傳秦瀛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嚴衍 談允厚

嚴衍江蘇嘉定人諸生專心古學讀資治通鑑探索忘寢食謂司馬光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國家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事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

三省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又謂周社雖屋秦命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被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時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考正遺漏又爲之序且摘通鑑違失若干事皆實事求是不可冒妄下雌黃其所辨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有益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三省以後僅見衍允厚

右 國史館本傳

嚴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厯中諸生與李流芳爲友流芳雅擅辭藻而衍耽情遷固有意述作年四十一讀司馬光資治通鑑旣服其事覈詞盈又病其於遺事軼聞甚多疏漏乃立志採纂與其友談允厚輯爲補資治通鑑以備省覽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尙書旣成以示人人皆不好惟縣人黃瀄耀大以爲善謂足踵宋袁樞通

鑑紀事本末並傳後世矣衍入 國朝優游不仕以老壽終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談允厚

談允厚嚴衍之同縣人衍補資治通鑑書爲之參校審定衍嘗謂之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闕漏遺違若干事曰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封王命相皆通鑑所謹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又摘通鑑違失十五事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

至元武門所謂南北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謂無尾禿髮傳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義熙十年已豫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在聖厯二年八月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厯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通鑑於聖厯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厯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張易之張昌宗

皆爲控鶴監供奉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璠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眾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紀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紀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璠通鑑先書張璠後書常璠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稚慕容

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
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
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通鑑謂
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
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沖之死則宋魏
史同辭奈何因模而並註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
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
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睿宗
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
偏獨伸謙讓實破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刪稱疾不朝

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不一而足且有一月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胡身之注誤允厚正之曰晉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王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鬢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曰孝伯何出此言

是誣孝伯也允厚未仕其名不章於時衍之書亦罕傳者故具錄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四

四

張次仲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帖短簷破屋皆捭數十年
之力曉風夜雨沈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
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見旨要諸家聽其散
殊不爲收拾元帖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
趙幟元帖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於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
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
雪元帖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
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
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帖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

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甯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某父某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投易八歲母密孺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臆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啟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判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

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隕郡邑之事章給事格庵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肖作一熟轉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已意足下亦有是言榮兩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於兩歧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槍皆精

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精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織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歎歎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僂民羣起糞埽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

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款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
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
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
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枵腹可
見列聖於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會
州塾師儲強不冝伏弇州臨卒欲聞殿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
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
也先生旣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
從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
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貢生晟庠生

臬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訥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
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訥龕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於海涯一
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舉復隨之維此十日畱以待義宋之
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郁禾

吾州自南郭西銘二張先生後邃於經學者有郁計登先生先生
嗣孫王竣與余交獲讀其遺書今以年月日葬於某地而乞銘於
余先生諱禾始祖某爲崑山州學正遂置籍其後散處於八邑八
世祖某自崇明遷太倉四傳而至先生之父諱藻字采臣好學能
文早卒時先生年十二居喪盡禮甫釋服爲州庠生試輒前列六
試省門不售甲午秋闈吳江令某君得先生卷以第一人薦與主
司爭不得因抗言觸主司怒置副榜第一庚子歲以奏銷註誤會
徵博學鴻詞中丞幕公欲以先生應而先生以足疾辭乃止又十
年所受知吳江某君爲御史巡江南欲攜先生至都入北雍而某

君未畢事卒於松江先生遂以布衣終先生之棄諸生也專肆力於古文辭著就正集雲坊集又嘗慨經學之廢漢唐宋之注疏集傳不足以發明經義著五經考辨一百卷十三經訂誤三十卷蓋經學自漢以來各守師說支分派別莫能會通至相爭訟如冰炭薰蕕之不竝立然平心以考互有短長未可任意軒輊也今之注疏蓋已專門之學而宋儒又參之以己見非無獨闢之蘊然較之昔人更加執一而未必其全是也明永樂中命詞臣輯宋元諸儒羽翼經傳者名爲大全而守其說者遂謂注疏之可廢不知注疏之與大全俱未足爲經學之已盡於斯者也歐陽公有言六經非一世之書則亦隨其人之聰明才力以自盡而已矣先生以不遇

之故而得自盡於經學焉世之惜先生者余轉以是爲先生幸也
昔二張先生以經學爲四方倡州之英俊無不以通經爲尙然大
約掇拾字句以爲制義古文辭之資而於經旨未能實有折衷也
惟先生與朱君明鎬發憤自任而朱君猶少撰述獨先生鑽研義
訓窮究根柢旁羅博蒐析歧歸正勒成一書其功更出二張先生
上余之以不遇爲先生幸者此也先生家本饒以孤子持門戶嫁
兩妹撫遺腹弟及交游賓客與吳司成梅村先生主吳中敦槃之
盟產日益落晚幾不能具餽粥然先生處之怡如也生二子皆不
育撫弟某之子某爲子已授室舉一孫矣前先生卒之一年天死
未踰月而孫又死是年母黃孺人亦卒先生以一歲遭三喪又遠

館崇明幕忽左足生一疽歸竟不起時康熙戊午歲享年五十有
七以序立嗣孫卽王垞也配浦氏文學某之女事寡姑相夫子盡
婦道撫嗣子嗣孫如己出後先生沒之三十二年而卒享年八十
有七與先生合葬王垞府庠增廣生能讀先生遺書者銘曰
經惟學源探之淵淵根幹斯一枝分條繁漢集康成唐崇穎達宋
有新安凌跨往哲綴殘補缺實賴後人因文析義訂譌存真矯矯
先生重任是荷塵利勢榮不顧而唾抱遺書者幸有嗣孫干禩而
下其人永存

右墓誌銘王恪撰

王宏撰

華陰王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儒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蓍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卽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祕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大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專爲筮著而設而大闢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右學案唐鑑輯

邱鍾仁 知坦

崑山邱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老不與試
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
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
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甯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
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所
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
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
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右學案唐鑑輯

邵坦

淮安邵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右學案唐鑑輯

陸楣

陸楣字紫宸江蘇無錫人幼孤露讀書雜棲豚栅旁志意感慨喜爲古文辭同邑朱旂見楣所作延譽於秦宮諭松齡得縱觀秦氏藏書自是北走燕趙南踰閩嶠其學益進楣於六經皆有撰述垂老作古今官制考未成而歿楣巨肩蝟鼻不知者以爲河朔信父也及門楊聲字清甫略能具體先楣卒

右傳素瀛撰

| DATE | DESCRIPTION | AMOUNT | CREDIT | DEBIT | BALANCE |
|------|-------------|--------|--------|-------|---------|
| | | | | | 180-458 |

朱鶴齡 陳啟源

朱鶴齡江蘇吳江人明諸生穎敏嗜學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盛行於世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 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嘗自謂疾惡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錢不虛誑人一語云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好問集後云好問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其言益指 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初爲文章之學及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勸乃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傳國語所載古法

皆言象也本義精矣而多未備撰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
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撰尙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指擊詩小
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啟源參考諸家說兼用啟源說疏通序義撰
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
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
以林氏注素之詳證參考撰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
二卷作於胡渭禹貢錐指之前雖不及渭書而備論古今利害旁
引曲證亦多初獲年七十餘卒啟源著有毛詩稽古編爲唐以前
專門之學

右 國史館本傳

鶴齡研思經義其邴邴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蟠冢漢源諸
辨多有裨於考證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陳啟源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善說詩朱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參正
之嘗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者爲
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於朱子集傳歐陽修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頗
爲釋其疑誤學者以爲勝於鶴齡通義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陳先生長發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

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橫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右學案唐鑑輯

蕭洪治 鄧可策

蕭洪治字自本湖南常甯諸生博學多才藝尤精易理吳逆之叛
道偽將造訪洪治夜指乾象示之曰天意有在若等徒自辱耳晚
築精廬覃思撰著以易之道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皆本於一
五一十作五十學易圖等書子致良字法和諸生傳其學又鄧可
策字遠功新化人入邑庠博洽多通尤精地志有式穀堂輿地圖
刊本自云彙經五易而後成督學潘宗洛見之以懸省門宜興儲
大文坐臥其下三日歎爲精覈

右傳李元度撰

萬斯大 弟斯同

萬斯大浙江鄞縣人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與陸符齊名詩兼史事甯波文學風氣泰實開之入國朝以經史分授諸子使從黃宗羲遊各名一家斯大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行荅應搗謙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覈根柢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後空談書法者殊然其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學斯大剛毅有守明臣張煌言及其父友陸符死皆葬之所

著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子經少隨諸父讀書黃宗羲移會稽證人書院於鄞申明劉子蕺山之學經侍席末與聞其教又學於應搗謙閻若璩中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修康熙字典工隸書著分隸偶存二卷

右 國史館本傳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尙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尙無定說易以

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
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
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
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
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
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
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
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

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
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
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
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
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
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
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
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
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

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閭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
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
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
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草各一卷其
閒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
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
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惟深
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
澹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
矣故後皆列之學官自箴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

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
誰爲流別余雖歎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
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
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
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
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
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
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
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始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

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譌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
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槃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
碑西溪之陟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出甯波城西門走三里許曰新河橋挈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
林墟墓之中老屋頽然有坡翁焉其先世食祿於有明其考名孝
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詣其諸子子各挾其文
章馳騁當世而坡翁以一再試有司不合抽身而退沈酣顛倒於
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奪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
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

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閒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攜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鈔雪纂書已等身辛亥遇火復理前塵不倦蓋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痺思通鬼神而尤邃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遇翁談禮則輟亂旗靡吳志伊記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當意不常意輒手鈔以去秦緡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然翁久於其中咀嚅涵泳實有所得非苟焉務口舌以爭雄長者其言春秋也一日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毅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嚴宜奉爲主一日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

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卽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於齊莊公年方十三沖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既長忘讐其符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

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則曰大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泰壇明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圓丘其官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卽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泰壇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嫡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

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面發赤或嚼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結納
賢豪獎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懽然居家兄弟怡
怡修輯譜系經紀祀事條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勳賢祠謁
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及
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醵金買地改葬南屏爲文記其始末蓋翁挾
其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
者往往可傳而翁所自喜願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
先是年之二月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跛翁卽真
不可無傳且引虞山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未遑翁屢相
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論曰翁今其跛矣哉翁身長不過中人而肥偉特異尋常豐頤順目聲撼四鄰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蹇蹇不良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跛翁自號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應之耶語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跛矣哉雖然吾子行跛然所著尙書要略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卽翁所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未嘗跛然則跛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右傳鄭梁撰

萬充宗名斯大鄞縣人早歲棄科舉業專治經尤精於三禮其讀書大指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

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註之失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
事原情定罪諸義例專傳者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有
異同左氏親承所見事多詳覈當以爲主論世者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別初未嘗以後起之匹
夫責已往之天子屬辭比事者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
形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
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原情定罪者
如魯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尙幼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
似賊之已討者及莊公旣長則書如齊書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
忘讐之責矣於三禮則有論郊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

服諸發明論郊曰郊惟日至一禮所穀不名郊論社曰大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論禘曰禘與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泰壇明堂曰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卽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圜丘同在三百步內非有兩地論喪服曰承重之喪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春秋初已成書燬於火復輯焉絕筆於昭公臨歿時猶惓惓季武子立後一事其精且專如是卒年五十一弟季野名斯同從黃梨洲講劉蕺山之學以聖賢自期非禮弗動治經亞於克宗而於史事尤精熟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應監修崑山

相國徐公肅聘欲薦官之力辭乃以布衣從事其在史館每諸公會講聽者常數十百人或詢以史事則曰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如其言閱之無一爽性不喜仕進不樂榮利見人輒以讀書勵名節相劇切好汲引後進惟恐不及焉所著書凡三十種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萬斯同

萬斯同浙江鄞縣人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從黃宗義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甯波有五經會斯同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尙書徐乾學撰讀禮通考斯同與參定焉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嘗

作明開國以後至唐桂功臣將相內外諸大臣年表以備采擇康熙十七年薦博學鴻儒科辭不就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元文爲總裁欲薦斯同入館局斯同復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尙書王鴻緒皆延之乾隆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依據鴻緒彙本而增損之鴻緒彙實出斯同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斯同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

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
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有以后屍誑其主
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刑訊苟無自焚實
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
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偪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
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斯同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
書勵名節相切劘年六十卒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八
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彙考宋忠義
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崑崙河源考河渠
考石園詩文集又若干卷其歷代史表稽考列朝掌故端緒釐然

有助史學又捫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儒林宗派自孔子以下漢後唐前傳經之儒及兩宋周程朱陸各派一一具列其持論獨爲平允焉

右 國史館本傳

李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旣沒
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
野與兄克宗最知名李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
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至京師
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其講肄惟
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

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較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朝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盤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

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

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
爲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
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搆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
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
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
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
滂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
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
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
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

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
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
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
死無子弟在側其史彙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迤邐轉軻於所屬
史事之大者旣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
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
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
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
闡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
其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

取正焉

右墓表方苞撰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爲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秦第八子少不馴弗有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忽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荅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

日始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於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坐先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隄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彙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其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彙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

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於經侍郎因請先生徧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聞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庵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甯人萬季野閩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

乞史館於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
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錢忠介公嗣
子困甚先生爲之營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先生未嘗倦也父
友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不矜意氣不事
聲援尤喜獎引後進惟恐失之於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躬行
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
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
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
明史彙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今其後人式微多
散佚不存者先生在京邸攜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屬錢翰林

名世以弟子故衰經爲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予入京師方侍郎靈臯謂予曰萬先生真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戴山證人之緒不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攻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爲太息者矣

先生之志姚人黃百家閩人劉坊吳人楊无咎皆爲之黃志最覈其後方侍郎爲之表則尤失考據至謂先生卒於浙東則是侍郎身在京師乃不知先生之卒於玉尙書史局中而曰欲弔之而無由其言大可怪侍郎生平於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爲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乃大疎忽處也又謂先生與梅定九同時而惜先生不如定九得邀日月之光以爲泯沒則尤

大謬先生辭徵者再東海徐尙書亦具啟欲令以翰林院纂修官領史局而以死辭之蓋先生欲以遺民自居而卽以在故國之史事報故國較之遺山其意相同而所以潔其身者則非遺山所及況定九乎侍郎自謂知先生而爲此言何其疎也

右傳全祖望撰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秦明崇禎丙子舉人至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

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
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
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闡誦尙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
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
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
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
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
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
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漏繼
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

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
才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
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
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
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
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
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
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
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

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
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
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致其事覈
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
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
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
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在於人者鮮矣昔人於宋
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
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
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

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請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

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
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
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
深於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
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
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
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
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子皆
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
緒史彙爲本而增損之王氏彙大半出先生手也

右傳錢大昕撰

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陵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斯同目擊其弊著儒林宗派十大卷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爲平允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王爾膺

王爾膺號止庵字襄哉掖縣人治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弼馬鄭之書亡於偽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鄭何爲主然後博考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斯可矣學者以爲知言

右事略李元度撰

三十一

三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補錄

經學一

顧夢麟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異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滄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

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
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
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
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
張天如以注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
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
生之名書者附注四書之上此如推麻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
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
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
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

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道于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投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

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厯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湄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略畵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眾矢俱指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煙霧以形取影虛齋之注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補錄

經學一

王宏撰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博雅能古文嗜金石成癖又通濂
洛關閩之學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並著有砥齋集諳前明
故實以博學鴻儒徵至京居昊天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
罷歸有疾臥述懷云盛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對策
憶劉蕡敢謂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猿鶴數聲聞歸關
中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潔樸無纖塵有獨鶴亭在華北與三峰
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與李因篤初不相識一日邂逅長安茶

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定交顧亭林徧觀
四方至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他邦所少華陰棺槨
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宏撰爲
營齋舍居之嘗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旣
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
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
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
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王士禎
曰宏撰工書法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有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
米元暉宋仲溫二跋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與唐寺石刻金

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沈石田秋實圖二物皆
華州郭宗昌允伯家物皆有允伯跋華山碑有虞山宗伯長歌卽
所謂郭香寮未遑辨者也又李營邱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
笑華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華水仙圖甚
妙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
詞亦嫻雅又嘗攜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未損本唐棣水仙圖乞
予作長歌同觀者施侍讀愚山也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又以
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寄予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
王子魚邢雲路說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長武人居河渭間早棄
情括以著述自娛顧炎武重之以爲吳中所未有亦秦士之高尙

其志者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四目錄

經學二

黃宗炎

陳赤衷

徐咸清

孫蘭

周範明

徐瑞星

王方魏 子祖修

邵泰卿

張弼

薛鳳祚

朱蹇翁

劉獻廷 陸邦烈

焦袁熹 徐庭垣
俞汝言

倪我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51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二

黃宗炎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三伯子卽
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
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
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略與伯
子等而昇岸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
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晝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戈前驅

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墟伯子西下海昌先生畱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巖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砦閒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尙書鄞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曰中等爲畫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既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一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而

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
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共事慈湖砦主沈爾緒又寄
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
未湛侯儲六雅救之而免於是盡喪其貲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
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
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賈值皆有
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
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愆蓋其好奇如此
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密授旣自放乃著憂
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

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偪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

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
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
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旣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
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
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
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
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
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
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
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

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麻法而設麻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

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閏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閏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閏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閏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

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

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祕在遊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謙謙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嘗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鑑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

不守嘆曰奪我希世珍天真足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
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繕澹歸徧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
也不爲雪庵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托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
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
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雜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
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
不被則此人閒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
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沈冤淒絕令人不能終卷晚
更類唐大似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
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

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揚
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
六書會通乃嘆其奇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厯四十四年某月日
卒於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葬於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
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
晦山柄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
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旣不可見而耆老凋
喪亦更無人能言其奇節乃略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幸
而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錮

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
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子
因令千人禱於先生之靈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
書復出以慰予耶其銘曰

逃劔鉞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陔野葛幾一尺兮猶能據皋比
以鏗鏗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玉笛之哀鳴嗟石函其竟安往兮徒
使人惆悵而屏營

右神道表全祖望撰

先生晚年賣畫浙西時傳黃高士畫爭購之

右姚江詩存張維屏錄

陳赤衷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徧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訾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閒甬上陳夔獻邦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

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克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滄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搯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

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
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
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
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婁淹星烏若然冰解歸而返求
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
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 廷試當是時 天子畱
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鎖廳
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
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
峯委心自昵公卿聞物譽川流願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

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瑣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並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己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七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助窘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鐙聚夔獻之家勢肺烹蛤蜊蔬椽雜陳以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

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歎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
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
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
風寒版築無夢赤梢鯉魚納之齋寶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
賜不稱官閣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陳赤衷字葵獻鄞人邃於經術新城王士禎嘗稱之同邑之舉人
董允蹈善古文辭又楊開沅字用九山陽人康熙二十九年進士
河漕利害頗所究悉著書未終業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徐咸清

君仲山諱咸清上虞下管村徐氏歷世以科目爲京朝官祖諱鄰萬麻王午舉人僦居會稽父大司馬諱人龍與伯父諱宗孺同母兄弟同登萬麻丙辰榜進士伯父還下管而司馬公畱會稽之稽山門家焉君生而慧一歲識字五歲通一經甫畜髮卽能以官監生應鄉舉入場有文章名仲商夫人者大家宰商公諱周祚女也國色與女兒蘇松巡撫祁公夫人俱能詩近世能詩家呼爲伯仲商夫人冢宰公還朝值司馬公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見君於官署而愛之許爲婚姻會國變司馬公以大司農起用被召中道旋返破產與兩浙巡撫黃鳴俊募閩左勤王不利南都建號者仍以

公與馬士英同掌本兵而公怒卻之提一旅歸與故總兵官王之仁屯之西陵名西陵軍 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潰司馬公狼倉走海上家人東西竄暨稍定而君方重病且以國難遘家難意托落無生人趣及行嘉會禮卻扇驟見商次人大驚曰吾以是爲王霸妻足矣乃就故居稽山門辟寢前廣庭構以藥欄設長筵當中發故所藏書散採之而對坐縱觀暇則抽牘各爲詩如是有年天台老尼從萬年來遙望見夫人合掌曰此妙色身如來也蓮花化生相好光明旣而咄喏曰善持之善持之幾見曼陀長人聞耶於是君與夫人約請各爲課程吾當著一書銷此白日而子且從老尼請發願寫妙蓮花經三部以延其年何如夫人然之乃復自揣著

何書吾研鍊經術久矣請合并羣籍而正定之以勒取其意與事之神世用者筮之得屯之五曰小屯吉大屯凶曰猶之屯爾甯爲其小者而已於是著小學一書博取揚雄訓纂許叔重說文以及梁顧野王玉篇并後儒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陸遵言切韻孫愐唐韻暨宋祥符景祐開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於是縱考十三經子史文集暨漢唐宋元諸大小篇帙元有繫於釋文者悉旁搜博採以正字義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文字而夫人齋蔬性不喜肉食至是斷之日給粥一資一盃一資金菊湯一資焚香滌指以辰申二時寫梵葉三番計三部合計所寫字二十萬八千有贏凡三年寫成會廣孝禪寺大殿工

級二目尊者君方外友也率僧眾披衣拜於庭乞施二部去供其一於殿極費閒周以朱木函而齎結之使風雨蟲鼠俱不得蝕而納其一於毘盧遮那世尊腹中綴以金銀寶珠而裹以錦絨搥鼓集大眾宣揚之其餘一部則送之天台萬年龍藏中以老尼從萬年來也康熙十七年 上開制科令京朝內外各舉郡縣有才學而堪與試者道府爭薦君君辭不得遂赴京先是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講查耳譌字何可用因啟奏 御前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譌之始至是應制科者紛紛至每至必合數十

人謁相公門下君進謁高陽相公徐詢曰察聲譌查有始乎在坐
無對者君逡巡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譌非察聲譌
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
傳山不茌槩卽槎槩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
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
曰察之轉則是又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復進曰
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卽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
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
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

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
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
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纒僅
義同也然而纒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財可纒則查可察矣高陽憫
然謝而起其後三相錄試卷糊名然終不用益都柑公薦於廷
上曰有著乎曰有曰何著曰資治文字資治文字何謂耶曰字書
也旁一相曰字書小學耳遂罷旣而益都擬再薦不得君曰小屯
吉吾向不爲大而爲小此屯也然而吉矣吾幸得歸矣初君到京
時益都相公欲館君於邸會邸客將滿中有一客鄉人也作字補
一書內有觶字註曰水雲角觶遂音妻而入角部或以問君君曰

呂覽曰水雲魚鱗未開角鱗也客大恨遂沮之至是欲再薦則同
舍者再沮之君歸而逍遙仍與夫人相對坐戀花觀書越十年庚
午七月七日微疾卒子東女昭華皆有才名越中閩秀舊稱伯仲
商夫人其後伯商夫人女有郝湘君者繼夫人起而仲商夫人則
昭華繼之既而昭華名籍甚過於湘君嘉興曹侍郎曰自左嬪蘇
若蘭後文章之盛無如徐昭華者昭華婿駱生名襄錦乃爲詞曰
平原康樂席世勳兮將率妻子居之吳市門兮閨戶著書其閒情
兮如何翁思復舉明經兮區區小學等曲禮兮食肉食肝不如歸
故里兮特負畚耜者非鴻妻兮老萊童鴻反比之荀倩兮七月七日
黃姑上天兮窺門虛左將駐此妙色身兮君有子過中郎兮千秋

西華縣志卷之四

三

之室堂堂兮

右墓碑銘毛奇齡撰

孫蘭

江都孫滋九名蘭一名禦寇明季補諸生後棄去於書無所不窺
尤精九章六書之學順治初西洋人湯若望以太常少卿爲欽天
監監正滋九從之受厯法遂盡通泰西推步之術著書八卷曰理
氣眾數辨疑糾繆又以中國土地在大國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不
推極之則狃於習聞習見而無以盡其變於是作格理推事外方
考證四論以窮極夫天地之所以始終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
生國所以建古今所以遞沿革人物所以治亂成古今凡三十二
篇爲四卷又推三光之變謂象懸於天無與人事而等字盈縮出
見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經同時蓆帽山人史炤作論以破

之曰日月之蝕自有常度雖禹湯文武之世有不能免故有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之文不聞紀彗孛於其時也昔者周成王開金縢之冊而致反風子產修弭災之政而消再火至於拱桑死星退舍堯水而奏平成之績湯旱而有桑林之應皆遇災恐懼修明政令責諸己而應自天如滋九言則火不能止風不能反桑不可死水旱必終爲患熒惑必守其凌犯之度而山崩地裂不免於堯舜之朝也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惟智者能之夫恐懼所以除患也敬謹所以越難也滋九是言非獨遺己之憂患將遺於天下後世也漢文帝日食詔曰令至悉思朕之過失及思見知之所不及白以告朕而求賢良直言極諫之士光武時

南陽地動下詔恤死者之家免其田租未始不以不明無德天降
之災自引咎也夫堯舜禹湯其躬盛德而救災害固非後世可幾
成王孝文明德亦未易及而子產以小國之卿能挽之於天苟以
爲無關於人事而莫之挽者皆有愧於子產者也滋九不能難滋
九又作山河大地圖說一以赤道爲心一以北京天頂爲心明地
圓之旨謂東西無定南北亦無定北極南極之下皆寒而無熱同
爲冰海幽都中國地界寒熱和平之交故出聖人賢人五印度西
洋諸地亦然天地之內動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而循環者日
光也動靜不定游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準地之里以天
之三百六十度知地之九萬里圍三徑一知地之厚三萬里折半

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面準心知日高於地
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天之一度知北極在天移
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里日南一度知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
日北一度知地熱氣進二百五十里遞進遞退至熱極寒極知地
面寒熱進之里以餘寒餘熱相較知地面中和之里以兩極皆寒
知地面寒極偏勝之里以日出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以天
文水法交成而總不出於算禹治洪水乃句股所由生郭守敬精
算數測量地平分殺河勢開惠通通惠二河至今賴之其解孟子
禹排淮泗注江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
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

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自廬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盱眙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非淮泗者也後清江浦口久而益闊淮泗盡由之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故河蹟猶存也或曰高堰之築始於陳登是則不然使禹開清江浦若不築堰以導淮入之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刼自神禹修補或登耳自有清江之河而淮泗清宴數千年無患故周宣王伐淮北之夷日率彼淮浦王師之所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曰淮有三洲然則淮浦可以駐師未聞有水患也惟黃河入淮而淮始病以今計之惟黃淮分流則害去而利全其策有二一故淮入江由古入江之口以洩淮勢宿

州盱眙皆有古河水道之蹟各開濬設閘水大則開以洩之水小閉以濟運而刷沙盡堵滾壩不使涓滴入高寶湖壞隄以壞民田一改運道不經清水潭邵伯驛竟辟河由瓜埠口而入以遊於淮考古河蹟自瓜埠以入六合至洪澤口以入淮有曾家岡張家岡王家壩胡家壩並東陽城觀音集曹家衝治鋪橋亦不甚遠不過三百餘里由此行運東路可不用也康熙三十年河臣王條陳其議時主議者以淮水外洩不能刷沙恐運道阻塞議遂格不行滋九工詩歌兼善畫畫梅竹松菊蘭水仙皆有古人法度詩以唐人爲宗卒年九十餘

石聞見錄吳德旋撰

周象明

君諱象明字懸著姓周氏世籍爲州人父國彝州學生貧好學讀書徹晝夜無間君少小攻苦亦如之髫歲卽爲童子師已殫精制舉業士大夫延誨其子弟皆斷斷中矩法從游者浸尋二百餘人君隨材善導之各有所成就以文章名里閭者不勝數如王君吉武陸君毅吳君璟王君奕清先後成進士並其高弟也君以康熙壬子舉於鄉丙辰遂走匿僧舍弗再上乃授徒以糊口君性耿介父歿以遺業讓其弟外祖龔氏無子所遺貲卻不受置後而歸之生平意所否毅然去不顧尋僦舍度山下僻處荒祠廢冢間家無儋石嘯傲自如顧窮困乃滋甚嗟乎師道亡久矣古者以明道爲

務上之言性命之理下之言經世之事各有專業其途峻其說艱
學者而求博通於其師其人又不可以多得故有經明行修見稱
於世者其遠近弟子負笈往來常數百人聚處傳其學而又爲之
轉相咨受以廣其傳知其道之不易也今所以爲師祇於剽竊字
句一帖括詞章之末而凡學者稍襲取足以傲倖於世何藉於通
經學古之士故雖生徒甚眾聚散無常不聞有四集其堂講授聖
賢之道者當此時卽有孫明復胡翼之之徒亦將無以行其教凡
世所求於師者甚陋而所以待其師亦甚苟且而無具蓋自經學
廢師道日益衰脫有人奮然學於古大抵舉世所不爲世亦未必
能師之而凡世之所謂師則皆渙浞以從事此古師道之所以不

復也余謫劣辱君以師事願余好古較甚君嘗與論圖書之奧笑而謂之曰惟易學尙可爲汝師他非所及也我易說校勘以相屬君諾之今余易學闡一成君已前死不復見不甚可歎哉君就選教諭歷數年不得授昔者孫明復索游睢陽范文正識之補爲學職已召至太學文正歎曰貧之爲累大矣儻因循至老安所自見哉范所以愛明復者如此然孫亦少通顯不止於教職君學不愧古人一教職而尙靳惜之使不得霑升斗祿稍遂其教育人材之初志而以抑鬱死可哀已君卒於康熙辛未年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八所著五經異同性理發微事物考辨若干卷藏於家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子三人德輿德盛德宣弟子聚購爲營葬德

與以狀來乞銘余孫灝亦及門時寢疾蹶然起哭之踵而死余痛為輟簡距五年其門人復以請乃銘之銘曰

累其邱封其阼一丸煤一束紙坏然負土殉以此咄其嗟之門弟子

右墓誌銘黃與堅撰

太倉周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哀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為折衷蓋探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東發日鈔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右學案唐鑑輯

徐瑞星

婁東張天如以明天啓中倡爲復社一時同志之士金沙周介生
吳門楊維斗徐九一松江夏彝仲陳臥子輩以舉子之業互相切
劘後以貢至京師與燕趙魯衛之賢者爲文申要約歸而盡發遺
書疏證箋解抉摘紕繆慨然有尊遺經砥俗學之意不復以時義
爭長於是婁江之學大盛自公卿以下皆推挹之至爲小人拮据
蜚語流聞幾坐得罪然士之欲爲名高者猶以得與爲榮 國初
沿其流風丙戌丁亥之間吳士分立壇壝家執牛耳無不自名其
家而同聲慎交爲特盛兩社皆宿儒名士務欲羅致人才角勝文
苑其聲氣之盛幾與復社相埒然特用舉子之文相切劘而已至

於通經汲古或不及前人也錫山徐轅五先生初以舉業爲章子
素文所知素文刻其文五十餘篇意欲引以爲重然先生雅意經
史欲接婁江之遺素文輩或不盡知也庚子辛丑而後東南之士
坐事除名者四千餘人士氣大沮幾不復振亦有逃歸二氏者獨
先生益力於學究心儒者之言謂經學至宋大明而大全一書實
爲疵累當明永樂中儒臣奉命纂修月給餼廩人受筆札而胡廣
楊榮諸人不能仰體德意僅取倪道川之四書輯釋小加增改上
誑朝廷三百年來未有能起而修明者此亦經學之阨也先生上宗
洙泗下沿考亭取羣儒之說而折衷考訂自爲一書又再三削棄
終不敢遽行於世此其志勤學篤投老不倦使婁江尙在必將引

爲同志而惜乎其生之稍晚也嗚呼婁江雖見嫉時宰猶以才名
得官禁近而先生則以一書生教授荒江寂寞之鄉婁江之學雖
不行於生前其所纂五經註疏大全及禮書樂書名臣奏議數百
卷猶以臺臣之言進呈御覽受知身後而先生之書藏棄篋衍雖
同里之士亦鮮有知之者斯則先生之學不讓前人而其遇加窮
矣悲哉先生諱瑞星字轅五無錫人邑庠生順治庚子鄉試受知
於七閩劉畏庵幾雋矣卒抑置副榜生於天啓甲子卒於康熙辛
未八月之二日年六十有八娶潘氏有賢德能盡婦道卒於康熙
甲寅前於先生者十八年子二人長鍾岱先卒次鍾華字仙崖邑
庠生辛未秋元淳過錫山謁恆齋座主於里門爲言先生之學與

先生之文行意謂非今世人還取道甘露先生所居鄉也四面皆
阻陂澤有伊人宛在之意入門升階拜先生於堂下神明酬對詞
旨簡遠自謂如遇古人旋起告別未而月而先生之訃至其明年
遂遣二子從先生之仲氏遊蓋亦以先生故雖相遇日淺所槩於
中者深矣以某月日合葬某阡仲氏來乞銘銘曰
渺茲梁溪其流湯湯東入於婁逝無盡藏彼委此源各成厥章嗟
哉伊人在水一方

右合葬誌銘陶元淳撰

王方魏 子祖修

王大名名方魏江都人父玉藻明兵科給事中明亡後歸隱以窮死大名與兄方岐承父志不求仕皆隱揚之北湖方岐字武徵爲詩文自娛著蒙齋文集十六卷詩八卷祛塵錄哀談幾卷武徵猶出游諸名士間而大名則閉戶著書四十年不入郡城精研易理著周易廣義十卷纂周易解一卷廣義燬於火纂解分太極兩儀四象圖書卦義爻義凡六篇其說太極云太者大之義卽大哉乾元極者至之義卽至哉坤元又云卵中包含黃白內黃爲陽外白爲陰草木之實核以藏仁人物之胞胎血以裹氣是時陽在內生機業已亨毒陰在外意象猶然杳冥太極之象也周子太極圖中

分黑白而又黑交於白白交於黑此則太極已剖非復陰含陽之象太極以陽爲主故其體圓其數一凡爻近陽者利遠陽者窮向陽者榮背陽者辱承陽輔陽者吉乘陽蹈陽者凶卒葬北湖誦芬莊之右大名子俊士名祖脩康熙乙未歲貢生俊士傳其父學以身教授其外孫同里焦佩士祖述之佩士少治時文以咯血廢業然佩士既得聞王氏易說並熟焦氏易林郭璞葬法論學於家一以躬行實踐爲主嘗謂曾子述顏子之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述顏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而孔子言慮以下人顏子之行本此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之語本此學顏子者貴學其虚心又貴學其立志佩士

好周人之急性和易不與人忤客至雖卑幼必加禮語不及義則正色謝之嘗遇相者謂兩目如蠶眠法無子久之復遇相者曰蠶化爲紅色此陰德之徵當得子已而果然自筮將終取貧人債券焚之負人者盡償之曰不可俾吾子孫失忠厚意也佩士名蔥國子監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三
月
三
日
交
行
不
米
一
千
五
百
元

三

邵泰卿

嘗讀龍門史記自序詳述父太史公談病革河洛執手涕泣之語
廬陵瀧岡阡表序其父崇公隱德懿行而徵諸母夫人魏國太君
之言百禩而下讀二公遺書覺卷帙字句間隱隱皆孝子泣淚痕
也然則經世大業有令子以顯於世者必有賢父以啟於家古今
人豈甚相遠哉今覽邵太史所述封公增益先生行實而歎太史
之才不愧子長永叔而先生實有以啟之也先生名泰卿字子卿
增益其別號家世洛中宋南渡遷姚江後分徙武林明正德嘉靖
間高祖宏毅先生經邦與弟經濟並舉進士時人名其里曰雙鳳
坊宏毅先生當興獻議時以郎官上疏爭大禮彈權相廷杖詔獄

請成漳南卽成所聚徒講學天下以忠臣名儒稱之數傳以來代有簪纓雙鳳故里擬於烏衣鳴珂人以為忠節之報其曾孫為先生資稟絕異自幼學分晷寸陰如有角逐十赴省闈終不見遇所教士及誦習其緒餘者多蜚鳴速去而先生困頓子衿且五十年迫次公已入翰苑猶儒服握鉛槧就有司試不屑以子貴自沮為人孝友純摯尙大節篤於倫紀好陰行其德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史嘗作詠史詩世傳為詩史所著學庸彙解自怡集諸書多昔人所未發蓋生平上下古今欲以其身廁珥筆之班窮金匱石室之祕成一家言故老而勵志以平津自期若此不得諸身而得諸子此其中有天焉蓋邵氏自宏毅先生後以忠孝文章世其家先

生克纂厥緒學力醇正而僅老博士天之予以全德而靳以全福
欲其積彌厚而食彌遠也太史名遠平少承庭訓早掇巍科由庶
常改農部既而以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復入翰林直史館行
將黼黻皇猷炳蔚今古固太史之才而謂非得之先生之教乎先
生所以貽太史與太史所以顯先生者又不止 恩綸之游加也
已顧余參稽古今而歎邵氏世澤較司馬氏歐陽氏爲益厚也太
史公有子長爲子雖紹先志成史記而身困掖庭歐陽仲實雖舉
進士官司李而未及見文忠之成立今先生身受 錫命之榮而
子更以史才顯比諸司馬氏歐陽氏不有獨得其全者哉若先生
生平碩德懿行不具論論其大者俾後人景思其作述之盛瞻雙

鳳之坊與龍門之里瀧岡之阡稱媲美焉畱連仰止歸美所生先
生不朽矣

論曰後嗣之賢恆發祥乎祖德予觀宏毅公當興獻之議抗言正
論不顧生死禍患以扶植綱常爲己任嘗慨藩服繼立所以承正
統也後世稱宗立廟之紛紜始而辨論變爲意氣流於黨同以致
宵士乘隙迎合以要功名嗚呼至功名之見興亦何所不至矣善
乎漢光武不宗南頓君爲萬世之正宏毅公昭明正義功在萬世
後裔之多賢也不亦宜乎

右傳王熙撰

張弼

山陽有張弼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
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
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
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
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
文校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鈔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
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
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裹抱之參則不從心而裹袖之參又別焉論
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麋字也論氤氳

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爲烟煴又借煴而爲
緼若氤氲乃俗字而細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鷓猶雞之爲
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鷓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
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萼通作萼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
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
累字曰繫纒之纒省而爲累非積案之案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
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
字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稟之氣今妄以
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飭贅文也論俊字曰干人之材曰俊若雋則
肥肉也門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

傍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湖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援據甚覈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彫本是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山陽張力臣名昭性好古精書法嘗爲顧甯人寫廣韻及音學五書焦山瘞鶴銘石裂而爲四文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以爲憾力臣乘江水退入山麓藉落葉而仰讀之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敘不紊且證爲唐顧逋翁書謂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故瘞之而作銘也力臣家藏古鼎彝甚富然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矣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張昭字力臣又字畱齋山陽人父致中字性符爲復社魁首以經

明行修舉未授官卒昭不應試家雖貧儲藏鼎盃碑版文甚富以
賈爲業博雅好事嘗登焦山乘江湖落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
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朱彝
尊舉述翁集中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他日題王副使焦山
別銘圖則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昭論朱亦不堅持其
說也入秦拜唐昭陵徧觀從葬諸王公表碣潛磬斷碣必三復而
聯綴成篇過村寺有碑碣埋沒榛莽者悉椎拓之嘗樵峴山石幢
竝以瘞鶴銘辨昭陵六馬圖贊辨各一篇寄新城王士禎士禎悉
其雅意以七言詩貺荅之年老矣又耳聾攜兩子一孫客京師緝
撰不輟尤善六書之學顧炎武音學五書昭所寫定也昭嘗校婁

機漢隸字原爲之敘蓋謹守叔重家法其學迥出戴侗楊桓上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薛鳳祚

薛鳳祚山東淄川人嘗師事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著聖學心傳發明認理尋樂之旨尋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順治中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之故曰會通也其曰對數比例者卽西法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綫者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於算改從古法百分爲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其書之目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以順治十二年乙

未天正冬至爲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真原法同梅文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鳳祚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泉水詩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國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頗明別爲海運一篇欲倣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蓋祖邱濬舊說也

右 國史館本傳

按薛先生
字儀甫

朱蹇翁

蹇翁朱姓名某字某蹇翁其晚年自號也吳郡長洲郭巷里人幼負奇志父太公以韜鈴材武應協理勦務安廬巡撫祥符史公辟崇禎季年總勤王師北行翁年十七自詣軍請從史公壯而許之會解嚴勤王師報罷而史公亦以遷去翁隨其父歸故居能手把鋤犁雜僮僕力耕致養時挾策休隴上志古今一二大事歸而論其成敗於太公前太公無以難也益自喜務爲有用之學鉤抉天官握奇兵謀陰符諸奧祕皆鑿鑿可見設施於技擊弓矢劍稍藝事求名師盡其術而後止破產弗悔挽強穿札命中無虛發莫與爭能者江左被兵一時豪傑收江淮四鎮及左甯南餘軍軍海上

軍聲頗震翁仗劍往從之諸宿將皆出其下三年無所屬太公以書趣歸新令甲以孫吳策士奉太公命入試吳郡漢陽江丞名能知人命以國士而薦之翁雖得雋雅非其志也不肯隨例赴公車夏官都肄江屢爲治行弗應尋丁太公艱三年閉戶讀禮本儀禮禮記參以宋元儒先之論斟酌損益定爲喪祭之儀凡七卷以正時俗之失名曰讀禮紀略士大夫之家習於禮者多遵焉崑山葉侍郎蔚州魏尚書尤重愛其書鈔版傳之諸公咸因二公願識翁時值新免太公喪不得已至都下褐衣游公卿間皆稱曰朱先生殆古之高士不敢強以官也晚年家益貧教授自給率日一食而讀書吟諷不輟門人亦日益進今已有大顯於時者經學最遠於

易禮尤喜讀司馬溫公朱考亭之書原原本本博綜貫串而論議之著有經史辨疑經史緒言若干卷今所鐫梓者特其十二三讀其詩可以識其用心矣翁與余善刻書成有筆札之屬弗敢辭爲節蹇翁自記并所聞於友人者傳之如此附之卷尾俾異時讀翁書者有所考焉

贊曰客爲余說翁壯盛時飾裘馬通輕俠借軀報讐踣冰雪往返六千餘里赴人之急卒脫其阨而飲德不言功居太公憂始折節讀書余於翁少長三四歲間訂交衰白之年見其非禮弗履造次不違呶唔占畢若經生學究家之爲迨與論事激昂軒輊有介然於中者存心之精微惡察察言也嗟夫身兼數器不名一節君子

同前書... 卷之三

以為難翁真奇士哉

右小傳徐柯撰

三

劉獻廷 陸邦烈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日年四十有八卒於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某父鑛爲名醫母張氏吳氏曾祖以上失其名相傳其先爲吳人處士之生也穎悟絕人好學及長博覽經史百家慨然負大志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於吳之洞庭山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華嚴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躬僧說罷處士躬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

吾正若誤瓦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處士於
二氏之學莫不探賾窮源披謬以爲吾儒之證而絕去俗儒勦說
直發生生之蘊歸諸心而爲用於天下其言曰聖人謂人爲天地
之心人渺焉耳且眾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
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
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
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
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耳所謂仁
也天地不能爲者人心之知能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
者心之仁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

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
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後從游
者數百人四方奇士慕義締交者踵相接而窮乏或罹患難則傾
貲濟之由是貲日匱鄰舍一女子許字其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
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
使婚娶而家益貧當是時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憂之學
益力及亂定妻張氏旋卒處士曰吾不能輕舉遠遊者妻子爾今
復何累爲時處士兄賓廷宦於京無子處士將還里付子燮於其
兄而脫身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觀其土俗
相其陰陽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所學適故尙書徐

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入京而兄又罷官於是
遂留京師先是予以修明史亦館於徐時人多訾議不相合處士
見予文歎曰此南宋以來一人耳訂交志益合日討論天地陰陽
之變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
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
律農桑火攻器製旁通博考浩浩無涯渙予莫能窺其際而間出
己見相參則亦無或違者其相契之深蓋非他人所及知也嘗從
容謂予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而死耳予驚問故曰
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於戲生死無
關於天下者不足爲天下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

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
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
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岳久之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
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無畦町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
自下詢人諄諄不倦無貴賤賢不肖莫不心悅誠服之其少也讀
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
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
公以天下爲己任忘物我絕驕吝和而介高而不亢所謂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
溘然齋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

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於戲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右墓表王源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

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
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
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于獨疑繼
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
頭楚尾閒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
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
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
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
狐貉之口可不思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厯以及邊塞
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畱心深

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
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
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
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
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
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
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
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
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
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

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
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
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麻二十
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
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
諧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
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
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
而天地之故槩未有闡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
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

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厯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覈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

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濬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異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

取一平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畱心音韻之學自謂

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並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子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槩因撮拾而傳

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薈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畱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昫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

躬庵以予觀之躬庵尙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
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
陳直卿者儻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
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述大兵征俄羅斯及
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願有一大不可
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
者則以繼莊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
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尙有未滿而心折於聖
嘆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嘆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右傳全祖望撰

陸邦烈

陸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學於毛西河先生嘗取西河先生經說所載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焦袁熹 徐庭垣 俞汝言

焦袁熹字廣期江南華亭人康熙丙子舉人著有此木軒詩集廣期先輩鄉舉後不入春闈意自知非用世人故願以不材終其天年也穿穴經學工制義詩亦子子獨造不儕流俗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華亭焦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撰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爲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忠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代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

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
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
蟲傷苗稼卽當畱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
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字求賄乃魯不其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
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關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
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
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
減於其閒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之學以先生此書爲最雖
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爲有裨矣

右學案唐鑑輯

按焦先生又與俞先生甯世戴先生有祺合訂四書便蒙最爲簡當

徐庭垣

秀水徐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外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遇之云云持論極爲正

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閒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右學案唐鑑輯

俞汝言

秀水俞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彙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

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鄰於鑿計二十三條
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
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簡明篇帙無
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
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齷生新解爲長前有
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
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
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右學案唐鑑輯

180-592

倪我端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卽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於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予宣南坊邱舍講經義學爲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爲卜筮之書又謂尙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爲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

壺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於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羣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畱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鈔撮之既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眾乃避跡西山君精於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黃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爲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簠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日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

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映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爲廉州府經歷祖某早卒祖母某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某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階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沒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愧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爲

本博通經史尤邃於詩彙雖未就言詩者莫能過焉聞其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誠其子不得作佛事其守正若是嗚呼今之爲校官者許以貲進黃口白面後生日未覩九經之文擁臯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爲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於逢掖死不亦可惜也夫於其葬宜有銘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予甯不悲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五目錄

經學三

張自超

李子金

閻若璩

潘開甲

錢澄之

顧祖禹

毛乾乾

謝廷逸

同治庚午年三月十五日

卷之五十五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三

張自超

張自超字彝歎高涇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族故不繁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惴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眾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其旣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棗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

登上甲必以館職畱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眾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孺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版築隄完大有年眾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藉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獨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

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眾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踰六十尙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己焉

右傳方苞撰

張自超字彝歎江南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彝歎知己非用世人不就謁選生平邃於經學詩亦從經學中出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高淳張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逆王

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如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
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
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
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
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稽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
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右學案唐鑑輯

李子金

李子金名之鉉以字行宋郡鹿邑人世業農至子金兄弟始以文學鳴於時子金幼聰穎九歲文理燦然甫冠而天下亂矣明社旣屋嵩洛鼎沸者十餘年學使者始檄兩河文人試於輝縣北蘇門山晉人孫公長嘯處也名曰嘯臺一時待試者其推潁川劉於襄睢州唐峻甫爲盟主徵召名流於其處爲蘇門大社社時七八十人皆負雕龍繡虎之目揚揚自得旁觀者駢列如堵咸擣舌不能下忽主盟者使奴客挪揄之曰諸君伏壁上甚勞苦無爲也儻有能以乘一障自許乎請改筆入社觀者皆慚恚逡巡去子金獨攬衣升階援毫就座社中人羣耳目之猶以爲客何爲者中未必有

也俄頃脫橐則清思奧義泉涌雲流雖苦心推敲者不及也諸文人乃延入上座極歡而散子金於是名重兩河焉是年充柘城學生子金雖工於文而不喜科舉之習其生平爲學研經鑽史穿穴傳注要以適於用者爲極常念聖人之學貴有用必開物成務如邵康節吾師乎吾師乎夫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亦猶是也不然雕績滿眼而不適於用雖談天炙輠亦不過兔園滑稽之雄耳奚以儒爲故年財四十許遂謝去諸生籍專精汲古凡艱澀警牙人所不能句讀之書則必冥心孤詣務求其所以然之故至其欣然有得則條分縷析鑿鑿然可見諸施行自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所著隱山鄙事曰律呂心法曰書學慎餘曰算法通義曰天

弧象限表曰幾何易簡集曰厯範曰間居五操曰傳聲譜曰解環
譜曰周易後天圖說曰狂夫之言曰蛩鳴錄凡十二種三十餘萬
言嘗曰能知吾書者當世唯丁雪如杜端父兩人子金貌魁梧白
皙多鬚髯望之溫溫不見其崖岸清才善辨而不言人過失士無
賢不肖一無所忤嘗有素不相識者無介紹不通刺突然登堂而
問字子金款款詳說終日無倦容究亦不問其姓名世以此服其
和而笑其疏也子金聞之笑而不言年八十矣猶欲收拾秦漢以
來儀文度數以續三禮未及脫橐而卒

野史氏曰子金辨才也爲人間曠恬夷與人交一以學行相引重
所與游者率一時及俊早年好神仙之術久之無所得乃一軌於

正醇如也平生酷嗜文墨而不爲制舉業其所研究經籍之餘如吹竹彈絲弈棋象戲無所不好卽無所不工其友田簣山嘗譏其玩物溺志子金略不介意也意者其託於多能而逃焉而不欲自明者與余嘗與端父私論子金所著書自可孤行儻能虚心削鐻而鏡除偏鋒卽可適於時而不必遙遙求知者於後世之桓譚矣獨惜其必不能也一日余與子金共臥言及之子金笑曰公言是也雖然吾固曰狂夫之言矣苟易一語則豈吾書本來面目乎世有聖人擇焉可也奚以改爲子金之所見如此其爲人坦坦油油而任天自適殆漆園柳下之徒與吾不能窺其涯涘也

右傳鄭廉撰

李先生子金鹿邑人初名之鉉康熙間避上嫌名始以字行有清才雋思數歲卽駕其曹明末李自成盡破河南郡縣督學使者不敢渡而南集入郡士於輝縣而校之至者數千人有號於眾曰懷抱磊砢文筆英敏者會蘇門人多自屏弗敢前先生以一寒賤少年歷階直上諸老輩皆目攝之已而文出沈雄華暢一日之間聲動兩河督學亦拔置柘城諸生籍中先生兄之鉢素有文名里中遂目爲李氏連璧謂金紫可指顧得甲申北京陷踰年豫王南下宏光出亡久之有白江外傳金正希先生哭懷宗皇帝文先生讀而反覆不啻謝泉羽以竹如意擊石高歌石竹俱碎時也遂焚其舉子業不復問先生白晢清羸然負壯志慕崔浩李泌論古今

成敗如指掌亦頗言縱橫事故鹿邑人迹多在柘性和柔坦易與人接如遊太虛不知有飄瓦流舟之觸人之至其前者譎者機囚僞者詐沮富貴者斂其驕挑達者消其侮爭獻誠先生油油然樂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先生不拘形檢時與市販孺子揄瑟鳴箏邀遊過市上卽富貴家素不相識者有邀與造之亦不辭眾中雖諧語十九然鄙猥之談終不設諸口聞有言人過者則愀然色爲之變拂衣竟去與物無忤而辨論則堅執其說不可破卽說出大賢以下苟不當其意不能強而從焉然憐才樂善微長薄技津津然稱之乃口也生平不大讀書尤不愛讀書之易解者必奇僻邃奧人所謝弗通者然後一視視亦輒竟其旨故於參同律呂麻法聲

韻學之絕不傳者多著有成說發明之識者每賞其有當也晚閱世久志益無所表見人終日過其前以爲尋常行路而掉臂去之嗚呼是乃先生之所求與

右傳田蘭芳撰

李子金原名之鉉以字行鹿邑人柘邑增廣生性高尚隱居讀書博學贍文詞尤精算數心有權度不用丈尺嘗遊京師與客聚飲客指鄰家樓閣以高幾許四方幾許李熟視良久曰得之矣客令人加量悉如李所言數晚年著述自娛有隱山鄙事十二種律呂心法三卷書學慎餘二卷算法通義五卷天弧象限表二卷幾何易簡集四卷厯範三卷閒居五操一卷傳聲譜一卷解環譜一卷

周易後天圖說一卷狂夫之言三卷蛩吟錄一卷其書自爲序行於世者僅六種餘俱未付梓久將湮沒不傳惜哉

右傳查岐昌撰

國若璩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姓閩氏潛邱其晚所自號也先生非今之人
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析而默識之其篤嗜若
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織縞也其區別
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
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
嚴也於諸經注疏皆能成誦史學綜覈貫穿少讀尙書多所致疑
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半出傳會遂著尙書古文疏
證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疏證迄未成書而所引類魏
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涘其論泰誓武成斷爲僞託雖專家

無以難也嘗疑論語書孔門弟子皆以字而漆雕開獨名爲不倫
乃据漢書古今人表開實名啟以正太史公列傳之誤諸所辨正
多此類嗚呼微言絕而秦火熾後代儒者非剽賊浮華卽迂疏言
理耳先生起於二千年中抱遺文而窮豪末豈偶然哉束髮與前
輩名流游處莫不傾異之謂所就非我曹所及崑山顧處士炎武
以博洽稱每不可一世先生壯歲返太原見其所撰日知錄卽爲
改訂數條處士黽勉從之中年在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
難汪性護前嘗與先生議喪禮不合輒謂人曰百詩親在而豫凶
事可乎先生曰於史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不諱也唐人去
國卹篇而以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於經檀弓篇子張死曾

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按孟子孔子沒子張尙存則記所載
曾子問正其親在時也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
乎是以子問父也汪無以應聞者莫不駭服崑山徐尙書乾學以
文章被 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
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尙書歿先生居於家雖守土大吏及南北
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始
應鄉舉屢躓場屋一以博學鴻儒徵試 闕下罷歸歲在癸未
天子南幸過山陽有以先生名聞者召見竟亦不果明年 皇四
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
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

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削氏餘將次第爲表章海內有識者始爲先生疑彌爲斯文幸而先生不起矣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先生先世太原人自六世祖諱居閭始遷山陽曾大父諱國順以明經官訓導大父諱世科明萬厯甲辰進士官至遼東甯前兵備道參議聲績卓然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至先生家日落而名益以起隱然爲文獻之宗矣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耐焉子男子三人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引重次訓愨次議略女子五人婚嫁皆令族孫男十有一人先生之學甯惟顯於後世蓋將大其家矣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

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信之學視先生蓋溪沼之於江河也而先生顧盛稱其詩文自以爲不及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坡匍匐詣信以遺言告信其何敢負先生知且虛詠之懇乃爲之銘銘曰

先生於學邁隋愆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邱完在腹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折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齒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右墓誌銘趙執信撰

關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砦村五世祖始居淮
安祖世科萬厯甲辰進士歷甯前兵備道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
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
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
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聞記不敢出聲十五
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覺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
如門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
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
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
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

精也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
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聞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
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
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
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處
士顧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虛
己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
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十七年應鴻博不第
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
疵汪雖改正而性護前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

何喋喋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以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譌而補其亡闕厥

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厓志竹曰瑄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宴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後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

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錢稱權上有乃
詔丞相狀棺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
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
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
若璩踰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閩先生眼過譌謬
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盧孝廉軒云閩先生乃古人其學有
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畧曰碎經以爲
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閩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
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太湖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
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

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
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日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較正箋
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
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眷西堂許劍
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
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
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畱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
青紗帳二十人舉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歿年
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世宗遣官經紀其喪
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於考

證辨疑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

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卅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峰文鈔指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譌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

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衰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官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織編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於及身注因學紀開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邱之學明白曉布於天下

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禎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
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尙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
證氣懾於其鋒燄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
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卽
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閩氏毫無
加損也余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誌參以劄記別冊爲傳以待
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右傳杭世駿撰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岩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
世科萬厯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

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疑憤惟不肯寐滿四下寒甚堅臥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擊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尙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其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

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其大禹
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
旅獒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其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
無汨作九其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
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
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
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
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
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
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

腎腸鄭作憂腎陽則則剗剗鄭作贖宮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
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
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
年異孔敍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
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
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
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
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
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
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

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

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災峴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
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
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
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
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
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
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
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
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
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

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尙書龔公鼎葦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鴻儒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

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
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
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
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
微乎先生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
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
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
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欵服卽邀至邸延爲
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
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

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
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
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
薨使然友之郈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
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
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
四卷釋地餘論若干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
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
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
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

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敘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南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闔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

語孟子集註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
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
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
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
蘇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
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
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
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
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
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

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
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
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
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
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
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
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
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
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
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

子詠亦能文

右傳錢大昕撰

閻若璩字百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又字潛邱

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己未詞科錄

先世居太

原縣西砦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厯甲辰進士布政司

參議

錢大昕潛學堂文集

父修齡平生慎檢持以詩名

魏叔子集

母丁仙窈亦能

詩文

己未詞科錄魏叔子集又劉松苓雪坡詞話

若璩幼多病讀書閣記不出聲

道古堂文集

集年十五補學生員學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宏景皇甫謐語

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

潛學堂集顧棟高萬卷樓雜記

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

己未詞科錄

年二十讀尚書

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廢結所在

作古文尙書疏證八卷

萬卷樓雜記
潛學堂文集

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

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尙書古文冤詞百

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

四庫

全書
提要

其疏證之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尙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

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

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

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命凡十六篇

而九其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其典寶等

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味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劑耶剗剗鄭作臍官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

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
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
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
不合安國注論語于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
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于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
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
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
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
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

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日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替擊若璩又

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仍作疏證其事愈明提

尚書正義下正復爲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道古堂文集康熙元年始遊

京師旋改歸太原故籍昆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

卽爲改定數條炎武虚心從之潛學堂文集未幾出遊鞏昌道古堂文集十

七年應博學鴻儒科試不第在都門與編修汪琬交琬著五服考

異成若璩糾其謬數條琬意不懌謂人曰若璩有親在而喋喋言

喪禮可乎若璩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

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

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

拾其餘唾乎尚書徐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曰按雜記曾申問

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

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

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

在時也乾學嘆服及乾學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

嘉善復歸崑山若璩皆預其事潛學堂文集局中人嘗手輯其緒論一

編曰閻氏碎金阮葵生茶餘客話若璩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

沿革瞭若指掌潛學堂文集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

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為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

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提要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

生卒年月考一卷提要潛學堂文集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

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簋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外宜進有若公
 西華兩賢於廟庭廣為十二哲三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直宜補
 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
 從祀六曰河間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
 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援蔡
 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多凌躐宜請整正孔廟
 未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學至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
 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
 名儒於河間獻王曾取若璩言為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
 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祀諸葛亮於

東廡縣直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

私議已上見於列聖施行矣阮學浩奏摺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提要又

撰毛朱詩說一卷提要手校困學紀聞山陽志遺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

駁正箋釋推廣之道古堂文集評定古文百篇趙執信所撰墓誌銘其師山陽吳

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山陽志遺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宋劉攽

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茶餘博學掌錄居士頌諸書詩有

眷西堂諸集道古堂文集若璩學極博論極覈閒有出新意埽沿說者

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據李光地榕村全集世宗憲皇帝在潛邸聞其

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

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為輿上施青

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
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
非若璩不能當也子詠官中書舍人亦能文

聖製詩文集又道
古堂文集又錢大昕

潛學堂文集
山西通志

右傳阮元撰

余聞百詩閣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
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
書文形聲尙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爲遺經源流禮典
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真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

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
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眾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
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極嚴間有出新意埽沿說者究其持辨
本末悉有所据依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
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荅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
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
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清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
折中贊經史於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
成日遠舊學凋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
長洲顧甯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尙有三數輩而先

生其一也諸君子者皆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
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尙老而康時致音問
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
斯文不勝寤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
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詩倣司馬
氏伯夷屈原體爲閻先生小傳

右小傳李光地撰

閻修齡其先太原人後徙淮安爲淮安人 國初棄諸生以詩名
江淮間子若璩字百詩好學能文章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
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

反不肖去由是以孝行聞百詩治經精密初攷證四書地理得五十七條爲四書釋地一卷復摭所未盡者牽連及於人名凡八十三條續爲一卷後因地理人名及於物類訓詁典故得一百六十三條爲又續二卷其他解釋經義者得一百二十六條爲三續二卷蒙初名總題之曰釋地前後共六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四行

五

VIII

潘開甲

鄉貢進士烏程潘麟舍舟謁予蹲賓橋畔請銘厥考之墓問其門世居縣之匯沮里高祖可賢奉政大夫知合州事與兄太子少保工部尙書季馴同舉於鄉者也曾祖某祖某考某均不仕問其出處少補學官弟子晚充歲貢生職當授儒學訓導未銓問其年生崇禎七年月日卒於康熙四十三年月日問其撰述何書則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厯法錢法鹽法備荒法諸書律呂志河渠考花月田家厯東齋隨筆又以儀禮經傳通解經朱子草抄未成足本思取先後鄭氏孔氏賈氏王氏魏氏敖氏諸家會粹爲五禮條目繁重一手未果論定也富哉立言矣

乎今士習日下由山長旣廢司教者罕得其人粟果少年日不識九千字擁單比乘木鐸師嚴道尊之謂何惜也君之學術經六藝緯三才未嘗一命以樂育多士天寶爲之嗚呼悲夫君之學一主乎敬行事必告祠墓與朋友交長筵廣席眾或謹俟侍者見其以手畫膝作敬字人或負己無愠容施於人無德色言必踐善必躬行嘗論學於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其於門弟子請業亦未嘗高談性命也君年十二開剃命下髮落輒以尺紙裹之齒牙爪甲謹藏之笥沒入周身之具生平敦睦同氣善難悉書蓋潛德勿耀幽宅不可無銘者已銘曰

君之居在蒼霄字東暘諱開甲讀父書通六經曲臺禮尤研精不
矜名不嗜利孝於親友昆弟廣述作何紛綸去者疵歸乎醇銘君
藏列其目俾名山得著錄君四子長曰麟叔也天仲季存君善人
宜有後勒吾文表耆舊

右墓誌銘朱華尊撰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錢澄之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頽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闕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眾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駟從數十百

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與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松翼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嘗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詩學田閒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

勸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兒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

右墓表方苞撰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桐城人

提要

與嘉善魏學渠交最深

嘉興府志

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

宗易學又撰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

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覈其名物

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

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為

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覈於名物

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

右傳阮元撰

錢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以明經貢入

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吳越閒與復社幾社名流雅相

引重日擊秦寇躡中原齒指嚼齟銳欲以功名自奮迨南渡而後

事不可爲麻衣芒鞋閒關萬里崎嶇閩嶺閒猶不忘初志焉嗣後
海宇風清元黃戰息繩牀土室埋照終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斯
派斯陶或默或語格每進而益上詩屢出而不窮要其流派深得
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昔賢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
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絺章繪句家不
能道隻字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桐城錢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自號田間老人嘗問易於
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
撰一編曰易大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槧乃合併二編刪

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勸爲田閒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
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
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
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
數乃揲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故卷首圖象雖繁而
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閒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
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覈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
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
求是矣

右學案唐鑑輯

錢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少篤志厲學與嘉善魏學渠友
資其潤益嘗問易於黃道周依京房說參以邵雍之論言數甚備
其後兼求義理師朱子與道周之學歧矣其說詩則謂詩之爲道
與尙書三禮三傳相通約其條流豐其旨趣宣之以雅訓求之以
史傳證之以輿地斯善說詩者也著田間詩學十二卷遵暢小序
之微旨廣摭諸儒之舊談可謂詳審矣澄之又撰莊屈合詁自序
曰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屈原澄之蓋丁明
末造發憤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也有藏山閣橐田間集詩筆
工妙其效淵明飲酒詩田園雜詩頗得柴桑之趣雪朝偶成云林
雀不聞譁竹窗旋已曙攬衣啟柴門曖曖見積素移居云窗平秋

後草榻對雨中山風格又近韋應物吳江潘耒贈以詩曰蹠血生
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尙依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躡徧雲山著屐便
久矣泥塗書亥字淒其衰白感丁年誰憐靈武麻鞵叟老向空山
拜杜鵑朱彝尊曰飲光禁網潛蹤麻鞵閒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詩屢變而不窮要其派別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吾炙集錄之其
傾倒也至矣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真景真
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顧祖禹

顧祖禹字景范江南無錫人家對宛溪號廊下顧父柔謙爲贅壻
昆湖譚氏生祖禹祖禹故閒自著常熟實無錫人也中歲結鄰黃
隱士庭遂家膠山祖禹少負異才博綜羣籍出游踰嶺嶠而歸崑
山徐尙書乾學奉 敕修一統志延致祖禹與太原閻若璩常熟
黃儀德清胡渭四人於家四人之學尤精地理又得傳是樓藏書
參稽窮討各有譏著而祖禹則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凡
九州山川形勢阨塞圖經瞭如指掌自禹貢職方桑經鄴注而下
一大歸宿也祖禹又與甯都魏禧爲金石交禧客死蕪湖祖禹往
紀其喪祖禹在志局時乾學將薦起之力辭罷

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右傳秦瀛撰

顧祖禹字景范江南無錫人父柔謙遷常熟縣著山居贅論十餘卷祖禹幼慧父教之讀背誦經史如水稍長好言地理之學家苦貧借書於人鈔之久漸通治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與其同縣人黃儀竝入書局因縱觀天下郡國書所學益雅博撰爲讀史方輿紀要首輿圖次歷代州域形勢次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次川瀆異同以天文分野終焉自敘之曰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竝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虛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旣伐說詩者曰顧亦桀

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句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

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
名人而徵君原几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
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仕郎允敬始
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閒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
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
文耀萬厯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
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
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
成書年及彊仕而遘流寇之變遂避入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
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

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
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綴拾遺言網羅舊典發
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
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
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
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
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徬徨京
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
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
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鼎沸

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及春秋歷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嶽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

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其何敢又
曰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
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
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者覈異同
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守
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
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
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薊間有
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
詢閒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胷中

而身至其地反若曠曠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峽之道大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

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
滑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
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
不欲戰雖盡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
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
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
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
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未嘗
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

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
以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元初
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
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
利於吾書毋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
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又曰或曰審如子言則鄉
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
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
不可以北轅也東汎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
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

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得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楊息於陽平武侯之明遲迴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

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任之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

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厯與夫耕桑水泉之
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
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
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
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
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
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
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
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
扼擊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旣已奉遺命采舊聞旁搜紀載規之正

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
來者祖禹抄彙草年二十九及書成年五十矣嘗語南昌彭士望
曰祖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
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
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
汰去之又曰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
險夷剛柔燥溼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
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有故詳不
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卽以古今之
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

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甯都魏禧見其書
驚歎爲敘曰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
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
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
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其
論最偉且篤者有二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
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
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
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
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

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並識之閻若璩嘗問祖禹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然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若指今永平府是又在燕之東何云南也祖禹曰凡地里言南可與東通言北

可與西通非若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若璩曰吾自茲觸處洞
然矣仁和孫治嘗讀其書謂如長河互天珠囊照地古今興亡天
下形勢瞭如指掌人閒所未有也世俗以此書與梅文鼎厯算全
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爲三大奇書然南北史合鈔不免疏略非
一瞥匹也祖禹竟不仕終於家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
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贊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
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遊足跡徧天下無所遇
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

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一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厯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然合鈔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疏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常熟顧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

表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 欽定通鑑輯覽於地理注中
多加采錄焉

右學案唐鑑輯

同治元年庚午歲次

三

毛乾乾 謝廷逸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南康人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數通中西之學崇禎時爲邑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科舉乾乾不得已入試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書生但知錢在紙裏中耳歸隱匡廬山不復見世人著古衣冠築室匡廬山講學其中村農負販聽者圍立山中老稚婦女皆稱爲毛先生也中州謝廷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爲贄乾乾見而驚曰辨析幾微窮極杪忽古人無此儀器也與之論方圓分體方圓合義方圓行數不謀自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日講經術以世人罕知麻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人耶

以女妻之後與廷逸偕隱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
周徑之理方圓相容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
師事之乾乾亦嘗謂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番五音
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學若干卷又雜著二卷子磐於算數甚
有精思世傳其學

論曰厯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沖之耶律楚材郭守
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竇羅雅谷
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厯學始明攷中西之異同論古
今之疏密徐光啟其人也盡方圓之變極弧矢之微先生其人也
我朝明厯算之學者莫若宣城梅氏中州謝氏謝氏之子名身

灌與予交以是得讀先生之遺書得聞先生之願未始知梅謝兩家之學有由來矣世傳先生通占驗善望氣好事者取奇聞怪語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都之學也

右傳江藩撰

先生姓毛氏名乾乾字用九號心易初名惕爲九江郡諸生先世江南句容人前明中葉徙居楚之黃岡後復徙居豫章之德化縣遂籍焉父明遴以賢書令粵東卒於官先生扶櫬歸事母家居竭力孝養先生生而天性純篤言動不苟其處己也莊而和其接物也平而恕自總卹時卽以聖賢身體力行之學自砥礪及長慨異端之紛紜憫俗學之汨沒毅然以明道爲己任遂棄諸生入匡廬

讀書有焚制藝詩云盜我春光二十餘精神強半付周陸投荒任
去驚魑魅委燄休畱誤蠹魚敗緒抽殘文繭出寒涎吐盡領珠攄
乾坤總是筭中物懶向人間逐詐狙自是家益貧乃奉母移居江
南之宜興先生精於易嘗賣卜中州金陵姑蘇間凡遇歲時伏臘
必歸省榜其卜肆云操術無奇惟知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謀生至
拙只得逢鍋且補逢桶且箍先生之學大要以格物窮理爲主議
論間有與程朱小不合者人輒疑之先生曰理之是非得失雖程
朱不嫌質辨非敢有所訾議也是豈若陽儒陰釋者之自立門戶
故相矛盾乎嘗主延陵書院講席其榜門一聯云入門莫誤認路
須真此可以觀先生矣歲己丑以省母歸宜興著論孟述未成遂

病卒嗚呼惜哉予久耳先生名心竊慕之及再至金陵詢之於車
須上乃知先生已卽世終無由面相見也予及門周龍光暨其兄
邦光榮光皆從先生游者知先生最悉其生平嘉言懿行難更僕
數予懼其久而遺忘也因撮其略而爲之傳俾後之學者得以考
焉先生著述甚夥有樂述易述書述大學述中庸述測天偶述推
算偶述詩經音韻延陵書院會語語錄詩文集共若干卷樂述凡
三卷六易彙而後成一洗自漢以來諸儒之陋有功前聖尤爲不
小表章賢哲不能無望於世之有心人先生以順治癸巳生以康
熙己丑卒年五十有七子二磐幹學者稱匡山先生云

右傳略陳鵬年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六目錄

經學四

胡渭

馮景

臧琳

元孫庸

胡匡衷

180-6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四

胡渭

胡渭初名渭生浙江德清人年十五爲縣學生入太學篤志經義
精輿地之學尙書徐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常熟
黃儀顧祖禹太原閻若璩及渭分纂渭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四
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
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旣豬波當從鄭康成作
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爲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

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
以來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覈典贖此爲之
冠又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搏推闡易理衍
爲諸圖其圖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
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
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
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陰陽奇偶一一與易相應傳者
益神其說真以爲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
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
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未暇究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啟蒙

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然考宋史儒林傳啟蒙本屬蔡元定捫
橐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載荅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
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
洛書亦不免尙有賸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爲門人所依附朱子
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元陳應潤作文變義蘊始指諸圖爲道家假
借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擊 國朝毛奇齡黃宗羲爭之尤
力然皆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渭則於河圖洛書五行九
宮參同先天太極龍圖易數鉤隱圖啟蒙圖書先天後天卦變象
數流弊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
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視禹貢錐指

尤爲有功經學又撰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敘之經撰大學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一軌於正漢儒傳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埽而除焉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渭以禹貢錐指獻 行在 御覽嘉獎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以爲榮五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孫彥昇進士刑部主事改山東定陶縣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於樂律尤有心得著樂律表微八卷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二十有四年清溪胡翰林彥穎將於十有一月癸丑葬其王

父東樵先生於經南圩之阡至是距先生之沒蓋四十有二年矣
有唐杜甫旅卒岳陽子宗武病不克葬而以屬其子嗣業歷四十
餘年而乃克竟先人之志遷祔偃師彥穎焦勞晝夜過時而卒爰
先生於幽故有合於元氏之所歎於嗣業者亮其遇而不責其慢
君子有恕辭焉按狀先生名渭初名渭生字肫明東樵其晚年自
號也胡氏籍隸餘姚先世諱子中者始遷德清曾祖友信隆慶戊
辰進士廣東順德令有名於時事載明史祖子益諸生考公角天
啟甲子舉人先生生十二年而孤母沈孺人挈先生避寇山谷閒
歸則牖戶漂搖草竊猶充斥有田數十頃在遠鄉租船至中途輒
被劫掠乃鬻負郭之田以完賦家遂赤貧年十五遊於庠試高等

爲增廣生高文遠俗連不得志於有司乃入太學館益都相國所
聖祖側席方聞有道之士復唐宋博學鴻詞之科相國欲以先生
應 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
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遂絕意科舉之學專窮經義崑山
徐大司寇乾學總裁一統志假歸許以書局自隨禮延太原閻若
璩無錫顧祖禹常熟黃儀洎先生與修開館莫釐峯下因得縱觀
天下郡國之書凡與禹貢山川疆域相涉者隨手鈔集與經文比
次以酈元水經注疏其下酈注所闕凡古今載籍之言苟有當於
禹貢必備錄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朞後成名曰錐指其於
導河一章辨析尤至謂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堯之西北界不可得

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研精覃思博稽圖籍手摹圖四十七篇凡九州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海甯查學士昇以先生書上進 法駕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並前書詣獻 行在

上嘉歎宣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賜御書詩扇 賜耆年篤學四大字稽古之榮近代儒者或未逮也錐指既成他經以漸次及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以無圖惟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

何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謂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載洪範宋儒乃拗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可通於易劉牧以九位爲河圖十位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原無錯簡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辨誤析疑作洪範正論大學一書朱子作章句後諸儒皆以補傳爲疑先生以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譌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元無闕文無待於補作大學翼真太歲在甲午正月九

日考終庸下春秋八十有二配黃氏諸生幼良女子四人方騰出
繼大宗山西大同令贈先生如其官調陵川方質方威諸生方詮
女二人適游擊沈運桂諸生沈益新孫十人彥穎翰林院編修勳
山東臨淄令彥輔貴州清平令彥昇由額外主事改授山東定陶
令彥平彥冲蚤卒彥藹彥博彥韜彥肅皆諸生曾孫十餘人元孫
二人銘曰

學猶殖也經爲之根非別黑白孰定一尊苟學不醇經義終晦羣
言紛囂不鄙則倍清溪縈紆四水交趨織簾而後篤生眞儒於惟
尚書有體有要隗疇制貢厥義孔奧竹素散逸夏傳不傳按析精
微能執聖權抉摘河洛綜貫大學游情三古覺彼後覺耆年篤學

聲徹九重 天章魏煌由稽古隆其人雖亡其精則存墓楨後
凋漆鐙不昏剖碑埋幽以表經術誨德考行視此信筆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胡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
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
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
避寇山谷閒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
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
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
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願祖禹景范間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

博觀天下郡國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學問益進焉涓素
習尚書禹貢謂僞孔孔冲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
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
荷榮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
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考其同異而
折衷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
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
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
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
五圖世亦罕觀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密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

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扞立遙隄使暴

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
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
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
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
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
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
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
聞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
替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載洪
範宋儒搆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

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原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及書扇又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
家年八十有二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八

八

馮景

馮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塘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自其年十七入卽已學爲古文涵濡沈浸而說經之文尤邃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充實則發於文輝光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爲高以潔爲貴不簡不潔則易薄弱而多蔓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郎景襄第是年 詔徵博學鴻儒公卿列其名將上固辭不就司營宮室梁需枅木難之有請易大成殿梁者景上書魏尙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京師尙書物色之而景旋遁授經淮安卽洗馬家十年己卯商邱宋公舉填撫三吳以禮聘就幕府情

媛甚篤或以重賄于景乞一言於宋公峻初之獲漢延熹五年西
嶽廟碑拓本與客漢陽王戩等賦詩紀事景詩奇警冠儕偶太原
閻徵君若璩精於考覈景駁其四書釋地中十事閻謂孔子時無
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爲徵景謂周禮五鄰爲里
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歷引
家語新序越絕書史記魯世家以證之孟子止於羸閻引證孝子
居喪不言諸義景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
言也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
不語對而不問聞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亦謂不告
語他事並不對他事也孔子在齊閻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

申魯亂適齊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景
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
未可補注孔子爲魯司寇閻謂司寇魯官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
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謂
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景謂司空司寇皆卿也周官
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甘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
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魯爲次國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不得命於天子則當日
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

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尊求爲太宰夏父弗忌
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
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於泓大司馬固諫又
邊卽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蒍爲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
亦有大稱胡可非也孔子適周問禮閭謂孔子世家在昭公二十
年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
索隱云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
周則又爲昭公二十四年宜從二十四年之說據曾子問孔子與
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此卽孔子
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景謂其說並誤孟僖

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鄆道元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搆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譌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見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

分數並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閻謂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謂莊子人閒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注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原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注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接子亦可證爲陳侯周臣固屬司城貞子閻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景謂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

何以稱焉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閭引證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閭未聞有封國者景謂吳封慶封於防非乎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盟其事微惡得駁集注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止于邱隅閭以岑蔚之處譏朱子杜撰景謂鄭康成大學注及孔疏皆云烏擇岑蔚安閭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郢書燕說魯爲宗國集注滕與魯皆周公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閭謂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說本皇甫謐之謬景謂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

武王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宗法君於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郕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固陵毛檢討奇齡長於引證毛著古文尙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毛著春秋毛氏傳景益所未備者二事長洲邵長蘅負盛名景所師事景宋鄉飲公贊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邵率爾云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正之云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左氏邵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

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下至晉書王官
凡九見石苞曹志成都王穎楊駿王濟陶稱戴若思王敦鄧攸傳
皆有王官此非朝臣乎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甯都魏
隱君禱古文大家書周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不求費
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員不出此不
得爲孝子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景按楚昭王元年
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於眾已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屍
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失也無極之黨業已全誅則無從
磔其肉戮其屍正與烈皇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
科同嘗謂魏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幹旋又謂其文

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披折太過繆戾叢生與俟官高
雲客兆長洲吳荆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惜魏不及見也其論
漢注如瀉解三族之繆吳徵士農祥許以爲有益世道之言其略
云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
法無改甯有是乎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初者初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初之若紂已行何云初
乎張晏三族注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瀉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
之嗚呼不仁哉如瀉也莊子言五紀匡衡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
五宗皆謂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
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貫高曰人豈不欲愛其

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如如瀉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注乃益明而如瀉之罪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婚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

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於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於嫁女則曰爲本宗於母黨姑舅則曰外親於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景多讀書能文章師友風義以責善爲事仁和汪煜湯右曾同學密友也煜爲給事中掌登聞鼓景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戒以壅闕下情煜一拜疏而災地擇官再拜疏而河工驅冗三拜疏而死刑肆赦右曾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景移書云足下才氣踰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位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

隱情惜已時秦晉齊魯多被饑荒流亡載道常平積穀多爲州縣
侵蝕而右曾自積貯本計一疏粵東所報盈千累百之賊焚劫村
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置之不問又有特參粵東文武大僚一疏
西安開欠官生錢一百餘萬毒流天下州縣則婪贓網利無辜則
破家亡身又有監守侵盜疏二人不愧言職激於景之言也景遊
太學爲新城王司寇士禎所賞拔司寇初拜左都御史景上書謂
公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曾是有風人之心而不善於言者
乎書甫上而士禎遽遷官景所謂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
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
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惜

其託之空言而其愛司寇也則至矣商邱內擢太宰周請偕北上景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甚老病且劇無子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卒年六十有四學者私謚文介先生著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然世有能傳之者

舊史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名者距今又五十年後生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嘗許西泠後進中有三人將來必能爲古文曰金繪友曰沈超遠曰楊恭士繪友以詩名與余同年友善師沈總憲園齋卓能有立超遠名顯得父雷臣之傳精於算學解春集中有序列其方田粟布二章恭士名儉有西谿藻一冊文氣清曠惜其爲吏風塵而不得竟其業景女夫曰盧敬甫存

心工詩有子曰文弢穿穴史學故甫示子詩曰外祖馮山公文章
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然敬甫不爲景傳述其事與其
學余無從徵也楊儋撰墓表而又不詳其所講明而切究者景其
將就湮沒乎余讀其集卽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懼
景之不得傳也

右傳杭世駿撰

馮景字山公浙江錢塘人爲諸生善治古文辭而負氣嶽嶽不與
俗合遊京師兵部侍郎項景襄客之時有司亟營建求大木不得
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宗廟者景投書於左都御史魏象樞凡千餘
言事竟得止聞者以爲壯相國索額圖欲一見終不肯詣去之淮

安授經自給督漕淮安者徐旭齡也甚重景會久兩大水壞廬舍
景以開濶河議進曰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與
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
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霖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
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濶河
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天行之常耳連絲才
一月而城不沒者三版斯已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
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
放諸海九功旣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泃欲其遠績禹
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

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畝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壩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滴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闢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闢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毋由出譬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

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與文開不閉故文風科名浸昌而閭閻血脈
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槩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
宿睢沈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離轉徙
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振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
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濶河爲己任蓋蠲振市粟
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
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乃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
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
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濶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

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淤河較之堵塞
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蕩之費加築則有采
石辦灰運甃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
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
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
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
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濶河輸淮近
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奸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濶河一通
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價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
欲開濶河應先遣廉幹官躡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

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應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命駕履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厯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積澇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厯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有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采鄉民任勦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閘開一涵洞引漕

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澁適中處地名郭家舍
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
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
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權聲載路也嘗稽晉賢多以凶年
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振兼諭各寺觀大
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與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公
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修六井築西湖長隄南北徑三十里
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澆田汪綱知蘭谿
大興水利王安石爲鄞令築隄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活
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旱無田禾廬

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
河兩旁相度隙地草棚廠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
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冊候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
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
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
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
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
今誠栖畱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
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秦諸州縣
土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

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啟閉時蓄洩
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濶河通則三城無停水興文
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倍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
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
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
之後猶將戴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江蘇巡撫湯斌入爲
尙書掌詹事府景復投書陳淮安水患請修隄防禁吏之不飭者
以甦民困斌得書太息旣而曰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
科第也徵君閻若璩著古文尙書疏證以晚出武成篇先書一月
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己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

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例景謂其書法與穆天子傳周書世俘篇同必出一手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晉束皙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可驗也又駁正其四書釋地十事若璩大服之景讀春秋有周正改時論十篇其一曰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月遂疑譌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

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辨而第先舉春秋
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
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
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啟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
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
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劉向以爲周十月今
當曰秋十月也一語較透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繁霜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
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
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有寅月

而冬至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皆
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予紀
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甯
責備賢者而已矣其二曰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
月乎漢律厯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
伊尹祀於先王誕咨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
丙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
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

篇亦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建丑之正月羣臣皆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厯志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厯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顧亭林據此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日嘉平引原注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帝

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
茅盈內紀及顏師古注不信胡氏說也矧曰周不改時哉難者曰
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理有
未當義有不安予曰理莫精於易義莫顯於詩學者不可不知也
易凡於陽剛皆屬上於人爲君子於世爲治於時爲春爲夏陰柔
皆屬下於人爲小人於世爲亂於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
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
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改元紀時
集大統而奉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於周公七月之詩故凡一
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日之日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

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固爲秋爲冬
 難者曰四月亦純陽之月奚以不日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
 也故曰四月秀萋猶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亦陽止
 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繼志述事改元紀時所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
 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
 義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所
 昭垂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邪或曰周正既如
曰不讀麻書乎太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
不行於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并天下時乎春秋則否案周本紀十
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誤也當云十一月戊子師初發便合周
正而武成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麻爲周正之二十

八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故也其三日太史公脈書云三王之正

若循環窮則反本蓋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卽反本於丑以爲正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正反本於子以爲正云爾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演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於子律中黃鐘爲萬事根本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並而音尙宮於時一陽動於下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於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

豈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即震之初九而震本於
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
以乾爲首而周正以子爲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故周必改子月爲正月者所以大一統而慎始也父道也君道也
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弗信
矣乎而武承文演義首乾之心震得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
天開於子與帝出於震其義一而已矣按此則紂當剝極之運而
坤爲十月卦故上六龍戰
于野其血元黃亦可以爲血流漂杵之證
故曰震爲雷爲龍爲元黃理無不合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
日閉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言復亨出入無疾朋
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故曰亨內震外

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其四曰明乎

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於乾元十二律亦始於乾元奚以明之
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
以律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平之以六律成於十二
呂律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
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也以爲六律之
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
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
上九也蓋陽奇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
又曰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

中呂四閒林鐘五閒南呂六閒應鐘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是皆陰律也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十月曰應鐘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和氣應之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也反及厥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則

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
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爲度律均鐘百官軌儀
其在斯乎夫數始於一而天子一位成於三而爲三公究於九而
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
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
於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
而數極於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其五日明乎周正
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於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

首關雖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鶩鶩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秦誓作元后元卽乾元坤元百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王文王至德其稱王何

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
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
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
棧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
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
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於髦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稱王無謚者
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歡相謂
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而不觀武王之稱文
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積非追稱也若之何

國朝通志卷四十四
三
弗信惟是秦焚書而樂經亡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
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鐘爲十一月之律一
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
於圓丘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論有樂而嘗無
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
首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
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其六曰秦
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
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

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于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書云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邪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

終時武王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
年九十三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
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感神矣公
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
是圖也哉孔鄭於大戴記所載文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
王改元之十三年邪今人不信大小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
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
言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
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
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

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其七日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於夏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莫春也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也將者未然之辭謂

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
周三月斗柄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誚鄭箋爲漢儒承
襲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
妄矣哉至其注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
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
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夫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
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絳縣人不過
偶一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
四月六月人易曉耳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與師故明言六月而至

於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互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奧毛傳曰煖煖也日月方除毛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謾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

譏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素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其八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於先正之時行之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襄王乃於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恍然於傳言正時卽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注正歲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

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正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於周禮祭蜡息老物之注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

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即是仲冬建子王者冬

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而猶

謂周不改時左氏盲於目而不自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覩三光

之明不亦太可哀哉按鄭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

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

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誥於三

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眾其九曰人

不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秦誓十有三年春之為周正建子之

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

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晨爲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
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
度數而精通厯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厯其考之也精而
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合之周
書歷歷無爽今據以述之於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干
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故傳曰歲在鶉火師
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夏十月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
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
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王

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於盟津盟津去
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
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
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
其末仲冬星昴圖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
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
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
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也其宿牛斗也戊
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韋昭云殷十二月夏十一月合辰在斗前一度則
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元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

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天黿卽元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黿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誚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閩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下云秋蟬鳴樹開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其十曰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妄解矣知言哉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制正朔是誣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於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後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
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讎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
瓚學建辟廱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
云大雅造舟維梁禼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
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屬武言先王屬
文吾前已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
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
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則康誥云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宮而肅肅在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享於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殷本紀云諸侯多畔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維正之供則旣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

布王號於天下洵不誣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尙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亦不禁文王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下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有是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並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何疑矣難者曰帝

乙信然帝紂何本日周史記盡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
文雖不見於經猶見於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
則其王也帝則其辛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
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於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文王以六
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聊以順人心承天
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
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皆帝之乎
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覩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
王見史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
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

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多方帝乙罔

慎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

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卽稱

王之明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卽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乃

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曰商頌有之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

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

志而明自顯也是故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

命稱王也信第卽位旣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

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卽位時年

四十七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之四十二年入十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維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厯亦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旣得聞命矣惟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文王所演而彖辭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

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
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
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景言論諤諤無迴
避再遊京師主工部侍郎金龜 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問
諸景景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邪奈何斥不賢邪不及早言須
上命而簡稽之是職之怠也龜患五部皆有斥者景曰東漢詔舉
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公能
若是古人何讓哉龜曰善遂一無所斥先與湯右曾查昇李我郊
以文學受知於祭酒王士禎士禎居言職景上書責其諫諍士禎
不以爲忤也鄉試有顯者授以關節卒不肯受遂被考落景嘗作

憾不見彭公敘曰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舐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朝可以覲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憾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齋粥有時絕糧則吾以公爲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率賜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爲彊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官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隄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雷則吾以公爲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隄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

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爲一琴一鶴趙閱
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爲快而況忠清
正直之德全備乎一人之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
命之不辰而抱憾無窮期矣客言公黃面白鬢而齒盡禿予曰聖
人不相豈貌取哉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
蒙俱之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其
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焉自今以始
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鬢而齒盡禿其人者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
則不見猶見也遂敘之以當圖畫而時觀之以釋憾彭名鵬閩人
清吏也商邱宋舉見景而賞之舉巡撫江蘇喜徐邈不寄耳目於

羣吏之言景謂不如張忠定公采民間事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六七矣景益老竟無所遇惟與山陽顧諛善著幸草十二卷諛序之又有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已付梓矣皆燬於火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私諡爲文介先生諛亦不達以治古文明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馮山公名景錢塘人諸生行高學博工詩古文康熙戊午遊京師授讀項侍郎景襄第時有司營宮室難榘木樂有請易國學彝倫堂梁者山公上書魏尙書象樞諫事寢名震京師相國索公求見山公遁授經淮陰邱洗馬象隨里第時太原閻徵君若璩爲尙書

古文疏證攻僞古文尙書之失山公助之成淮南子洪保二卷其
自序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
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尙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
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
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
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山公復以癸酉入都應試有顯
者授以關節固不受遂不獲舉出都而考官竟以事敗己卯江蘇
巡撫宋公犖以禮三聘就幕府典文章甚相得既宋公拜吏部尙
書固請偕北上山公以母老固辭歸里未幾卒學者私諡文介先
生年六十有四山公卒後入十年其外孫廬學士文昭梓其所著

解春集十二卷又補遺二卷行世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東洋書院藏書

三三

臧琳 元孫庸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生其學謂不通訓詁無以明

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為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

十卷常州府志實事求是別白精密未嘗輕詆前哲錢大昕序至於詩禮二

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段玉裁序閻若璩見其書以為精

確且稱為隱德君子琳之元孫庸學於盧文弨文弨校經典釋文

見琳書多引其說拜經日記
嚴元照序

右傳阮元撰

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

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

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敘元孫庸刊行之庸
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
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少爲諸生精治經業手不輟卷嘗謂通經者
當先通訓故訓故不明妄以短見詮釋經義虛造之失良由是矣
著書精謹不敢輕詆前修有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經義雜記三
十卷山陽閻若璩見而善之錢大昕曰宋元以來以經義取士守
一先生之說敷衍附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
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

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閣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不自表暴儕輩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予校定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臧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沈默

拜經日記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

許宗彥序

記十二卷

拜經日記
王念孫序

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

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集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

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

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

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

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

見遺書

皆有補於經王念孫序其輯子

夏易傳辨此傳為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

見遺書

右傳阮元撰

按是篇付刊前行標題脫厥庸二字附著於此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銀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

賈康熙間有與閩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

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昭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
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於學士學士驚異之於校經典釋
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
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廡拜經於湖廣總督畢
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
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
刊於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
江新闢詒經精舍於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
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
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萑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

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
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於北關署中
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
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於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
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修身著書並見
於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
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
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
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
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

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論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
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
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
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
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義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
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
二卷訂謬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
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
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
齊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

於人元初因寶應劉瑞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於我乎館者
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敘玉林先生
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 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
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右別傳阮元撰

臧庸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庸口呐不能
言與友朋居塞默相對而已然心思精敏喜著書文弨校陸氏經
典釋文見庸書頗采其說庸嘗以子夏易傳乃漢韓嬰所作非卜
子夏班固藝文志易十三家有韓氏二篇固自注云名嬰此嬰兼
受易之證也其說甚異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引詩與韓毛不同

而與爾雅及列女傳合者蓋魯義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及皇侃義疏本作參分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引李善注引論語同可見唐以前舊本皆作參分自宋邢昺撰疏定作三字朱子集註從之原本不可復矣鏞堂說經堅守師說嘗謂戴東原所爲毛鄭詩好逞臆說以奪舊學惠定宇好用古字所校李鼎祚周易集解與開成石刻往往互異近得明刻板勘對始知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惠所私改也甚得和而不同之義謂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寢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於瀆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眡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媿注作美經作蠡注作鮮經

作難注作艱之類皆以今證古也籥章釋文幽彼貧反注邠同漢人書皆作邠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幽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癡字作廢癡疾字從疒作癡凡樹藝字作藝六藝字從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名爲好古實足以害古詩柏舟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也孔氏正義尙作怨字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說文心部本作愠怨也見詩縣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傳正合何晏訓作怒者非而徐鼎臣本亦改爲

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江都焦循稱明季諸生孫禦寇說孟子
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
圭田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
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解非特與九章算法合
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隸事極協蓋餘夫爲正夫外之賸夫
故圭田爲井田外之零田也長洲宋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
越石荅應諶書自頃輒張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
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
張郝氏敬曰朱當作請書請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
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案

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
比孔子鄭作侏張是讀朱張爲侏張不以爲人姓名也侏轉壽同
字侏則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
虞仲避世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
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侏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
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侏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侏張誑也誑讀爲狂猶楚狂接
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避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
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五人乎庸以多聞而識尼父所訓
故古志之散逸綜采摭摭不憚劬苦有子夏易傳一卷校鄭元易

注二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論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月令雜說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孝經考異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所自著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拜經日記八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庸竟以諸生終書未顯於世故備著之禮堂早卒存說文引經考二卷阮氏經籍纂詁鏞堂撰錄之功居多嘉慶十六年卒於京師

右文献徵存錄錢林撰

國語科 漢文 第 一 冊

111

胡匡衷

胡匡衷績谿人歲貢生績學敦行以孝友爲鄉里所重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深有裨益禮經著有三禮剖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於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又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

其生平所作詩古文以爲一編名樸齋文集年七十四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七目錄

經學五

梅文鼎

弟文鼎
孔與秦

文鼎

袁士龍

劉湘達
杜知耕

蔡澧
沈顯

揭暗
謝希逸

穆尼閣

王錫闡

方中通

劉青蓮

黃儀

顧涓

馮南耕

藍大鴻

汪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五

梅文鼎

弟文鼎 文鼎 劉湘燧 蔡籛 孔興泰 袁士龍 杜知耕 沈顯 揭暄 謝希逸

梅文鼎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與弟文鼎文鼎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學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疇人子弟皆折節造訪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勘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

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天志譌太祖爲太宗又譌上元爲甲子則於積年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拈其義之精微者爲郭太史法草補注二卷立成傳寫譌舛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注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言其故者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那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扎瑪魯鼎西域萬年法在明

則有瑪沙伊赫瑪哈穆特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卽本此書也作回回法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之法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彙括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作圖

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
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
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
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
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下
而隨處所見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
號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
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
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食之
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

之有加減時因表說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至爲難算至地
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
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
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
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而列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
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影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
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
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
以上皆以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間明史開
局天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常州楊文

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黃宗羲又以屬文鼎文鼎擇其譌舛五十餘處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彙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投時之奧補元史之闕略其總目凡三日發源曰立成曰推步又作天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投時宜詳元史所闕以補未備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明鄭世子之天學袁黃之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法以庚午元法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法方今見行然徐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康熙二十八年文鼎至京師李光地謂之曰天法至 國朝大備矣經生家猶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法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從事者

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光地扈 駕南
巡 駐蹕德州有 旨取文鼎書光地遂以天學疑問呈進 獎
諭有加四十四年二月 上南巡光地以巡撫扈從 上問文鼎
今焉在光地以尙在臣署對四月光地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
召對御舟中從容 垂問移時 賜御書扇幅及珍饌臨辭 特
賜績學參微四大字五十一年 命文鼎孫穀成在 內廷學習
五十二年 賜穀成舉人五十三年 頒賜文鼎律呂正義一部
五十四年 賜穀成進士文鼎生平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
集刻者凡二十九種穀成謂編校未善附以己說及辨論之語別
爲編次成厯算叢書六十二卷文鼎爲學甚勤光地命子鍾倫弟

鼎徵及羣從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
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與參校焉六十年卒年八十九子以蒸
孫穀成穀成在 內廷 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知與古立
天元一術同闡揚 聖學有明三百年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於
世嘗與修明史天文志又著增刪算法統宗赤水遺珍操縵卮言
若干卷穀成官至左都御史別有傳文爾與兄共著步五星式六
卷早卒文爾有中西星經同異考一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
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

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賤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味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麻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 召見於

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 賜
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
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厯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穀
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厯算書成穀成請假
歸省逾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
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
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卽豫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
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
莫有知者而穀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踰
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底滯既不逮事乃略敘

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
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
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
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陳氏以穀
成貴 誥贈如其官所著厯算叢書八十六種勿庵文集若干卷
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
算厯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厯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鈔版行於世
右墓表方苞撰

又鼎字定九號勿庵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
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繼明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

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
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
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
食法與弟文彙文圃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
闕著麻學駢枝二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麻之志值書之難讀
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格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
他書無意中若然有觸而積疑冰釋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
枕上之所得累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自鈔集一字異同不
敢忽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褰裳往從疇人子弟及西域官
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中年

妻偶不再娶尊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厯算之書多至八十餘種
自來言厯者莫逮也讀交食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
後讀元史厯經始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投
時厯法之善因厯經簡作古史者又闕載立成成圖注二卷以發
其意又以授時厯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拊法五端外大率
多因古術不讀邪律楚材之庚午元厯不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
天厯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考王樸之欽天厯不知斜升正降
之理不考宣明厯不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厯無以知歲
自爲歲天自爲天非李淳風之麟德厯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
冲之劉焯諸厯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裏日行盈

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厯不知月行遲疾
然非洛下閎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參
校古厯七十餘家著古今厯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增至七十餘
卷授時列六厯以考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
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厯有古大今小之算
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厯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
冬至以證統天之疏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
天法也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冊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
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
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說並

訕故卯律作麻託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不
五年天下略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
符謂之西征庚午元麻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
算之端也麻志譌太祖庚辰爲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又譌上元
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
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麻考一卷元麻肇始
卯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
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麻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麻草
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麻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拈其義之精
微者爲補注二卷兼引入綫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

成之法算起於元太史令王恂經郭守敬而後成書洪範戊申大
統厯因之作大統厯立成注二卷此皆發明古厯也其論西厯云
唐九執厯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
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厯在明則有馬
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厯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
域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禎朝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望譯崇
禎厯書 本朝時憲厯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歐邏巴厯也湯氏
所譯多本地谷與利氏之說又復不同回回厯與西域天文書並
洪武時吳伯宗李紳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
順時監正貝琳所刻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作回回

厯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十之
占未詳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其二十餘後見錢塘袁士龍
青州辭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不謀而同者十之七八以巨蠛
第一星證之回厯尤確作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
下日軌又因於里差陝西河南北直江南四省禮拜寺有其表景
之傳而其中亦有傳論之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爲訂定並
附用法以補其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卽蓋天也自漢人
伸渾天而絀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
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夜卽西人之說所自
出也因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

自來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竊疑爲周髀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一器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尙闕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完其所闕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竭矣厯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既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爲序如回回厯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既非以朔爲初一然又非如回回之以見月爲朔且其雜見於諸卷者又各自不同嘗疑其各國自爲正朔立法相懸也既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恆星爲主卽恆星歲也恆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

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謂正月一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間亦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並同回厯矣作西國日月考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禎厯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厯之有通軌也蓋卽七政蒙引而有詳略爾以厯指大意槩括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厯書中文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考其同異參之厯指作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直時刻於保定交食圖之大誤有二一爲金環與食甚分爲二圖之誤一爲圖日月食不

由月心起算之誤作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爲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以明算理中西兩家麻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爲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爲北向南極處命之爲南又卽以向黃道東升處命之爲東向黃道西沒處命之爲西此爲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

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
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
然而古今麻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闕事也今別立新術不
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
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中分之作十字
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上左上右下左下右則四
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
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千年未發之祕作交食管見一卷麻有
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
加減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

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熒惑一星最爲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正袁士龍麻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五星本天並以地爲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爲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爲歲輪心然其軌跡所到並於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爲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

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凡圖黃道緯度於赤道左
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爲橫綫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於小圈上
勻分節氣各作直綫過赤道于午大圈卽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
黃赤距緯圖辨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不在
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景必短而
太陰表景必長以是爲月近於日之徵夫表景既有長短矣又何
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然矣作太陰表景辨一卷麻書刊本
多有互異之處恆星經緯改處尤多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
之有與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考異
一卷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測星定時法

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於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見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禎厯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邑志中所刻皆其槩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槩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厯志爲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鼎摘其譌舛五十餘處以厯草通軌補之雖爲大統而作

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闕略也其總目凡三日法原曰立
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日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
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
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
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
星又作麻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
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麻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
世子麻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麻法新書唐順之周
述學之會通回麻以庚午元麻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麻方
今見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

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厯法至 本朝大
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做元趙友欽
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
學庶將大顯因作厯學疑問三卷俄李視學大名遂以原槁雕板
壬午夏李以撫臣扈 蹕行河進呈欽蒙 御筆親加評閱事具
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 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
李容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 上亦素知容及文鼎乙酉二月
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
尙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李
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

者凡三日 上謂李曰麻象算法朕最畱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
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 賜御書扇幅頒賚珍
饌臨辭 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 命其孫毅成在內
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毅成欽奉 上諭汝祖畱心
律麻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
古帝王有都兪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兪卽朋友之閒亦不喜
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須要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
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 恩寵爲千古所未有鼎圖注各直
省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旣渾圓
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

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爲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卽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鼎有夙慧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卽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考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漏考一卷日晷備

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麻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專書三種互爲完闕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庵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銖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溢於寸表止於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麻書日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於法法之理

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於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綫一法而已。切綫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以堅楮爲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卽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

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眞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專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

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日月道出入於黃道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蓋北密南疏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以眾著儀以銅爲之略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

黃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少
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
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
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
中豫章李煥斗嘗從鼎問皇極經世遂及麻法作荅李祠部問麻
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麻法正理告之
作荅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
疏而攜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於麻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
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
約之於七十二候作太陽緯度一卷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

算步麻式一卷潘天成從鼎學麻而苦於步算作此投之同時西
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
王錫閔著麻書及圖解三辰儀畧廣昌揭瑄著寫天新語鼎每得
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譌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肖遺也而古麻
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
中闕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
麻學之書凡六十二種富哉其言之也嘗著學麻說以曉世論尤
精確其說曰古之爲麻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惟其疏也麻所
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於其間是
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麻未精於

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於朔也而古用平朔
於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
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
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慙仄慙則侯王
其肅月之行陰陽厯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於黃道其交之
平也則出入於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厯未知於
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開曰陽環北開曰
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失黃
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於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於房中
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

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惟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
麻未知也則爲之占日月始生正西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
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於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
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
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
異而古麻未知則爲之占日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
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
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
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
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景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

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
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於是占者以逆行爲災
而又爲之例日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
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
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於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日
陵日犯日闕日食日掩日合日句已日圍繞夫句已陵犯占可也
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
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
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是矣至於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
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既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

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於是
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鈎直則地維圻秦階平人主有福
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於是古占
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
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諛此其仍
譌習欺尤大彰明者矣萬厯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
綫面體爲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繙譯篇目
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疏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
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
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

說遂成隔礙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槩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庵籌算七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麻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一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亦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庵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卽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鼎弟文鳳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蓋謨尺算用法陳書祇平分一綫鳳書諸綫皆備又有矩算則鼎所勗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

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 本朝順治閒西士穆尼閣以授辭鳳祚始有譯本穆辭所著天步眞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稍爲詮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也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銳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厯書佳

處必不能知其有關處亦不能正矣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
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
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 南巡蒙 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五
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
是爲初編之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卷
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
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
徑繁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
之第七書一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
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

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
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
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句股容圓之一術具錄其要以存古
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
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
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
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
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節立成然譎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
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
問蓋亦畱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田

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一幾何
補編四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
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
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未
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
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轉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
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未綫
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
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
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

法雙法亦卽借表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一
權度通幾一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爲誤尤甚
今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眞一奇器補詮二卷關中
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水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
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鞴以便
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略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
田法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
西字爲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表之
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綫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
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幕

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纂
一弧三角舉要五卷全部麻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三
角凡麻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理窮
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綫中得其相當直綫卽於無
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
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
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
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麻指者僅存用數無從
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圈綫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一
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

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句
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
相當一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
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西矢較之例所立圖姑爲斜
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卽
可以器量渾儀眞像呈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
於加減代乘除之用麻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
得其條貫卽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著然以解其目曰總論
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
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一塹堵測量二卷

塹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託其名於塹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塹堵塹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綫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塹堵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入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

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塹堵容圓塹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
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弧解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
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
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
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
股八綫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
斜方曰切綫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
平行綫簡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其卷一仰觀
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
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麻書法微別一方圓冪積二

卷麻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豈非以乘除之際
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
例卽方圓二冪之比例亦卽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
一麗澤珠璣一卷朋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器考一卷
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
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一數
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口可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
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
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同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麻書本
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鼎博覽羣書遂安

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味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旋即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實義倉與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

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逮歿赴
弔者行哭失聲有積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
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
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厯指中摘
出致問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孫二穀成珩成
穀成蒙養齋與修樂律厯算書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卽宜列二表
數成以爲定期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
乎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闕比之童烏九歲能與
太元李文貞公爲鼎刻弧三角舉要環中尺黍塹堵測量於保定
其中圖象皆其手筆也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 國史歷

官左都御史贈鼎如其官

舊史曰從來言治麻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兒時卽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綸旁魄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隸首商高之術通天地人始謂之儒於儒誠無愧也一則以爲必精算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進麻學疑問恭紀云奉 旨朕畱心麻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畱覽再發二日後

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
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冑之
明年春 駕復南巡遂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
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尙有未備之篇日及其圖表而
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卽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
覽句諱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
傳在鼎未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
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
多游辭他日秉筆爲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

其虛懷積益雖未獲親撰几杖而秉彝之好故不泯也輒倣南豐
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又用河東柳氏先
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上以備 國史之采擇下以
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者故不得以冗蔓相目矣

右傳杭世駿撰

國初諸儒稱梅文鼎厯算全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清南北
史合鈔爲三大奇書康祺按李氏之南北史鈔與後之沈炳震新
舊唐書合鈔皆博瞻過人而疏略不免尙不及彭元瑞劉鳳誥合
注新五代史體例之善以擬梅顧二書經天緯地專門名家更瞠
乎後已

右紀聞陳康祺撰

梅文鼎

梅文鼎字和仲宣城人初學厯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鼎取元史厯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其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

右傳杭世駿撰

梅文鼎

梅文鼎字爾素宣城人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爾手鈔略備多所撰定輯經星同異者一卷發凡九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碩忱能製西器手鑄銅

字如書法之迅疾鼎依歲差考平儀所用大星屬慎施之渾蓋屬
鼎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
別識之又有累年算彙鼎爲錄存作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
何類求厯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鼎作度算用鼎所補而參之
以陳蓋謨尺算用法

右傳杭世駿撰

劉湘燧

劉君湘燧字允恭江夏人也性穎悟負奇氣少工書未幾舍去曰
此王右軍事耳於是慨然求古今孤絕之詣經世之業於書無不
窺獨喜顧甯人梅定九諸家之書作六書世臣說六書者日知錄

通雅麻法天學會通方輿紀要麻算叢書也初湘燧聞梅氏以麻算名當世慧產走千餘里受業其門湛思積悟多所捫獲梅氏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啟予不逮其與人書曰金水二星麻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麻學疑問屬之討論湘燧爲著訂補三卷又謂麻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於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然亦在守敬後矣麻書有法原法數竝爲麻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麻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麻指實爲造表之根今麻所載金水麻指如

其法前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
密合是厯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
五卷梅氏深契其說摘其要自爲五星紀要湘燧又欲爲渾蓋通
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厯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恆星經緯
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以補新法
所未及由是湘燧厯學人爭推之至其輿地河漕食貨兵防之略
足以待世用者獨無由見之施行然湘燧名以日著大將軍年羹
堯以禮致湘燧幕下甚見親重卒知其驕悖必敗去之其在河南
爲條議時務四通上巡撫如其言行之及在江南有請於總督者
引涂水自張家堡鑿九里山由宣化橋入江不復由瓜步蓋自明

正統閒拊議如聚訟湘燧爲作江浦開河議以正其誤方是時湘燧游聘諸節鎮大府有疑事輒諮而後行其所言亦稍稍推措矣願自負其學知終無以達其志遂歸而著書以老湘燧死無子其友陶編修士僕嘗編序其書目目下或自注其作書之旨其遺書則無一存者

胡虔曰厯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爲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及余從祖司業婺源江氏休甯戴氏作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爲揭子宣梅氏之弟子爲湘燧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燧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爲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耶嗚呼是可悲已

右傳胡虔撰

劉湘燿以麻象之學儒者所宜深討論麻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
算彙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荅全椒吳荀淑麻算十問
書一卷湘燿死其遺書無一存者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蔡籛

蔡籛字璣先江甯人從文鼎學算爲刻中西算學通

孔興泰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氏正弦
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

袁士龍字惠子錢塘人受星學於黃弘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考與梅氏不謀而合

杜知耕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鑰圖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沈顥

沈顥字超遠錢塘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雜鼎

揭暄

揭暄字于宣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之小輪皆

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遊以行急而生漩渦遂成畱逆實
爲古今之所未發年逾八十有子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攜襆被行
數千里不爲遠真奇士也

右記杭世駿撰

謝希逸

謝希逸字野臣宜與人寄居江都善麻算之學休甯戴震論推步
惟服文鼎及希逸書逸書不傳並知其名者寡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穆尼閣

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喜與人言厯而不強人入教君子人也作天步真原與厯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厯書迥別然得數無二則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此謂誠異然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珠積合總莫速於銖盤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算籌製器作圖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尼閣以授辭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晷刻而後成今用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綫比例數亦穆

所授也入綫割圓西麻舊法今祇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
綫

右記杭世駿撰

王錫闡

王錫闡江蘇吳江人博覽羣書兼通中西天學生於明末當徐光啟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庭錫闡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鴟吻閒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梅文鼎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錫闡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御製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錫闡錫闡無子其遺書知之者少錫闡精覈文鼎博大各造其極未

可軒輕皆在辭鳳祚之上

右 國史館本傳

王錫闡字寅旭又字昭冥號曉庵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爲宗壯益耽心文雅麻象之學尤所篤好明崇禎中尙書徐光啟進西人修麻法異說麻起求自炫其長錫聞默默然潛心測實每夜輒登屋臥鴟尾間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復發麻算書玩索精思於推步之理宏亮而不滯久之則中西兩家異說皆能條其原委考鏡其得失也嘗謂麻法測實增減宜求定率說之曰漢劉洪造乾象麻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翃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況如韓

胡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一厯而損分極矣大統厯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厯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厯爲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則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卽古之歲差星歲者卽古之周天異名同理無關疏密惟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歲行由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

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卽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厯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今旣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儻古測旣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今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卽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甯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

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詎可
復用餘如太陰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厓測算悉用黃道
反不如舊厓尚有推變白道之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
日輪之殼漸近地心其數寢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
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尙未及均數其消
長之原於兩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朧朧
與星歲相較爲積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旣殊則分至諸
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朧
朧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然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
以無定者通其變乃可垂久而無戾矣辨西法官閨之失云中厓

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麻主度度平則日有多寡雖非疏密所
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
度以白羊諸宮率四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
西之宮度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一以天度爲本而日辰則隨
時損益因譏舊法不免違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分則先後
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之差乃分正之異非
立法疏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而盈縮一法自具日躔不察其故
而槩指爲謬豈通論乎或曰四時寒燠皆本日行則節氣亦宜以
法爲正日四時寒燠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而西法惟
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以經度求黃赤距差絕非平行二分左

右經度之一距差幾及其半二至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僅以秒計故但主日辰則平氣已足若主天度則西兼論距違如四立爲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爲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尙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也距緯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設止用經度亦祇可謂天度之平氣於日行南北未有當也周天宮界麻家所設以步躔離古謂歲有歲差故宮界常定今謂星有本行故宮界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於義何居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爲子半四千禩間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況星紀元枵諸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遞遷則鳥昧爲元枵而

虛危可爲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當在寅卽從
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至偶值丑初而強襲其
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
中氣遂置爲閏以中氣爲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日置閏仍
與舊同其不同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
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十餘日少
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
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
乎使置閏在前則歸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卽不可置閏
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爲遷就又非不易之法不

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並行而會通兩家
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新法推步交食密於舊
法而亦有差失推求其故曰交食之法西厯亦略盡矣以交緯定
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
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厯家所未
喻也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測西見日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下一
刻己亥季夏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一刻爲親則今
日所推尙未疏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之故豈宜不講太陰惟定
朔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卽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於衝合之外
卽有減行加減也凡推五星凌犯宿座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

掩食必在定期定期望也耶不知惟月食食甚實在望止用入轉
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得一座有奇
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數宜所不免至若日食不惟虧復二
限不在定期即食甚之時亦非真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
分或過一度倍離亦過一度正論食甚已不能以入轉均數求其
必合況晨食之初虧晚食之復明距度尤遠者哉今皆置不復論
不可謂非法之疏也中麻月食一十五分其求既內定用授時麻
一十五分爲既內用分與句股術合大統麻則以十五分爲既內
用分分數既加則定用必多與實測則稍近使非本於天驗何以
得此然以句股之理究之則不合矣西法食分隨引數爲多少食

既之數多至十五分強足洗從前之謬今研察其理亦有可疑者
其說日日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
余以爲視徑大小僅從人日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太陰實徑不因
高卑有殊地景日景實因遠近損益最卑之地景大日入景深食
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
公論自相矛盾儻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麻言星近地心者緯度
多遠地心者緯度少竊謂星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
徒以視徑定食分非麻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爲
加詳有功麻理也推步究極元微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
証可致詰望窮理之士商求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論日月

五星天因及新法推測之誤曰天問云圓列九重孰營度之則七
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爲拊論余審日月
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學也五緯麻
指謂日月本天以地心爲心五星本天則太陽爲心斯言是矣惟
謂星天或包日天之外諸圓能相割相入則未敢以爲信也蓋日
爲列曜之宗本天亦應最大五星諸圓悉在其內隨之斡旋太陽
則居本天之心而繞地環行五星各麗本圓之周而繞日環行二
法不同也知日天與星天異法則知日行一規本非天周亦無實
體諸圓不必相割相入矣新法既謂星天以太陽爲心則本天之
行既爲歲行乃復設本天仍以地心爲心法旣不定安所取衷乎

余考木火土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於本圖右旋木火土三星於本圖左旋皆爲日天所擊而東猶日天爲宗動所擊而西也左旋之數土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令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爲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爲遲爲退蓋本圖之遲疾爲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惟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及於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麻家所習聞也乃推戊戌歲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退合若言握算偶誤則捫法之初

當倍詳慎必無屢誤若言無誤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行益離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會無定率如是乎又據麻指萬麻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平強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強距今戊戌七十三年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彼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彼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即使舊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卽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乎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惟水星同

行同度金星兩行雖同度限週別驗之近測此術未爲戾天卽欲
合二爲一必有灼見至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
用交行十餘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亭西厯議之今
以高卑命交行得毋復爲將來所譏此於厯術非爲細故明理之
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又統論新法舊法曰古之善言厯者有二
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厯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厯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厯然不明其故則亦
無以爲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厯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
時亦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
是在勘法之人不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著卦鐘律以爲奇增損於

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欲知新法之誠非須覈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由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者西厯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初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卽在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日平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日最高卑以步朧胸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日眞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日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

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日南度地度以步加時
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
於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西人
竊取其法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冊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
略可觀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
以伐能爭勝齟齬異己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
麻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
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
一表躔離安得合天加時安得合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
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爲譌謬昭然其

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厯元四應或弗密也朧胸過強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真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豫期也至於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定爲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於天行考晷漏審圭表慎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媿

美義和高出近代矣錫闡心以明大統麻爲疏崇禎閒改用新麻
法亦未盡善乃著曉庵新法自爲敘曰炎帝八節麻之始也而其
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麻先儒謂其僞作今七麻具存
大指與漢麻相似而章部氣朔未睹其真爲漢人所託無疑太初
三統法雖疏遠而朞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
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麻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
非淺近所及唐麻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不食一行乃爲諛
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麻分兩途有儒家之麻有
麻家之麻儒者不知麻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麻理而爲
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槩未得也明初元統造大

統厯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厯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牴牾餘所斟酌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執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襲僞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清世子鄭善夫郭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瓌撫拾九執之餘冷逢震墨守元會之畸見又何足以言厯乎萬厯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厯算崇禎命禮臣徐光啟譯其書有厯指爲法原厯表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

厯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厯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故舉其槩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繆也西人旣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譏中秋節氣差日至二日夫中秋歲差數強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臆胸而致誤也厯指直以怫己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厯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厯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

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尙未覺其繁施之中厯則窒矣反謂中厯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之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圖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日日度爲非詎知三百六十尙非弧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閏恆於歲終蓋厯術疏闊計歲以置閏也中古法趨密始計月以置閏而閏於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卽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

有兩閏之月若辛丑西曆者不亦盤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
餘之中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攷而以鹵莽之習侈
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尙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中冬首春中
氣將歸臘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見其技之窮矣不
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午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
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所不道西人自命麻宗何至反爲所惑
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
遞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枋烏味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
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
其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

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麻指已明於月何徹於日當辨者二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謂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眇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眇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眇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麻指不詳其理麻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

日月眎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眎差時或一南一北此
爲眎差異向與眎差同向者加減迴別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
耶萬一遇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法必有虛景
虛景者光徑與實之所生也闇虛恆縮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
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復酌損徑分以希偶
合當辨者七也月食惟望惟食甚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
稍離中限卽食甚已非定期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麻乃言交食
必在朔望不用朏朏過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填熒惑以本天爲
全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歲輪故
測其遲速畱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麻指數不盡合當辨者九

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未悖也。用月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麻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麻甚難辨，麻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遜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於麻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麻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今故兼采中西，去其疵類，參以己意，著麻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增輯若干事，表明若干事，立

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則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日一百幾十幾有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書定爲六卷未成之初先作厯說六篇厯策一篇以發揮己意又彙括中西步術作大統西厯啟蒙丁未歲因推步大統法作丁未厯彙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己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謂五星皆右旋錫闡以爲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爲不同心圈則理數畫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云左旋二說不同今定爲日月實右旋作日

月左右旋問答治麻首在割圓作圓解測天當據儀晷造三辰晷兼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其書又若干卷爲人耿介拔俗詩才特清妙其詠幽居寒溪沈鷺白夏木挂蟲青秀水朱彝尊甚賞之采入明詩綜也以布衣終於家阮元曰錫闡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取西法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立法數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識者莫不惜之梅徵君文鼎勿庵書日日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衍其法頗精確然則御製麻象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錫闡矣方今梅氏之學盛行而王氏之學尙微蓋錫闡無子傳其書

者無人又其遺書皆寫本得之甚難故知之少持平而論王氏精
覈梅氏博大各造其極未可軒輊也乾隆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
全書館錄曉庵新法六卷入子部天文算法類草澤之書得上備
天祿石渠之藏錫闡自是爲不朽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父以智明崇禎十五年進士官檢討晚爲
僧名宏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尙有通雅五十二卷網羅載籍疏
證前訓其譌濫實罕明之中葉雅才好博首言楊慎其次爲陳耀
文焦竑然慎才覈而實疏耀文辭蕪而寡要竑習與李贄遊多引
佛書彌傷總雜以智著書於名物訓詁皆有徵實無三家之短又
有易初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荅中通少傳父業稽古有機思喜
量圭黍察儀漏嘗以古九章法僅存條目鮮能尋繹其義乃據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之又列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
算諸法輯諸家說剗取其長制爲一書名數度衍凡二十四卷附

目錄卷之八 類傳 卷四十一
錄一卷廣昌揭暄著寫天通語與相質難爲揭方問荅又撰物理
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中通兄中德字田伯隱居不仕年八十
猶讀書不輟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中履字素伯幼
隨父於方外晚築稻花齋於湖上殫力著述有汗青閣集及古今
釋疑十八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劉青蓮

劉青蓮字華嶽一字藕船襄城歲貢生天性孝友邃於經學以道自娛晚歲築七一軒與弟芳草青芝日吟嘯其中友于之愛不減二蘇張南華鵬翬爲寫江村七一圖一時傳爲盛事所著有七一軒詩文及學禮闕疑古今孝友傳藕船題跋續一鄉雅言各若干卷行世

右小傳張邦伸撰

襄城劉先生諱青蓮字華嶽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譌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

曰臨以較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失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
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
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
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
者可取資焉

右學案唐鑑輯

黃儀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尙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儀與顧祖禹閻若璩胡渭竝入幕儀研究古學嘗謂班固地志所載諸川筴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而聞惟水經注備著之乃卽經所著之水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經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儀又言趙奢解閼與之圍閼與有四水經注梁榆水經梁榆城南卽閼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賦云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

破秦軍處銅鞮今沁州上黨涅縣有闕與聚劉昭注云史記趙奢
破秦兵闕與涅在今武鄉縣隋地理志武安縣有闕與山在縣西
南五十里卽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尙書徐乾學曰
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煩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乎當
在潞州者近是矣胡渭著禹貢錐指略例頗以尙書蔡沈傳爲劣
儀亦不信蔡傳蔡傳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
沱儀曰夏水從無沱稱此沈之臆說耳渭曰此本鄭康成注蓋此
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爲臆說今鄭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
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汜定作沱
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

決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汜爲不合及檢朱謀
璋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汜汜當作沱何其實獲我心也儀笑曰
子於蔡傳可謂憎而知其善哉儀卒後其所著書歸新城王氏書
庫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顧湄

湄本惠安令程新子新與顧夢麟善夢麟無嗣幼鞠湄遂姓顧克承經學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通志堂九經解納喇性德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湄校正之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按顧先生字伊人江南太倉人有水鄉集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馮南耕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畱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顏行嘗有冒梨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沖多學嘗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畱仙兄弟旣逝帝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耕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充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梨洲要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墨守之間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隄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

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
之南耕閱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覈多所彈駁石園
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
胡梅磧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
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
於持辨而懶於著書既不遇頗怏怏得酒卽喜劇飲頽然有問所
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
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
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尙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
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

逃而之禪蓋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子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願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茗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度佛經於闕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右墓碣全祖望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九

卷八十九

藍大鴻

藍大鴻字于木湖南巴陵人專心經義雍正甲辰舉人絕意仕進以訓課爲事著有四書講義等書

右傳李元度撰

汪純

汪君扶搖旣沒之九年其孤韜英將卜葬於長興之鳳皇山先期來乞銘按狀汪氏先出自魯成公少子六十一傳至大四公始遷江南遂爲歛之休甯縣人祖考建烈 誥封奉直大夫考勇錫 敕封文林郎君名純扶搖其字也少而岐嶷秀異寒鈔暑講書若宿讀筆飛墨騰文若宿構以是絕爲大父所憐愛在羣從中獨有銅槃異饌之奉年十八爲諸生祭酒兼該羣業於春秋經尤遠謂金華宋氏之論自元以上言春秋者凡五變今則變益多而其流愈下青田之明經環谷之要訣祇以供末學科舉之用降是而匡解明徵諸編則又變諸生爲學究爰是銳意傳疏左右采獲抉幽

探微雖儒宿莫敢抗手閔後進皮傅目眩杜鄭王馬之書舉場發
策緬緬紛紛蒙目張口乃條食貨刑法邊防州郡數大政州署部
居補山堂之考索續源流之至論以饋貧藥儉其窮究元本若此
遭大父喪容色貶瘁嘔血數升丁所生憂齋居墓廬三年不入內
春秋諱日素服上食擗號孺戀終身以爲常有四兄皆能文事
昕夕過從清談干雲摠衣躡履親執食器友誼謙篤感動隸人初
娶於徐未廟見以渴疾卒過時而腹悲繼娶於陳雅相禮重不畜
華妍其內行醇謹蓋天性也晚築畫溪草堂於雉城遺編鬻翰旁
魄罔羅巾幘之歡徧於大江南北扁舟造門莫適賓主捶琴刻燭
造韻立成君外和而內毅侃侃自立期爲有用之學屢試不得志

雍正丁未以疾卒於長興之里舍年僅四十有五子一人卽韜英
州司馬 敕授儒林郎 贈君得如其階銘曰

於維春秋微婉義悉淵源夙承助逮匡質朱墨別異微旨迺出嗣
永嘉陳不改科律莞彼荆舒新義杙軌農師佐之歷駟蹇躡權衡
有徹集解有轍牙角撐拒未究曲直鏗鏗康侯贇議盈帙魯史聖
文書法兩失黃澤而降正學在歛寬以纂疏汙用師說師山考傳
疑誼則闕有儒一生汪罔來葉世歷五變鴻論秩秩爲左鍼育爲
梁起疾爲羊翰攻海涌嶽立誅諛發潛視此丹筆昊天降訕車軸
早折靈幽體駢遺著滿室我造銘辭徵以素業授經何人鑒於哀

石

K820.49
2

1573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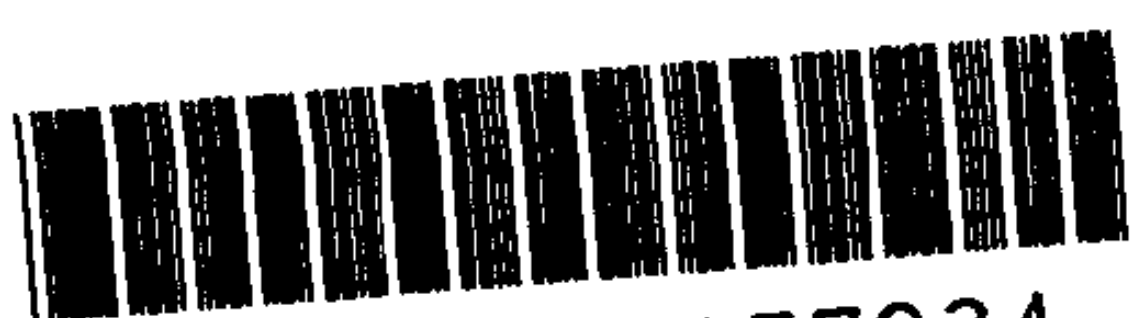
文華書局影印

國朝詩人集卷之二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三十一

180-900



21101000157934